



秋季特大號
第六卷第二三期
(總字第三十二號)

版出會分東廣會協文國全華

文壇月刊第六卷第三期合刊目錄 廿六年九月一日出版

湖畔(獨幕劇).....	盧森(五一)
漫談文學與人生.....	游牧(五八)
小說	
跑哥們(中篇·下).....	李若川(五七)
心聲的痛訴.....	柳虞慧(六九)
雙燕箋(長篇完).....	魯深(七七)
沒有月亮的晚上.....	楊青(八八)
希望.....	施英(九一)
書評	
「差半卓麥精」論.....	周斯會(九六)
「諸神復活」.....	慕容懷子(一〇三)
詩選	
風雨草.....	劉靈(九九)
人呢?人呢?人在何處?.....	苗文(一〇二)
租不起房的人.....	李剛中(九五)
散文	
水之患.....	丁白(一〇〇)
憂鬱的夢境.....	陳容子(一〇五)
編後話.....	編者(九八)
有這麼一回事.....	本社(一〇六)

文壇月刊 第六卷第三期
總第三三三號

主編人：盧森

編輯委員：李若川 陳子股 繆沙鷗
張希哲 李聯文 朱澎
陳容子 劉傳森 仇章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電話：一〇六七四號

發行所：文壇月刊社
廣州惠愛中路二五號
電話：一〇六七四號

總經理：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香港海外書店

印刷者：明德印務局
電話：一〇六七四
廣州惠愛路六十八號

售價：本期另售國幣八、〇〇〇元
徵收酬金：文每千字五元至一萬元，詩
每行一百元至二百元。

前正後文	位價		
	封面	封底	每英吋
五十萬元	六十萬元	三十七萬元	每英吋
廿五萬元	四十萬元	二十萬元	每英吋
十三萬元	廿七萬元	十四萬元	每英吋
二元	七十五萬元	卅五萬元	每英吋
	卅五萬元	十八萬元	每英吋

湖畔 (獨幕劇)

盧森

境 文

(51)

人物：

老板：自從遭受畫家的打擊後，志切雪恥，他認爲不能與畫家成全婚事，完全是詩人從中搗蛋的結果，在他人生過程中，雖受過挫折，但沒有損害他所謂的自尊心，他繼續追求，冀完成美滿的「理想」。

編輯：他想：有編輯做，生命才有意義。戰後，如須鞏固編輯地位，非得資本家支持不可，他認爲「編之匪類，謀之維艱；輯之匪類，求之維艱」。要「求」就要臉皮厚，要「謀」就要能耐煩，爲了要達到目的，必須與老板週旋。

經理：印刷事業和書業界關係密切，經理很是明白。他老是說「特別克己」，事實上是特別刻薄。

詩人：他爲了創辦詩刊，與畫家來往漸密，而一位多年交好的女友——歌人，近又從後方到來，因此，心湖上發生了愛的風波。

畫家：她撕掉婚書後，與詩人交誼甚密，雖曾誤會，但終於爲了維護詩刊的出版，彼此又完全了解，訂下心盟。

歌人：是詩人兩年前戰地的同志，也是編輯的舊同事，她的家庭和編輯的家庭關係很好，可她絕無超過友誼的感情，不過編輯却向她糾纏得苦惱了。

時間：春天過去再沒有春天，黑夜過去却還有

無數的黑夜。時間是夕陽下西的傍晚。地點：季節既交了夏季，冬天對爐火發生興趣的人們，已對湖水發生了愛戀，詩人之家，建在湖旁，廳前是綠樹陰濃，枝頭有將成熟的果子，微風吹過搖搖曳曳，像串串的風鈴；廳後通涼台，台前是一望無垠的湖水，這是詩人優美的書室。

佈景：簡樸而富有藝術的情調；有書架，有寫字枱，壁間有歌德，拜倫，海涅的像，夕陽西下的時分，湖上來往着游艇，水鳥在湖上款款地飛，銀羽映着落日光和霞影，一閃一閃分外潔美，令人作情深的遐想。湖上時時飛起一串歡笑，有時揚起一串歌聲，身心勞頓的人，對此情景會溶入於忘憂境界，而與天地合一。

（幕開時詩人在室內徘徊，畫家却在憑欄眺望。）

詩人：（走過去）這美麗的晚景，寫起畫來真是一幅好圖畫！

畫家：這景色寫起詩來，恐怕還要艷麗呢！

詩人：瞧，那三四隻白鷗款款地傍着白雲飛，那湖濱的綠樹掛着金黃的果子，還有游艇在暮烟中穿梭着，迷離，恍恍，多令人沉醉……

畫家：我們合作，我作畫，你揮詩好嗎？

詩人：完成了以後，又有什麼用，又不能刊載

，供讀者欣賞，（搖頭）唉，（嘆息）（苦笑了一回，忽然畫家很關心的問）

畫家：你辦的詩刊怎樣了？

詩人：還不是被軟禁在印刷店裡。畫家：確是鄙俗可厭的東西，使人一想起來就痛恨！

詩人：商人就是商人，文化商，印刷商，書商，不論他們的經營和我們的事業怎樣接近，商人畢竟是商人，腦子只在利益、入息、盈餘這些字眼上打旋，眼睛緊瞪在算盤的珠子上。

畫家：（焦燥地）這是不用懷疑的，誰道「商人」會和「詩人」兩個意義同樣解釋嗎？詩人：這當然不會的，自古以來我們只聽過愛國詩人，流浪詩人，甚至丘八詩犬，從來沒有聽見經商詩人，大腹買詩人的。這層我是很明白的。

畫家：明白就好啦，何必要爲他浪費腦筋呢？他們從不爲寫詩出版浪費心思呢！

詩人：不過，人總該是「人」呀，人是有意性的，人是應該有情感的，我的刊物總應該先讓它出店，爲什麼印刷費交了大半，不肯先交一本，而要全部付清了才准出店呢？

畫家：人雖然是人，人也有理智的，（無可解釋地搖頭）他要的是現款，要賺的是鈔

（1）



壇 文

崇呀。

詩人：不通人性，不合情理的事，在天地間竟會如此之多！

畫家：就因為如此之多，我們才有這麼多的荆棘，這麼多的障礙，這麼多的仇敵呀！所以，我們就會碰釘子，就會失敗，就會遭遇打擊——

詩人：就會憤懣，就會吐血，就會反抗、打架，吃官司，坐黑牢……

畫家：（走到詩人的面前）生氣有什麼用，我勸你還是設法把刊物的印費付清，取出來發行吧！

詩人：我不會做土匪打家劫舍，不會抽行水，不會綁票，不會割地皮，不會征收苛捐什稅，這些印刷費還是朋友們幫忙贊助的，現在還在什麼法子可設呢？

畫家：沒法可想也要想呀。

詩人：唉！（茫然地、灰漠地把眼睛投到樓欄外的湖上去）

畫家：我看，還是將我的畫幅揀出一部份便宜拍賣，先把詩刊領出發售，到各書店收回現款時，然後再繼續下去。

詩人：真是痛心呀，為什麼文化工作者，與敵人最前線搏鬥了幾年，現在一切都在復員，難道文藝繪畫工作就不用不着復員？政府機關的復員費以千億、萬億計數，我們連千數萬數也沒有。

畫家：不要想它們了，我們是戰時的「臨時雇員」呀！

詩人：是的，我們什麼享受也遭剝奪了，政府

接收了許多紙張，印刷器材，我們固然不敢側目，就是一切的貸款，我們也沒有權利去享受呀！

畫家：還談什麼享受，不再受罪，不再受苦也就足夠了。

（畫家進內，編輯上）

詩人：編輯，我的詩刊不能出店，你能為我想一個辦法？

編輯：可以的。

詩人：那就請指教指教！

編輯：只有一條路可走得通：

詩人：那條路？

編輯：這是不能說，因為我不是貴刊的編輯。

詩人：那麼，如果你有編輯的名義就有辦法了，是嗎？

編輯：當然。

詩人：請你說說！

編輯：你，你……還是不說好了，雖然好的說不壞，壞的說不好，我的感覺總是阻止着我。

詩人：給感覺阻止得住的話，是秘密還是卑劣？

編輯：笑話笑話，難道軍師、謀臣、策士都說他卑劣？不過，彼此是朋友，——這事要

你有超人的曠達，崇高的慷慨，……

詩人：那麼，你說出來吧！只消不損害我的人格，名譽，大概我都可以辦得到的。

編輯：這話是真的嗎？

詩人：我是會說假的。——就是假的也要當真的，也要算真的。

編輯：這是輕而易舉的。

詩人：那麼讓我試想一下：

編輯：是不是請畫家和經理說情？

詩人：有點近了，你真聰明。不過，這是枝葉，還不是根本。

詩人：根本？根本是什麼？

編輯：在書店老板的身上。

詩人：呵，又是他！這有什麼關係呢？

編輯：所以，你還在做夢，你每天還痴痴在另有所屬的人身上做夢、做詩，建築你的愛的迷宮，你還不知道，在三個月以前的一個晚上，畫家已將整個純潔的心和愛情交託給他了。

詩人：我不相信，絕對不相信。

編輯：你當然在這時候不相信，在另一個時候，恐怕我要你絕對不可信的時候，你又偏偏要相信了。

詩人：這是真的嗎？

編輯：我是會說假的，——就是假的也要當真的，也要算真的。

（湖的遙遠處傳來一陣轟笑聲）

詩人在室內徘徊一回，走出樓欄那邊去，在湖的遠方飄來一串歌聲：

編輯：這是輕而易舉的。

詩人：那麼讓我試想一下：

編輯：情迷了竅，是想不出來的。

詩人：是不是請畫家和經理說情？

編輯：有點近了，你真聰明。不過，這是枝葉，還不是根本。

詩人：根本？根本是什麼？

編輯：在書店老板的身上。

詩人：呵，又是他！這有什麼關係呢？

編輯：所以，你還在做夢，你每天還痴痴在另有所屬的人身上做夢、做詩，建築你的愛的迷宮，你還不知道，在三個月以前的一個晚上，畫家已將整個純潔的心和愛情交託給他了。

詩人：我不相信，絕對不相信。

編輯：你當然在這時候不相信，在另一個時候，恐怕我要你絕對不可信的時候，你又偏偏要相信了。

詩人：這是真的嗎？

編輯：我是會說假的，——就是假的也要當真的，也要算真的。

（湖的遙遠處傳來一陣轟笑聲）

詩人在室內徘徊一回，走出樓欄那邊去，在湖的遠方飄來一串歌聲：

我在這兒泛著輕舟，

湖像是一杯喝不完的美酒；

我會在另一個湖上儘情地陶醉，

那時候是與我的好友同遊——

聽春風在耳邊甜蜜的祝禱，

看夏紅為我們的幸福而點頭。

文 壇

想不到，再也想不到，多情的就是那樣薄情，曾對我讚美「你是天使，你是我的女神！」的會把我遺忘得那麼乾淨，使我歷盡艱險，苦痛重重！

詩人：這是誰唱的，是那麽熟悉的，動人的歌聲呀！

(湖上又是一串笑話)
我現在，來找那過去的夢影，追尋往昔飄失的歌聲；可是這是另一個天地，另一個不同的環境，我所希望尋獲的詩人呢？

誰知道他在何處——是死？還是？

編輯：這歌聲我很熟悉的，彷彿和我的心會緊貼許多時候的一樣。

詩人：那艇向這兒划過來了。

編輯：那唱歌的情影可以看得見了——我到湖的堤邊望一望吧！

詩人：你剛才要說的話是什麼呀？

編輯：現在我沒有心說它了，我提出一個原則給你吧，只要你使畫家和老板親近，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編輯急急忙忙要走出)

詩人：這與老板有什麼關係，這是我與經理的事。

編輯：(邊走邊說)這是有多角關係的：從複什到單純，只有這這條路。

詩人：原來相反的從單純到復什了。

編輯：(復入)但是，我還有一個要求千萬要辦到，在編輯人的名下，要加入我的名字呀！(跑着走下)

(詩人在樓欄外踱方步)

詩人：(默思了一回)唔，原來她與老板早有關係，且那麽密切，要不是編輯說破，我還在做夢呢。(走到抽屜裏取出畫家的自畫像。)

詩人：鄧肯說的話我想起來了，「愛可以成爲一種喜劇，亦可以成爲悲劇」，我是天才的悲劇主角，與任何一個人拍演都會得到觀眾滿意拍手叫好的！(頹喪地倒在椅子上)

畫家：你瞧，你的臉色多麼灰暗，佈滿了晦氣，幸得天邊還有一抹霞紅點染，不然我以為你患了病呢。

詩人：我天天都在病中，我的身體，我的精神，我的靈魂，甚至我的事業、理想、願望、夢、……雖然不依序患病，總之，都或輕或重，或此或彼的都帶着病的。

畫家：世紀在病，國家在病，社會、教育、文化、政治、經濟，……一切的一切都病入膏肓難於治療的時候，誰又能說是真正健康的。

詩人：這真是不幸的事！

畫家：呵，我與你的將來，你一點幸福的感觉都沒有？

詩人：不特沒有幸福，而且還很悲哀。

畫家：什麼？你說什麼？不要都用齊齒音說着吧！

詩人：不特是不幸，而且是不祥，像現在湖那邊噙着歸巢的烏鴉，我聽了牠的聲音就討厭！

畫家：(痛苦地)詩人，我會損害過你的心嗎？

詩人：我沒有醉也沒有瘋，現在我才明白，我才清醒！

畫家：剛才，那編輯說了什麼令你難堪的事？

(背着詩人自己問自己)天啊，什麼使他變得這個樣子的？

詩人：我知道你是怎樣出賣你靈魂的寶座，出賣你的良心的忠貞了。——

畫家：我？你說什麼，你不會要侮辱我反而降低我所崇慕的人格，(走到樓欄前)湖水是大地的良心，湖水也將是我的見證。

詩人：事實是最好的證人，許多人都指天指地訂盟起誓，可是天地——它們是不管人們的閑事的，人們自己訂立，又自己隨便增刪，我想，湖水決不會這些事。

畫家：這樣說來，我們過去一段深長的情你都要懷疑、否定、推翻了。是不是？

詩人：我並沒有這意思，不過，我想：想推翻的不是我？

畫家：我？這話有什麼根據？你一向是爽快坦白的，不妨盡量的吐出來！

詩人：你是主事者，請你自己說出來好了。

畫家：(迷惘地)誰是主事者？

詩人：難道「主事者」的意義也不懂解釋？

畫家：我不懂，我不懂！(有點生氣似的)

詩人：我記起來了，三月前，在書店老板家裏，瞧見有一件奇怪的印刷品，是紅筆金字

的。

的請柬，並排着你的名字。

畫家：（憤怒地）這是真的嗎？

詩人：那有假的。

畫家：你懷疑我？

詩人：我不相信你。……

畫家：啊，許多幸福都會在懷疑猶豫中消逝的

詩人：這……（搖搖頭）許多女子在男子面

前都說漂亮動聽的話，幾乎把樹上的鳥兒

也要哄騙下來，

畫家：你未免太瞧不起我們了——

詩人：這是可惜的事。有一個傻子，浪費了許

多心力，認識一個杯水主義的女子。

畫家：誰？

詩人：還有誰？——

畫家：我不明白！

詩人：嚇，嚇，在我面前不明白，在老板面前

却瞭解了。

畫家：（生氣地）我的靈魂，是不容人侮辱的。

詩人：你，是畫家！體面的畫家，得到大老板

賞識的畫家！

畫家：你說什麼？你侮辱我？（說着悻悻地外

出）

詩人：這是愛的幻滅，（在空中來回了一回，

忽然向家畫出處呆望）啊，啊？不！不！我

上了編輯先生的當了！（匆匆趕出）畫家

！親愛的！（那時湖上映着夕陽，反射着

異常艷麗的金光，湖畔的枝頭有鳥雀喚叫

，彷彿是月琴上彈奏出的音樂，令人分外

陶醉。）

歌聲：……

在剩餘的日子裏，

我的生命失去了青春，

整個的心房有如劫後那廢破敗，

沒有人給我一點信心！

呵，在熱鬧中我感到孤寂，

我高歌彷彿不是我的聲音，

雖然我還有希望，憧憬，

雖然我是有病呻吟的人……

經理的聲音：唱得夠動聽，編輯先生你把它發

表吧！

老板的聲音：這是我的心聲，確——是搔着了

我的癢處。

編輯的聲音：還抓着我的命根子啦！

（說着魚貫而進）

編輯：這是詩人之家！

經理：你瞧，四壁蕭條，我那兒會相信他幾十

萬元的印費？

老板：相信他好像把銀幣變水，——銀幣變水

還有許多漣漪，大風前燒鈔票，連紙灰也

沒有啦！——

經理：我這次和他印詩刊，已是「特別克己」

了啦！但我沒有上當，一張鈔票沒有付清

，我一本也不准出店。

老板：對的，詩人是長於冥想，也最懂得自我

陶醉，給他取回一本，其他的便不會再來

取了，有些詩人自費出版詩集，一本也銷

不出，而他還沾沾自喜呢。

編輯：他們都是不懂讀者心理，不懂怎樣去迎

合讀者的要求，那裡有他的銷路呀！

老板：所以，我不跟他訂合同，讓書店給他做

貨棧。

歌人：唉！戰後的文化工作，比戰時還要困難

，你們應該要扶植它的發展！

經理：我們是國家的公民，政府的老百姓，國

家不重視，政府不扶植，一任它們自生自

滅，還輪得到我們？

老板：我們要店租，又要房捐警費，牌照……

我開書店志在牟利，所以，我自勝利回來

，專賣暢銷「溫柔鄉」，「原子能」，「

滿場飛」，「戲經」，「明星」……一類

書刊。

編輯：扶植文化發展是十分要緊的，老板經理

正是輔導文化發展的人，戰後的文化，確

——需要那一類的讀物，好像聽厭了飛機

大炮，要聽歌聲一樣。

歌人：那麼高級詩刊畫報也要替他經營才對！

編輯：不錯，將來我編的書刊，一定要兼顧週

全，一方面要維持血本，另一方面要提高

文化水準！

經理：到底詩人到什麼地方去？我是來和他收

賬的啦！

老板：對的，到底畫家的意見怎樣，你有沒有

徵求過她？

編輯：（對經理）我已對詩人供給了許多意見

，比徵稿簡約還要詳細。（對老板）大概

不成問題吧，我已提出「備忘錄」！

經理：現在黃昏臨近，我們要走了，（對老板）

老板：我們還留在這兒幹嗎？

（經理和老板同出）

編輯：真是人老心不老啦！（搖搖頭）腰包裏

有了幾張鈔票，就想談戀愛，追求女人！

歌人：誰呀？

編輯：不是那位老板還有誰？（親暱地）他抗戰時發了一點國難財，復員後又發了一注勝利財，——鈔票作怪，三番四次要我和畫家說婚事哩。

歌人：你儘可以不理他。

編輯：你知道，我是編輯……

歌人：你不要牛頭不對馬腦了，誰不知道你的雙手是剪刀，腦汁是香糊！

編輯：別，別挖苦我！因為我必須與資本家合作，他說如果我能為他的婚事說合，他給一份編輯的職務。——人類是互助的，所以，我得先幫助他成功！

歌人：不應該幫助而去幫助的，是帶呢呀！是為虎作倀呀！

編輯：「助人為快樂之本」！你為什麼捨得用這麼刻毒的字眼來批評我！想起我們的家庭之間關係那麼密切，亦是發揚互助美德，故我們的將來一定是快樂的。

歌人：這是家庭與家庭的融和，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編輯：你說錯了，我們是我們家庭間的構成人，我們的家庭融洽，和氣降祥，將來就會降臨到我們心靈上來的。

歌人：你想錯了，你有你的主張，我有我的自由，我離開了家庭出外謀生，離開了父母兄弟，獨立自主，一切都向自由發展創造。

編輯：我們應該重新合力開闢新天地，創造新家庭！

歌人：誰跟你合作？

編輯：妹妹，你不應該再使我失望，幾年來，因為彼此失却了聯絡，我多麼的想念你，我曾在編輯的報刊上，刊登了幾次尋訪你的消息，但是都沒有結果，急得我的心幾乎要碎啦。

歌人：多謝你的關心，——我也在朋友閒談時說起過你十多次！

編輯：啊，這真是心心相印，千里同心了。

歌人：不過，我談起你都是以你為笑料，把「編輯」當作你的姓名。

編輯：那末，妳太會說笑話了，——很好，我正需要會說笑話會寫笑話的作者，因為今日編輯出版的書刊，都趨向於趣味化。

歌人：（面對湖上）湖，我真喜歡它，它的臉皮很薄很嫩，天上一有黑雲，它馬上呈現憤怒的臉色，微風一來它馬上滿面笑容，天上有陽光或彩虹的時候，它亦敏感地反應或容光煥發，或嬌羞可人。只有你——

編輯：我像它那麼聰明伶俐，值得人愛是嗎？

歌人：是，是相反！——臉皮厚，一竅不通！

編輯：妹妹，我也喜歡湖，它像名門閨秀，賢良淑女，不論雨怎樣暴，風怎樣狂，它處之泰然，含羞而鎮定，以它的寬容得到雲霞的讚賞。就是轟雷閃電加之於它，也不動聲色，不和江河似的交頭接耳，不與海洋一樣胡亂批評，它了然於懷，嫻靜而大方，使天對它憐愛，地對它擁護，——妳令我心愛，也就有湖的好處。

歌人：錯了，錯了！我只有湖的壞處，湖自私

的，只有承受雨露；湖是固執的，擇定了目的，不變不移；湖是孤獨的，永遠不與它不喜歡的河海來往；湖是吝嗇的，它從不泛濫，不博施濟眾，所以，它討厭拉拉扯扯，東抄西輯。

編輯：我是畫舫，我是雕船，我愛湖，我在湖的懷中划着，使它微笑、高興，搔得它的心癢癢的，起初她或許討厭我的兒嬉，日子久了，湖明白了我跟她結了不解之緣，永遠對她忠實，湖也獻出慈愛與我結成了朝夕與共的伴侶了。

歌人：不，湖不會愛它，湖不會戀它，湖的心靈它不能體會，湖的歌聲，它不會欣賞，湖憎惡着它，憎惡它是寄生蟲，討厭它多事、貪財，以及它的招搖、勢利，引了許多市儈、槍夫、俗子，樓姬抱女，損害了她的莊嚴，破壞了她無言的靜美，還有時縱酒狂呼叫囂，毫無風致，扮作雅人；缺乏豪情，附庸風雅，你不說猶可，一說起來我就憎厭——

編輯：（戚然）唉，湖呀湖，妳不是地母的鏡子鑒照着我嗎？我，我以多少無眠的夜，傾慕的心和妳低訴，向妳寒暄，而今，邂逅重逢，使我這樣的難過！我還有什麼心緒活在世上，把我的智慧貢獻於偉大的文化、藝術呢？

歌人：（在室中來往徘徊，）這是詩人之家？他到底是誰？怎麼還不見歸來？（走到壁前瞻仰大詩人歌德的像和聯想起浮士德的書齋）……

老犬，你不要亂叫！

神聖的音調捉住了我全部的靈魂……

（編輯站在她的背後，肅然而立，詩人匆忙進入）

詩人：（唸）野獸的叫聲和她不能相稱。

自己不知道的便要嘲笑，

本來是美好的總不以為美好，

這本是人們一般的習慣，

你們狗兒為什麼也和人一樣的麻煩？

（見郭沫若譯浮士德八二頁）

編輯：（轉身）你又唸詩了，我和你介紹（指向歌人）這是我的好朋友，鼎鼎大名的歌人！

歌人：呵！（驚喜交集地）是你？就是你！我在做夢嗎？

編輯：（指着詩人，面向歌人）這位是成天瘋瘋癲癲吟詩做夢的詩人！

詩人：真是你嗎？我沒有飲過酒呀！

歌人：親愛的朋友！

詩人：我懷念而又懷疑着的知心！

編輯：你們一個像做夢，——說着夢話；一個像酒醉了，——發着胡言。

歌人：你懷疑我什麼？你真的喝醉了酒嗎？

編輯：他是喝醉了酒，他是浪漫派的詩人，有太白遺風，有杜牧的笑話。

歌人：請你不要揮嘴了，在你未認識詩人以前，我已先領了他不少教益了。

編輯：我與你的認識在童年，無論如何都比他早！我相信感情比任何人都要好吧！

詩人：是的，我是個浪子，又老是不知回頭。

歌人：（對編輯）童年吹的竹笛早已啞不成聲，而且是幼稚粗俗，而今再也不能入耳了，（對詩人）我四處行吟，幾年來常訪我底知音。

詩人：我已找到了知音了，我祝福你！

編輯：我最能領畧她的音律，她每次一開腔，我就被它感動，幾乎要流淚！

歌人：得啦！你不要像湖岸樹梢的烏鴉，那麼呱呱地叫得人心煩厭了吧。

編輯：唉！烏鴉因為他報凶不報吉，就招人嫌厭，實在牠於人是比喜鵲有利得多，報凶並不是降禍，牠是把災禍預早通知給人們，及早提防的呀！所以，我很痛心，好心常不得好報！

歌人：怪色俱厲的咒罵，就是他怎樣有益於人，人家也難以接受的。——百靈鳥的鳴聲洗滌了多少人的心靈，崇尙美麗的憧憬？子規啼血，使人同情，鷓鴣呼喚，令人警惕；這是屬於音樂的境界，你所能了解嗎？

詩人：（對編輯）醫生能治療人們的病，但不能治療人心的創傷，更不能使愚蕙的人聰明，強盜改惡從善，只有教授，牧師，以及詩人、作家的文章，音樂家的琴歌，才能潛移默化變革人心。

歌人：我們的工作是神聖的，是積極於人類心靈的啟示，我們的作品是高尚的，目的又是為衆為群的……坦白地說來就是以教育，——以最卓越的犧牲精神，去實踐真正的愛！是以，烏鴉的毫無科學根據的亂

嘵狂噪，非使人討厭不可！

編輯：（好久說不出話）詩刊的事怎樣？想到了辦法沒有？

詩人：沒有辦法，你對經理說，一任他去做秦始皇——燒書玩儒吧！

歌人：時候不早了，你先去吧！

編輯：你不走嗎？人們說「一杯水戀愛」，而你却連一杯水還沒有飲下，就要和詩人同居了！

歌人：你替我說點高尚的話吧！我與詩人，在戰時是工作同志，為了一次的戰亂而彼此失了聯絡，到處探訪他的行踪，想不到一年二年……到勝利後才在這兒遇見。

詩人：我一直到去年聽到她的好消息，才息了念！

編輯：那好消息是關於我的？

歌人：唔，（回頭對詩人）我也沒有好消息，除了得慶生還以外。

編輯：走吧！不要再在虎穴裡停留。（走過去挽了歌人的手）

歌人：（向編輯一推）你替我滾！

編輯：你跟我走！

詩人：你跟他走吧！

歌人：（對詩人）請你叫他滾出去！這個滿腦子堆着垃圾的糞桶！

編輯：（失望地）我走，瞧你們演些什麼劇。

（編輯忿然走下）

詩人：人心是難捉摸的！

歌人：（誤會以為指編輯）是的，人心是難捉摸的。

詩人：我聽到你的好消息，就完全息了念！

歌人：有勞你的關注，我應該感激你的。

詩人：妳現在好嗎？

歌人：我「現在」很好！

詩人：我有言在先，跟一位精神勞動者，心靈的指揮官談愛情，這無兵司令終有一天會潰退，以至不可收拾的。

歌人：現在正應該收拾殘兵敗卒重建新軍！

詩人：對，打勝仗稱功易，打敗仗免過難，近來我已找到了新的開墾地。

歌人：新墾地？

詩人：我以前的美麗的理想，是「詩」與「歌」的攜手合作；現在我覺得詩與畫也很和諧，詩與畫像是藝術母親產生的同胞兄妹，很能相愛相親！

歌人：（焦急地）你對「你的天使，你的女神」怎樣呢？

詩人：可憐我的天使已飛去，我的女神已受豪富供養了。

歌人：飛去又飛回來了，供養她的身是不能飼養她的心！——我是爲了你而掙扎，爲了你而沒有死亡！

詩人：我曾爲了妳而痛苦，我爲了妳而從死中逃亡！——而今我仍然那麼寒慄，那麼多失望，可是，心還一樣堅固健康，不如妳那樣屈辱偷生！

歌人：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詩人：我說妳那麼無恥，出賣靈魂！

歌人：你誣了我！（指着湖那邊東昇的月亮）它來得正好，我們請它作證，我在它的下

面有什麼對不住你，我的行爲上有什麼黑影投到你的身上！（流淚）

詩人：雖然我沒有中封建的毒，認爲女人失了貞操就會損害了男子的驕傲，如果我們的精神不和諧，就是實現了愛也是沒有價值的。不過，我自從得悉了妳和巨紳結了婚以後，我將愛的橋樑已架到另一個涯岸了

歌人：告訴我，自從給敵人衝散以後，我便潛入了深山裏的三家村，後來給漢奸告了密，我便被五花大綁的架走了，我的被捕的原因說我是諜報人員，我的罪名是執迷不悟，失却了自由，度着心緒上悲涼的冬日。不久有個鄉紳——漢奸流氓，走來恫嚇我，說是上面有命令，被圈定了充軍妓。我因爲有你的聖愛深藏在心裡，我快求他設法營救我，那知送好心裏就是歹人，我出了虎口，又落到狼穴裏。

詩人：不要說啦，我明白以下的話了，是怎樣不得已，所以便不得已遷就了他。「不得已」真是神通廣大，可以原諒自己，可以請人原諒！

歌人：原諒不原諒我不強任何一個人，不過，我得把經過向你說明，這是我今天最低限度的要求，除非你忍心拒絕，把我趕出你同情的門外。

詩人：我的同情或許就是妳希望的墓門。憐憫就是掩埋妳自愛的泥土！妳不妨一說！

歌人：我落到了漢奸的手上，他一再向我獻殷勤，送小心，我明白這一份份的「禮物」，俱是釣上的餌，毒藥上的糖衣，我時時

刻提防，利用他的二奶三奶做盾牌（他的太太早已打落了冷宮）使用了各種的「政治手腕」，我無病服了許多苦藥，我極度疲倦強不睡眠，我故意弄到臉黃肌瘦，我穿老太婆的衣服，我裝瘋吃了不少生的蟲豸……（哭泣。）

詩人：（感動地）可是，我對你已鎖了心門，連窗戶也下了鍵，你不能再進來了。——在十分鐘以前，我在湖畔已和畫家心和心結成了不可解開的連環了。

歌人：（週身痠疼）啊，啊！請你讓我死去！（說完匆匆地走到樓欄前，詩人追過去！）

詩人：請你讓我在你的心靈中永生！

歌人：你不能，你還有壯麗的事業待你去完成，更偉大的愛情待你去享受！我是保全了潔白而愛情，完成了最高的使命！——我要死在你的面前，死在湖波裡，年年月月，日日夜夜爲你們低唱幸福之歌！

詩人：妳不能，妳是戰勝了死的英雄，妳是天地間正義的紀功碑，妳是千千萬萬婦女的一面寶鏡，我誤會了妳，我委屈了妳，我是罪人，我要贖罪，我要投在湖心，時時刻刻，暮暮朝朝向蒼天招供我的罪戾！

歌人：讓我去，（詩人拉住她）我是天地間多餘的人！（哭不成聲）

詩人：讓我去！（歌人拉他）我不能完滿任何人的幸福，是天地不容的人（已淚如雨下）

歌人：讓我去，讓我去！（始而互相爭奪，終於緊握著哭泣，月亮已掩入雲中，似不忍遽這幕劇再演）

（幕徐下）

漫談文學與人生

游牧

中國現代史最榮耀的聖戰勝利，接着，社會肌肉便感到了鬆疲，神經就呈現狂亂。像長江三峽的急流，忽然被堤壩堵塞，一旦潰決，便朝着低落的方面，痛快的瀉瀉，無法遏止；崇拜原子彈的人們同時發洩著新奇的物慾，高呼民主的人們，也一樣的逞露了登龍的奢望，於是乎：發財的發財，破產的破產，搶到的便哈哈大笑，丟失的就涕淚滂沱；有的鋒芒四射，頭角崢嶸，有的明哲保身，不聞不問，一個強哉國大，弄得煙霧瀰漫，雲雨連天！對於現實的感受，厭倦的固然多，嚮慕的亦不少，但殊途同歸，不管如何解釋，尋些輕鬆的享樂，是誰也高興的！因此，「文學」也跟著翻筋斗，豎蜻蜓，讓人家開開心，要不，未免被稱為「落伍」？

跟住潮流大勢，我們也一樣有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神秘派，象徵派，唯美派，人生派，新寫實派；又有什麼普羅文學、大眾文學、抗戰文學……一大堆橫斜歪直的名詞字眼兒，說也說不完。然而，幹得最有成績的，莫過於抗戰文學。抗戰文學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可是，勝利炮一响，抗戰文學的壽命就完了！文學又蒙上了奇特的航美的面紗，散發著離奇刺激的肉感的氣味，在人們感到了疲困，或是神經需要興奮的時候，就扭動着迷人的曲線，引人走進了利那間的快感。像戀愛至上的崇拜者，完全忘記了：「戀愛是花，生活是樹，花落了去，樹還屹立，花落猶有花開時，沒有樹兒何有依」的話兒，拼命的鑽出了人生的圈子，走上了幻滅的悲哀；因此，那些軟滑溫香的黃色作品，那些侮辱了大眾文學，而自詡為大眾文學的冒牌作品，就乘着這千載良機，以睥睨倨傲的神態，風行無阻了。這一來，就難怪愛時嫉俗的功利主義者，拼命的重呼「文以載道」和「經世致用」的口號，撇開了文學的性靈，而高彈其功利的調子，操急的想把文學推上人生的軌道，只可惜推上了軌道的反而不是真正的文學了。

文學是情感、思想、和形象的三合土。文學的形象應該美，思想應該善，感情應該真；而理想的人生，正是真善美的具體團結。沒有人生的文學，是不可捉摸的幽靈，沒有文學的人生，是沒有生氣的石膏像；有了文學，人生才有戀的活力，有了人生，文學才沒有單戀的悲哀。要是人類離開了文學而生活，那將會變成了四面凝結着物質、機械、肉慾享受的石塊的活化石；要是文學離開了人生而獨存，那只是非洲沙漠上偶爾一現的花朵，利那間便化成沙灰。西洋人說：「文學是人生的反映」。我們也可說：「人生是文學的母親」。

爲了使人生向真善美進步，便要使文學向真善美進步。文學不但是反映人生的鏡子，而且是領導人生的尖兵。如果說浪漫派是唯心的，超現實的，寫實派是唯物論的，重現實的，那麼，我們所需要的，却是積極的浪漫主義加上新的寫實主義：一面要反映黑暗的現實，一面要顯示光明的憧憬。把文學當做超人生的性靈的衝動，或是當作純現實的醜惡的咒罵，已不能各趨極端，我們的面前，正展示着新的文學，新的人生。

不管古今中外，各派學者，因時代、思潮、環境、觀點之不同，而對於文學所下的定義是如何的紛紜錯行，只要我們提煉那些各有偏廢的說法，滲進時代的靈魂，可以這樣簡要的說：文學是從現實的社會生活裡擷取材料，再加上了作者本身的思想、情感、和想像，添進正確的啟示，而通過了形象而表現出來，使讀者同情領悟，而起共鳴作用，以收到潛移默化的功效。戴昆西說：「文學之別有二：一屬於知，一屬於情。屬於知者，其職在教。屬於情者，其職在感。譬如航船，知其能，情即其帆；知標其理悟，情通於和樂，其義殆亦如此」。故桑伯天說：「文學必具有新穎的思想，和深厚的感情，以引起人羣之同情，而敦促其進步」。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文學的表現雖異於其他的專門科學，但亦是綜合了真善美的目標與本質的。也就是說，文學并非純美而客觀存在的東西。一般對「文」字的解釋，把「文」看成了客觀存在的東西。如說文「文錯畫也，

象交文」和「文者物象之本」的解釋，和易的一物相雜曰文」，「剛柔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的解釋，以為天地山川，草木鳥獸，凡宇宙間有條不紊的，莫非文。「文」雖因我人之觀念而客觀的存在，但「文學」却非如此。文學一詞，如劉熙釋名之所云：「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雖仍借義於萬象之文，但是，我們如分析文學之特質，（永久性、主觀性或個別性、普遍性、感染性）其中之客觀性或個別性，就可確証文學並非脫離人生而客觀的獨存。所以艾蕪說：「文學作品所包含的內容，以及所表現的基礎方法，却是從人的活動，人和人發生的關係，人和事物的接觸，這些具體的生活現象上發生出來的，並且將思想和感情，達到最高的表現」的話是正確的。或者有人要說：這種活動和關係，不用文學表現，它本身就存在着了。可是，你要是否認了人生，那麼這些所謂已經客觀存在着的體相，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文學又是從何而生的呢？

我們再從文學的起源來看：由於初民對於規則的或不規則的，可愛的或可怕的自然現象，與那莫明其妙的出生死亡，榮枯盛衰的人生現象的讚嘆或驚疑，對於天地神靈的崇敬與畏懼，而發抒了他們的情感，產生了文學初型的歌謠和神話，這不是從人生產生出來的嗎？再從一切藝術的起源說，也無非是起於生活的需要，如勞動群眾工作時有節奏的呼唱，如原始人的歌舞，一切發抒感情的自然的流露，都是人生的一頁！

文學確是應了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不過，被一般極端的實利主義者，極端的道德論者，看成了純說教的工具，過甚的忽視了文學的本質，過份的凍結了文學的情感與興趣，因此惹起一般極端奔放的人們，揭起了唯美主義的旗幟，希望把文學從人生裡面解放出來。作為唯美派中堅的王爾德，也就因此高呼出：「現實的事故，都是藝術之累，一切藝術上的壞處，都是從實感產生，自然就是明白，明白的就不是藝術」。一切惡藝術都從崇奉「復歸於自然和人生所產生」。藝術除出他本身以外，什麼都不表現，藝術有獨立的生命，祇在藝術自身的路上，才有藝術的開展？極端的為藝術的藝術」。歐川白村為他們所下的定語，說他們希圖在不自然的人工的空氣裡生活着，以享樂主義者的本能，貪求肉感的興奮刺激，從俗衆的生活逃脫，而隱在「象牙之塔」裡，追尋孤寂的詩，美的領域。這種主張，雖有部份名言，但不能奉為至理！

相反的，泰納說：「人類要達到更高尚更善良的生活，有兩種路徑：一是科學，一是藝術。科學認知和決定事象的根本的因果律，而用明確而抽象的言語來表現。藝術是將上述的同樣的因果律，使一切人們認知的的方法，就是向人類的心靈及感情陳訴及表現的方法，在這種意味上，藝術比科學更為優秀而普遍」。托爾斯泰更說：「不論什麼時候，不論什麼社會，必定有一種和時代及社會相當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就是社會所要求及時代所憧憬的唯一的標示。一代的宗教意識，不外是這種標示或這種人生觀而已。譬如水流着的時候，一定有一個流去的方向。同樣社會也存在着一目的的藝術，對人生才有價值」。前者雖過於注重善良的人生，後者雖過於注重宗教的人生，把文學當作它們的工具，我們固然不能全盤托出，認為是不移不易的金科玉律，但是，對於文學與人生，他們總算給了我一個明瞭的提示。

以上所述的兩個對立的派別：唯美派離開了人生而高唱藝術的美，結果是流於幻想與高蹈；人生派把道德淹沒了藝術的美，也未免趨於淺薄的實用，所以，我們認為二者應予揉合。因為，唯有用真善美的三合土，才能建築堅固的文學；如缺其一，就不像樣，就不堅固了。

實在的，要是把文學當作說教的經典，如周敦頤的：「文所以載道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與日本齋藤拙堂的「後世之文，若能明道經世，則與聖賢之用心同，豈復有古今之異乎哉？彼徒以辭句工麗者，何足與語之乎！」的說法，和那既知詩乃「出於里巷歌謠之作，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的朱熹，還把詩三百首當成經典，牽強附會的加上聖賢說教的註釋的作風，不就文而論善，但就善以論文，我們實在不能苟同！文學之作，原所以達人情志，人本有求美與創造的本能，苟不論高山樛牛所創的「本能滿足論」與「美的生活論」是否確立不移，而格羅設所說：「藝術能使我們的生活豐富。」與白魯克所說：「文學所以表情，發男女之英思，使讀者易生愉快之感

。的話却是對的。總之，文學是人生的美的鮮花！這並不是替唯美派護短，相反的，我們正不該因此而忽視了人生！美是人生的一部門，亦是人生的一部門，善更是人生的一部門。所謂人生並不是一元的某個局部的生活，而是各種生活的總結；也唯有其至真至善的生活才能說是盡善。

也正因为文學作品有着不能抗拒的感人的偉力，如梁任公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所說的，有着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種力，能直接的影響到人生，所以他肯定的說：「故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文學與善的關係，真可謂不能割裂了！故格羅說所說的「文學能提高人的精神，與科學一樣，同是對於人類之教育的最有力的手段。」與周敦頤所說的：「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的話，雖把文學當成道德的奴隸，未免過火，但細加玩味，實不無可取之意。又如聖伯甫論名著所說的：「有人於此深見道德之真旨，千古不易之情，出其巧思特見，發為精緻雄偉，盡善盡美的文章，以推廣人類之見聞，開拓人群之胸襟，其為文自出於軌而不肯乎古，卓絕萬世而不朽，斯可謂名家。」把文學的美與善，相提並重，互相輔倚，誠為定論。

人生不能離開現實而獨存。對於現實無窮的事物，容有懷疑不滿之處，而時與窮究或解脫之念，但於不能超然離實，置身於苟安的幻想。故文學對於現實與真理，不容憑空作海市蜃樓的夢幻。故寫實者重於現實的刻劃與觀察，實有至理。如魏禧所說：「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夫理固非取辦於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太傅著書法曰：每見萬彙，皆書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灶婢、巧夫、米鹽、凌雜、鄙蕪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醜態蓄積，沉浸而不輟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深淺，各以類編，沛乎若決破池之不可禦。譬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這些見地，很明白的說出了寫實者時刻對真實的現狀加以深刻觀察的原因，也即說明了文學不能脫離真理與實感的道理。

文學是時代與環境的產物。雖有時，文學也會跑在時代的前頭，或者超越環境的圈子，可是，我們依然可以在它身上找出了時代的氣息，與環境的色彩。時代與環境影響着文學，而文學也可以影響了時代與環境。所以說，一個優秀的文學作家，往往就是一個優秀的預言家。居友說：「文藝是舊社會的改革者，同時又是新社會的創造者。」更說：「藝術是社會有機體的一種機能，對於社會有機體的生存與發展，有最高度的重要。」這正說明了文學和人生社會的血脈相連，不能分開。而所謂一個環境與時代，原不是專屬於物質——即當時人群的生活現狀、經濟組織、思想潮流、政治狀況、風俗習慣……都是時代與環境的所有物，而文學作家，也就處處暗中受其影響，或思有以影響它。所以說：環境能給文學以發展的生命，人群能給文學發展的環境。

總而言之，文學與人生，總是脫不了節的完整的環體！如果要生硬的把文學或人生拖出這個完整的環體，或把文學當做享樂的官殿一種不可思議的飾物，供給一般沒有靈魂良心的傢伙去裝飾他們的骷髏，那末，文學將受到了無可忍受的強姦，我們不能視若無睹！溫差士德說：「文學乃全部人生的記載，其旨趣紛繁，亦同於人生。」又說：「一切文學，皆所以批評人生，進而言之，皆所以表現而兼解釋人生者，而文學之所以能解釋人生者，在訴諸感情之魔力而已。蓋人類之生活，每不為外界之事實環境所困，亦非沉思默索所能左右，惟感情為能指揮之耳！感情有動機之意，能引導意志而決定全部人生之趨向，品行表於是，而品行之陶養，亦本於是。故說：心者人之源也，是以文學為物，發抒作者之情，而感讀者於須臾，誠極深且摯之人生記載也！」高爾基說：「當你細細觀察在文學和形象中具體化了的那種創造力之雄壯的河流時，你覺得而且相信，這一條河流的偉大使命，便是要永遠沖去種族、階層間的一切衝突，並且解除人們互相鬥爭的重負，而把他們的全部力量，導向對自然之神秘的力量的鬥爭上去！」因此，我們更可以知道，文學的人生是經過了蒸溜的真善美的人生，它要負起一種使命，把普通一般的人生，促向真善美的人生進步！

在今天，文學應該走出象牙之塔，走上人生的十字街頭！

「跑哥」們 (中篇·下)

李若川

「笑話，你以為我害怕麼？老子要害怕誰？呀，你說——」王彬用巴掌在胸膛裏拍了一下，跟着又捏成一個挺堅實的拳頭，在空中揮了一揮，差不多全個身子都跳起來。

由於他的激動，使好久一聲不响地躺在牀上的劉貴也刷的爬起身來。但他沒有說什麼，還是默默地在房裏踱了一會，依然帶着不理睬的態度趕出房外的甬道裏站着。

「沒有害怕，爲什麼不去？」何道宜也發起脾氣來追問着。

「不高興就不去，這是我的自由。」

「唔，自由？你可以自由不去，也可以自由干涉別人所得的利益。」

「你得到許多利益拿回來麼？不夠你『落格』」（註十一）哩！」

「你拿出良心來說，究竟有沒有用過我的錢？」

「用過的；但你也得承認，你用過我的錢沒有？」

「也用過的，不過很少很少。看誰給人用得更多咯。」

「可是，我至少還沒有『落格』。」

「落了格都比你好，你說什麼『牙擦』呀！衰仔！」

「丟那媽，承認好咯，你這個『落格』友！」王彬氣忿忿地撲向何道宜的身邊，那兩個挺堅實的拳頭差不多落在他的頭上。

「丟你的媽哩，你這個白食鶴；白食了人家的東西，還想來說道理。」

「道理說不通了，又想來挑戰！」

劉貴那時才從甬道裏踱進來，帶着若無其事的語腔插嘴說：

「好咯，不去也算了。反正大家的荷包裏還有大把『貨』，用完了才好設法管他。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愁明日當！我們這行人都是這

個樣子。怕什麼呢？蠢蟲！」

何道宜在房子裏的一角站定了。王彬滿以為劉貴的話在剛才那樣的

場合裏一篇有力的和平宣言，跟着他消了氣的皮球似的坐到牀沿上，光了兩隻餘怒未熄的眼睛盯住劉貴——看他對那和平宣言還有什麼補充說

發揮。

「噢，王師傅，噢，王大哥，」果然從發表和平宣言的人的口裏提出來了：「不論怎樣是師傅，到底還是老大哥，佔些便宜又算怎樣？做後生的應該吃虧一點才好呀！」

王彬只把還發着怒光的眼睛眨了幾下，也許心裏感應某些不對勁成份的存在，但依然沒有作答，且聽劉貴說下去：

「王大哥，你需要我們後輩以後怎樣奉承你才是呢？無論如何，我們奉承老大哥也是應該的。」

王彬依然眨着眼睛不作聲。

「說吧！說了出來如果不遵照你的意思，我們才好編犯天條似的甘心受罪呢！」

還是在悲憤中沉默着。

「不過——我們以後總可以不需要派王大哥出去，這是好危險的事

情呀！」忽然換了更和平而帶嘲諷的語調：「但『扒』回來所得的利益

，王大哥也得享個同樣的份兒；你們不必計較。祇要王大哥坐着享得個

適意，我們順利地多多『扒』回來，這有什麼要緊？什麼要緊？嘿，

王大哥，你說好嗎？」

王彬從忍耐的悲憤中迸出這些話來——

「劉貴，忘八蛋才不曉聽你的話哩，你說什麼呀？——」

「說你呢，又怎麼樣？」劉貴截然地反應着。

「丟那媽，你這個『孤寒』種也來干涉我，我坐着喫了你許多錢麼？」

「就是喫了我許多錢，所以才不甘心！」

「說呀——我用了你多少錢，衰仔不還給你。」

「多少錢？第一次我拿三十塊回來，你只拿二十塊；這十塊由四個

人分派，你得欠兩塊五。第二次我又拿四十塊回來，你却沒有拿；第三次我拿三十塊回來，你當然沒有拿。兩次又得欠二十四塊，總共欠

二十六塊五。這回來咯，裏仔！」
「好，你欺負我這時荷包裏沒有錢，明天可還給你。等我——你們坐着來用我的錢。」

「你敢去？赤柱的監房有得你坐咯！」
「好危險呀！怕背脊出烟嗎？」何道宜還作着怒態揮上這一句。
「你們兩個勾結着來跟我作對，我怕你麼？丟那媽！」
「丟你個那媽，你想動手麼？來試一試——」劉貴忙着在搥衣袖，自然是準備一回肉搏戰的開始。

「打他這個白食友，不打，就是真正的裏仔！」
何道宜說完撲向王彬的身邊，跟着劉貴也提拳頭衝過來；黃阿茂這時真的發生木棒的作用，給王彬阻擋住。使他從他們的威力中解圍下來，慌張地退出房外。一會兒還喘着氣跑下樓去。黃阿茂曉得他落了樓，笨言笨語地說了幾句算是調停的話，然後也跑下樓去追蹤王彬的影蹤。

「他這個人真難交易，我始終要設法『泡製』他！」還是劉貴坐下牀上來說着。

「不過他在這裏認識很多人，七十二行內都有的。這些人以前都是喫我們這行飯，如今……」

「識人多又怎樣？那些人都沒有給他一點幫忙，撈來撈去不過還是一個『扒手』。怕他做什麼？丟那媽！」

「好咯，我們也到外邊去散一散怒氣吧！」
何道宜叫茶房關好了門，陪着劉貴到外邊去了。

王彬和黃阿茂用着同一的步伐在長沙灣道走着。但大家懷着兩種不同的心情：黃阿茂以為在剛才的場合中，如果動起武來，王彬免不了要喫虧；於是阻擋住他得機會逃脫。爲了怕他心緒太難過，特地跟他跑了出來，企圖在他面前勸慰一番。然而王彬以爲這面「順風旗」有意擺向他這邊，他還應乘勢猛力吹風，使它完全降服過來。他心裏還想：這根本棒一定要完全屬於自己來抽拔的。

在他心懷的氣象裡醞釀了好些時的旋風，如今好像臨到適宜的季節，他要使它狂吹起來——他對黃阿茂說：「行『裏』的人最俠義的，也最薄

情的。做了將近二十年的『跑哥』，却找不到一個共患難同生死的人；就是像黃阿茂那樣比較合得來的知己，也找不到許多個。他願意和黃阿茂永遠地做『拍檔』伙計。不過好快要洗手轉行了。他有一位堂叔父在巡理府當推事，準備介紹他到旺角差館（警察局）做偵探；但如今事情還未成功。所以這時候他不便出外走動，恐怕有什麼失手，影響他這份差事。祇希望黃阿茂盡量多幫忙他一點。將來事情一旦成功，他做了偵探，黃阿茂也得做個『駁脚』師爺。生活一定容易好過。這工作既沒有危險，又夠威風。『跑哥』們最怕這些人，時常出錢買他，而還開口師爺閉口師爺地稱呼的……黃阿茂被他說服了。私心裏還想：王師爺果真有這套本領麼？

他們剛拐到南昌街，迎面來了一個男子：三十多歲，粗壯的身材的。王彬一看見他快把視鏡閃移，企圖迴避走過；但被那男子馬上用話頭拉住——

「喂，老王，你到那裏去呀？敲鑼都找不着你。你究竟怎樣？老實說，那些——」

「是的，許大哥，讓我來告訴你，告訴你。」
王彬趕快把黃阿茂攔開，自動領着許大哥向前走了幾步——好讓他們的談話使黃阿茂聽不清楚。然後站住又聽許大哥說：

「那十五塊錢，你究竟肯不肯還我？你已失了三次約咯。」

「是的，許大哥，我每次都很想還給你，沒有意思吞吞你的錢的。但一籌足了數，不是臨時有事要用錢，就是看不見你，所以很容易用去了。請你多多原諒，這回我決意還給你。後天——我親自送到你的住處去。」

「記住咯，這回如再失約，我以不客氣的手段來對付你這條老光棍。」

「後天十二點鐘左右一定送到，你在家等我吧！許大哥！」
「後天如不見你，下一次在街上遇見了，莫說我老許不留情面哩！」

許大哥氣憤憤地走了。王彬才跑回黃阿茂這裏來。用撒謊的「嘴頭」歪曲剛才的事實——

「那位，你不認識的呀！就是旺角電影院的師傅；但我忘記介紹你跟他相識，不過將來總有機會的——」

他停了片刻，以為黃阿茂必定問起他的差事怎樣的情形；然而他終於沒有發問。由於他的機械的腦袋想不出這些——不是靈巧而是討人歡喜的東西。

「他是姓許的。他剛才特別對我說：差館的事情一定成功，而且好快要上住了。他還囑託我準備一切，而且向我道喜呢！」又是片刻的停頓，才接着說下去：「一做了師爺就行運咯，有人將大把『貨』送到來，賺錢固不足說。又便悠，又快活，你看他呀——」還是片刻的停頓，看看對方的反應怎樣才說下去：「我做了師爺，連你黃阿茂都夠威風哩！所以，如今我想你盡量幫忙我，我將來一定會報答的。這是非常實際的事情，我不會對老『拍檔』說假話！」

「如果你得到師爺，我總得想辦法拿錢來幫忙你。錢餉，或什麼問題呢！」結果對方很有勁地反應着。

於是黃阿茂掏盡荷包裏的錢，在一間冰室裏每人喝了一瓶葡萄汽水，和一碟土魷炒河粉；才趕回大來旅店來。但看見何道宜和劉貴已經躺布牀上。彼此還含着怒氣依然一聲不響，連黃阿茂也沒有跟他們打招呼，祇在房子的中央站了一會，才又跟王彬跑落樓去了。

何道宜和劉貴還是快快不樂的。本來剛才到外邊去洩怒氣，雖然怒氣算消了一部份；然而又把另一種悶氣帶回來——街上人潮洶湧，每個人的臉上都堆滿着笑容，好像完全沒有赤貧的份子的存在；祇是自己的衣袋裏連銅板都發不出一聲。因此大家守着被獄，直看見他們回來又走了，才好像找着原來的題目談起話來——

「最近王彬不知吹了什麼風，『順風旗』死勁地向他那方面擺動着哩！」何道宜從牀上爬起來說。

「這蠢才，莫以為他的手術高明；將來一定『撞板』多過喫飯，你看着吧！」劉貴依然躺着側了一下身子回答着。

「王彬靠了牠，又是搵笨的政策。」

「這自然是黃阿茂上了當。不行，我一定分化他們的合作。雖然他不是白食了錢的東西，這樣的人坐着不動一動手來享受，看見都不甘

心！」

「你也猛力地向他吹風，他自然可能向你方面擺動過來的。」

「我也無須利用他，祇想對他說明王彬這個人怎樣，不要上他的當就是哩！」

扶梯上一陣越來越明顯的腳步聲。

「又怕回來咯，還是不理睬他！」何道宜躺回牀上原來的位。腳步聲來到房門口站住。房門被敲開了，原來是催收房租的伙計。

三、

新新旅店三樓的三〇五號房。

還是黃阿茂手術的靈巧，白天在尖沙嘴碼頭附近「扒」來一大筆「貨」，才有今天晚上快意的享受：軟綿綿的鋼骨梳化牀，王彬倒在上面，旁邊坐着一個名叫金英的姑娘；黃阿茂却坐在那張大而鑲嵌着玻璃的寫字檯上，一個名叫紅鸞女的姑娘半躺在長梳化椅裏。兩個男性向兩個女性戲弄着。這是他們今晚特地叫了來伴宿的。

紅鸞女恐怕有了二十二三歲。臉部背麗的輪廓，肌肉豐滿的身段而顯出玲瓏。甘美嫩滑，等於冬菇肉絲蒸鱸魚的滋味。很容易引起一般男性的快感和慾念的。黃阿茂對於這一層倒不愚蠢，可算會辨別好東西，一看見便搶搭上了她。金英的芳年不過十八九歲。出籠大飽的兩頰，身材又是那麼瘦小，完全消失了肌肉的彈性，而且充滿着俗氣，不過等於被汗炒排骨的滋味。王彬老是不高興她，反而鍾愛於紅鸞女。可是紅鸞女一來到便被黃阿茂搶了。假如這頓「晚餐」不是由黃阿茂掏荷包——算是對他盡量的幫忙才得享受的；而是大家平均出錢，尤其他私人作東，他一定把紅鸞女奪回來。不過既然如此，他不好意思和黃阿茂爭執，祇得無可奈何的順從。但如今他的心懷眷戀不忘的：却不是傾向屬於自己的被汗炒排骨，而傾向屬於黃阿茂的冬菇肉絲蒸鱸魚。

「紅鸞女姑娘，我們還沒有老婆，請介紹一個姊妹給我們結婚吧！」王彬依然躺着伸一伸四肢，突然興奮起來似的說着。

「笑話，怎敢高攀？說起來就是失禮得很哩！」紅鸞女從長梳化椅上站起來，拉一下縮成摺痕的旗袍，才又一屁股坐下去說。

「我過去本來很賺了些錢，可惜沒有家，沒有人代我積蓄，如今也丟光了。想起來很痛心！所以我現在非常感到結婚的好處。紅鶯女姑娘，請你無論如何都要介紹吧。」

「王先生從前在那裏發財呢？」金英怪伶俐地問着。

「我向來在大洋船服務，頭號的監工，老番叫做『攪巴溫』。那些船航行世界各國的：歐洲和美洲，我來來往往一共走過一百多次；巴黎呀，紐約呀，我的腳毛都掉落幾担咯。」

「原來王先生發了洋財回來，很多很多的『打鏢』呢！」紅鶯女彷彿感到非常興趣似的說着。

「賺了還不夠用，這次回來很容易又丟了幾萬塊錢，算什麼呢？還是這位黃老板夠穩陣——」王彬把黃阿茂指着說，「商店又大，生意又好，每天做三四萬塊錢生意。你想想：賺多少錢呵？」

「原來又是大商店的老板。哦，黃先生，你的寶號在什麼街？」紅鶯女更津津有味地追問着。

「黃先生，你的寶號賣什麼東西的呀？」又是金英插問了這一句。

「灣仔金輪餐室，請兩位有時間到那邊去喫餐好咯。」黃阿茂總算靈活地應付着。

「老板請客，不要錢餉！」紅鶯女一邊說，一邊從玻璃手提袋裏掏出圓鏡子和粉撲來。

「這麼大的老板，難道還會『孤寒』麼？去吧，明天我陪着你們一塊兒去，叫黃老板在店裏等候——」王彬看出對方挺得意的當兒，連忙換了他認為最重要的話題：「紅鶯女姑娘，府上在那裏呢？」

「荔枝角道七十六號二樓，有暇請到敝舍指教！」

「不敢！不敢！」王彬暗地裏記熟了她的住址，才又把話題挺進原來的也是屬於重要的方向：「請紅鶯女姑娘記住吧！介紹一個姊妹給我。能夠像你的樣子最合理想：又漂亮，又大方，又溫柔，又體貼，真是十全十美呢！」

「王先生太過獎哩！我們怎能高攀得起？如果不嫌棄，我只負責介紹兩個給王先生做朋友。」

「好呀！好呀！謝謝你，一定請你喝茶！」

他們的「打牙交」總算滿足了。黃阿茂作着他的冬菹肉絲蒸鱸魚，留在這三〇五號的房間；王彬則挾着他的本來不大合胃口，但許久以來不曾嘗到「肉」味，嚼起來或者另有一番感覺的鼓汁炒排骨，回到隔壁的三〇七號房去。各人準備着「開動」的姿勢了。

同時在另一個場面——依然是大來旅店的房間裏。何道宜和劉貴彷彿兩隻失了生猛的鮮蝦，由於沒有什麼「錢水」，還是很早的八點鐘時間，便蜷曲地躺在牀上游不起來。他們有一句沒有一句地在歎氣，而又彼此怨恨着對方的自私和怯弱。

他們近來窮得發慌，大概到處「抹」過也找不着「老襯」落手；才思量油麻地市場一間商店的「搵砂」（註十二）。劉貴自告奮勇地來執行主要任務，何道宜祇從旁作助手。他冒充着一個顧客，什麼火柴多少錢一包呀，鹹蛋多少錢一隻呀跟店伴議論價錢的當兒，劉貴乘機提着小籐籃走到竹籐邊，以閃眼法的最敏捷的手術，把「砂」向小籐籃一擲「落去」。他們才走出店來。可惜沒有「回票」；跟他們從店裏拔脚走出同一的時間，便被店伴發覺。連忙對他們追跡起來。何道宜走在做先，劉貴曉得好快被店伴趕到或拘獲時，提高嗓子叫着他們來援救和「過貨」。這麼一來使店伴又知道走在做先的那個也是「跑友」，便吹起哨子叫巡捕在前面攔截。幸而何道宜逃得快，才掙脫了巡捕的追緝。劉貴看見事機不妙，索性把小籐籃和那七八斤重的「砂」掉在地上，還繼續拐向另一條街逃跑。店伴攔回他的贖物，便停止追跡。他才又驚又惱地跑回來。

「好啦，挨肚餓也不好說，誰叫你這麼怕坐到差館裏去？」劉貴從怨氣裏迸出這些話來責備着。

「不是什麼怕，事機已經不妙，還不掉了它走為上着，這是自投羅網的辦法。况且代價不算多，祇是幾斤「砂」喇，何必呢？」何道宜懶洋洋地申辯着。

「「砂」，當你的肚子餓起來最實用的。假如這時有人送幾碗飯來，你說它的代價何等重大呢。其實做「跑哥」已時時投落羅網中，最可憐那些刻刻和最危險發生接觸的人，還要挨槍受餓啊！」

「你講笑誰？難道你不肚子餓麼？」

「當然的，我也肚子餓；才思量找些能夠喫得東西來塞我的肚皮。今天找到了手却不得到喫，還是你弄糟了喇！」

「這麼說來：你祇想我跟你做監倉裏的「拍檔」難友，不是希望我跟你做進行工作與好的生活上的「拍檔」夥計。你的心夠狠夠毒哩！」

「你何道宜如今坐了監沒有？」

「假如我今天跑去接了你的「貨」，假如又在過貨的利那間，你被人家捉獲了，還不是連累了我麼？」

「假如我今天能夠順利地「扒」回來，假如又把那些「砂」炊成了飯，你不一啖啖地放濶喉嚨來吞麼？」

「夠「噱頭」哩，劉貴，這麼會想辦法和會說話，連那根木棒似的黃阿茂都不能抽拔過來，說什麼牙響呢！」

「看你的相貌已曉得夠難靠，不過估不到這麼「反骨賊」！」

「你媽個X，你才是「反骨賊」呢！」

「還不承認，我始終得叫：「反！骨！賊！」！」

「反你媽個X！」何道宜霍的從牀上站起來。

「打麼？來，你試一試動手！」劉貴也霍的從牀上站起來應付着。

「……………」

他們拌完了嘴，臨夜各自走了。據說找朋友「打鑄給」(註十三)

去——解決當前的食住問題。一連去了四天；直到第五天早上，黃阿茂「扒」來的那大筆「貨」差不多用光了；王彬由於享受得滿足和寫意，才好像很「拍檔」地陪着他回來。

「王先生，你們統統出去這麼多天；既沒有吩咐一句也，沒有繳房租，究竟還要不要房子？」茶房一看見他們回來便嚷嚷着。

「……………」王彬定睛看了好一會，腦袋裏旋轉着這個意思：茶房的話太傷害自己的尊嚴，應該用些話來訓斥他一頓，但馬上被黃阿茂搶着說了：「怎麼不要？誰說的？繳房租就是哩！」

「繳房租？一共六天，四十二塊錢。」茶房改變了謙恭的口吻。

「你們事前又不通知我，我們出外辦事的人忙得很哩，怎麼老記着這幾塊錢房租？你以為我們拖欠你的麼？」王彬從鼻孔裡噴着氣，又用辛辣的語調侃侃地說，忽然好像轉過來命令黃阿茂：「錢，最沒有問

題的。給他吧！」

「噲，四十二塊。」黃阿茂把所用贖的錢數過交給茶房，如今衣袋裏僅留下四塊五角錢。

「記住咯，睜大眼睛看看王先生，王彬先生，」王彬豎起大指姆點着自己的鼻子說：「什麼錢的問題，都由我這位王先生負責的。」

「是，王先生，不干我的事，不過老板說的。真對不住呀！」茶房陪了一個笑臉才跑落樓去。

他們回到房子裏：那邊的牀的蚊帳放下來却没有掀起，這邊掀起的牀沿又積滿了埃塵。拖鞋穿得右腳來，左腳却躲在牀底下。一個繡花枕頭塞在痰盂裡。幾隻飛蟲溺斃在臉盆的污水中。桌子也移動過它的地置，椅子橫斜地靠倒在牆壁上。他們看見這情形，曉得那兩個臨出門時一定鬧過什麼亂子；而且也真的許多天沒有回過來。但他們不追究這些，祇將那些用具稍為整理了一下。才又從明天的生活方面打算起來——

「還有多少錢？夠幾天用呢？」王彬抽着三炮台香煙發問了這一句。

「今天都不夠哩。四塊五角錢。」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黃阿茂真個機械似地反問着。

「還是去走一下「盤」吧！不然，用完這些，又要受錢氣——捱窮呢！」

「我正好這麼想——」黃阿茂這回不算機械地搬出他的主張：「不過你也到差館裏打聽打聽，你的師爺得了手沒有？」

「好！我們這時一塊兒出動。」

他們又從旅店裏趕出來，拐到了彌敦道，分手時王彬叮囑着：

「十二點鐘再在旅店相見，希望大家帶一個好消息回來報告！」黃阿茂的腦子馬上又靈巧起來：望着王彬的腳步打彌敦道直衝上去，果然是向旺角差館那方面靠的影子消失了；才朝着九龍城這個方向走去。

他在九龍城街市一帶「抹」了許多次，覺得沒有什麼目標；才趕回來在碼頭附近躡躡着，突然看見劉貴垂頭喪氣地迎面走來。

「噲，劉貴，這幾天到那裏去？」

「還不是到朋友處「打煙哈」麼！哈哈！他媽個X！」劉貴拉住對方的手又笑又惱地說。

「何道宣呢？」

「不知道，恐怕還是跟我一樣。」

「你們又發生什麼口角，才分散了？」

「你怎會知道？」

「房子裏的東西告訴我！」黃阿茂最巧妙地仿效着劉貴尋常說話的語法。

「反正何道宣這個「反骨賊」不對，讓我找個機會靜靜地告訴你——喂，有「貨」嗎？」

「那裏有？剛剛用完了！」黃阿茂挺忠實地拍一拍衣袋說：「現在正想來「抹」，又沒有地方落手。」

「那末我走哩！要到朋友處喫早飯。」

「一會兒回旅店來吧！我已付了房租呢。」

「好，我晚上決意回來。」劉貴向他揮了一下手走了。

差不多十二點鐘光景，黃阿茂才從九龍城趕回旅店裏；但王彬早已死蛇一條似的躺在床上睡着了，他一看見黃阿茂回來，高興得從床上跳起來詢問着：

「有沒有好的消息？」

「沒什哩！你呢？」黃阿茂感到有點疲倦了。

「我帶回來哪——真正的好消息。」王彬將想說的話又嚥下去，用狡猾的眼光在對方的臉上掃了一下才說：「還不是好消息麼？」

「怎樣？」

「我這份師爺的差事真的成功了。上頭已經批准，證件都準備發給了。」

「那你什麼時候上任？快一點好咯！」

「總是很快很快！不過——還要請那些師爺長們大嚼一頓，又是錢——」

「錢？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祇得請你老哥作收後盡力的幫忙，替我想點辦法。」

王彬帶着祈求的口吻說。

「錢已用完了。怎好想辦法？」

「如果這筆錢不化，恐怕就攔我的上任的時間。」

「……」黃阿茂若有所思地緘了半響。

「如果這筆錢不化，甚至連這個師爺都做不成，那真是太糟了。王彬顯得非常焦灼的神氣，來回地在房裏踱着。

「請喫一頓飯大約要多少錢？」

「還不一定。如果錢多一點，菜式便豐富些；錢少一點也行。不過菜式豐富些比較夠好意思，而且夠體面。」

「真的喫了這頓飯就好上任了麼？」

「呸，難道我還對黃阿茂「車大炮」麼，這個不是用「嘴頭」的時候呢，你真是——」

「噲，老實說，如今爲了你的差事，我才忍住痛挪出這些錢來給你——我還有個二錢五分重的金戒指，向來穿掛在褲頭帶上，準備拿來護身，非萬不得已都不找換它！」

「這是有辦法咯！唔，二錢五分重麼？讓我上任十天後，加倍酬勞，買一個五錢重的還給你。」

「我始終還沒有在指頭上帶過呢？」黃阿茂從褲頭帶上解下金戒指來遞給他。

「你這回真「拍檔」，還是這麼信任我才好哩。我一上了任，你就做我的「駁腳」師爺。我那時算有名有勢，說了話一定負責的。我再說一句：敢担保你的「駁腳」師爺不會「走鷄」，你等着吧！」

「什麼時刻請餐呢？」

「今天下午。不過我現在要去：一方面通知那些師爺長們，一方面要到酒館定菜——」王彬突然心急起來，「好，我去了！回頭再見，一定又有好的消息告訴你。」

王彬吹着口哨——也許勝利的曲子吧！還帶着沾沾自喜的心情，昂然地一步步的跑落扶梯；但在那轉角處又遇見剛才討房租的茶房。他特別的輕聲地囁囁着，使他聽到一句却又聽不到一句的——

「噢，出門辦事的人……忙得很……你們不知是什麼人……幹什麼

文壇

工作……自從你們搬來住後……許多個房子發生過失東西……老板說，要留意你們……你們統統都是壞蛋……本來想叫你們搬走……不過還看你們的動靜……你真以為有幾個臭銅錢就值得住……老板還說，如能獲得確鑿的證據……叫差人來捉你呀！

他還是當做聽不見，依然趾高氣揚地從旅店裏趕出來。

如今房裏只掉了一根木棒，由於沒有人抽拔，搖動，他機械地坐倦了又睡，睡夠了却又起來。好容易捱到黃昏，劉貴才慢吞吞地跑回旅店裏。

「喫過飯沒有？到那裏「打鱔蛤」？」

「喫過一點點，連「打鱔蛤」都不容易了。他媽個×！你呢？」

「沒有得喫，不過也不想喫了。」

「王彬呢？」

「出外去了。」

劉貴感覺到這根木棒單獨地擰着，還是最好自己趁手來抽拔一下的機會——

「阿茂，我來告訴你：你怎麼真的好像一件帽子似的，任何人伸手一拿，就把你笠在頭上，你雖然高居在人家的頭上，却不曉得人家利用了你，向你「搵笨」，你太隨便了哩！」

「怎麼太隨便？」黃阿茂呆了眼睛問着。

「太隨便，就容易上當。我來問你：最近又給了多少錢王彬去化了？」

「沒有許多。怎樣呢？」

「你知道，王彬這個「白食鶴」——貪食又懶飛，食了人家的東西還想佔便宜，走到什麼地方都被人家用腳踢開！完全沒有出息的。」

「不過他最近好像會找到出路——旺角差館的師爺。」

「哈哈！誰說的？王彬要做旺角差館的師爺？」劉貴感到這些話

怪有味兒，狼狼地笑起來說。

「他自己說的；而且快要上任了。」

「沒有這回事！你看呀！如果王彬做了師爺，我劉某人要做港督哩！」

「不知是真是假呢？」

「我敢說，完全是他在你面前放煙幕。你想想——王彬是什麼樣人，有什麼法寶和本領，弄得一個師爺來做？我還得切實地說：如果王彬做了師爺，我劉某人要在他的上峯面前自首——我是「跑哥」，被王彬捉來的。任由他們治罪，坐監；讓上峯記他的大功。」

「恐怕不是真的吧！」黃阿茂的信仰發生動搖了。

「當然的。喂，因為這件事，你又給他騙了多少錢？」

「前幾天四百多塊，不過大家用去的。剛才又給了他一只金戒指，然後走了。」

「混賬！放屁！你怎麼這容易上當，不帶眼識人？」

「真難說，不知怎樣才算可靠。」

「跟住來，學學我的手段！」

直到十一點多鐘，他們才鬱悶地睡去。

那晚，王彬將金戒指換了錢，荷包裏「叔侄叔侄」（註十四）的。

暗記住荔枝角道七十六號二樓的地址，找到紅鴛女。果然喫了一頓好菜，而且狼狼地嚼着——冬菇肉絲蒸鱸魚。

四、

許多天之後，該是王彬上任做師爺的日子了。

然而他剃去上衣，依舊像一隻從日光下跳回來的斑花的蟻蛛，喘着悶氣躺在牀上。旁邊的椅子又是放着一根木棒。他想再來伸手抽拔——可能搖動一下更好，如今正計劃着施用手術的技巧。殊不知對方已失去信仰，不但不容再動一動手，而還想提出「駁脚」師爺究竟怎樣呀的質問，甚至向他討還幫忙了而却没有酬勞的一部份的代價。果然——

「許多天來都窮得很！我那個二錢五分重的金戒指，你設法還給我好咯，我不要你的五錢重的。」

「再等幾天吧！你害怕這個「駁脚」師爺沒得給你做？」

「什麼「駁脚駁手」呢？恐怕連你自己的都沒有這回事！」

「嚇！誰說的？那個忘八蛋給我製造這些謊言？」

「還要人造謊？我從你的行動上可看得出來。」黃阿茂非常鎮定而

堅決地說。

「你不用掩飾，一定是劉貴這個死龜公！」

黃阿茂被他說破了，本想借劉貴那番狗咬狗辛辣的話，從自己的嘴裏激出來當面地刺諷一下他。可是許多天來不見的何道宜，這時氣咻咻地跑回來。一聽見他們守在房裏，便連忙尖聲地叫着：

「不得了！真危險呀！原來劉貴是『濕貨』！」

「怎麼『濕貨』？打水裏撈上來的麼？」王彬漫然地應問着。

跟着何道宜將前兩天從朋友處探聽來的，淪陷期間劉貴落水行兇的史實說了一番——

這裏淪陷時，劉貴本來還是赤柱監獄一個坐了三年多的老「監獄」。不消說的，他很痛恨當地的刑罰！當日本人攻到後，他和一班逍遙法外的「道友」內叫外應，用各種方法把監獄的鐵柱摧毀，才逃出監獄來。最初取名劉益，投身敵人原田小隊當了一名上等兵，在元朗新界一帶橫行劫殺！一方面屈膝向敵人獻媚，上級鑒於他服從能幹，便擢升了特務長。進駐管轄粵和銅鑼灣一帶。從此他的兇性加劇起來：白晝槍殺英國的化裝水兵，指揮偽軍擄獲電船，搶劫物資。尤其在跑馬地附近一較高華人的住宅區無惡不作。還是敵方器重他，又調升了警憲隊長。這回財雄勢厚，獸性便發作起來：在山腰上的魯濱遜道找得一個驕貴的少女；起初不受他的誘惑，他使用強姦的手段把她搶奪過來。果然做了她的太太。隨後不曉得怎麼探悉這少女是一個華人代表的三小姐，她父親的潛勢力還暗伏存在。他提防長久下去性命難保。於是把她刺殺私逃！不久又辦上一個第五六流的女明星。他很寵愛她，好些時不用離離便拿大把金錢投擲給她。由於打劫滙豐銀行地下室那件事，他把那保險箱裏的金銀珠寶向敵方進貢太少，祇大量地搬回來佔為私有。隨後敵方洞悉他的奸詐和貪婪，將一部份金銀財物沒收，加以激職查辦；那時女明星知道事機不妙，又把那一部份財物挾帶潛逃。他倒還得很！祇打回了一個原形……

「哦，原來劉貴你如此。你的『大炮』夠響啦——不過總是從日本鬼那裏搬來的。說什麼抗戰期間，在內地什麼服務，一切都是假話。『濕貨』，好哩！『濕貨』，好哩！」王彬好像把握着一種好機會，抑壓住心裏喜悅的情緒，口裏喃喃地私語着。

「光復後怎樣？有沒有人控告他？」黃阿茂一邊是好奇，一邊挺關懷地詰問着。

「當然有的。那位華人代表想起他的女兒死得太平和悽慘，早已投狀控告通緝他。聽說他的照片呀，指紋呀，還存在華民政務司裏。當局一定設法緝獲他，他逃也逃不了哩！」

「想起來真好危險！我們和他拚了這麼久檔。」王彬又彷彿從茫茫的夢境裡醒過來說。

「真是呀！好危險呵！」黃阿茂那種堅決的意志又發生輕微的動搖。

「他一定逃不了的。聽說最近還有密探暗地裡跟踪着他。」還是何道宜作補充的說明。

「好哩！看你這個『濕貨』什麼時候落網，什麼時候死期！」

王彬剛一說完，便拔起脚步匆匆跑落樓去了。由於他向來憤恨劉貴，這回又被劉貴在黃阿茂面前弄臟了他的「大炮」的火藥引，使它發出警聲；更激起了他的深入骨髓的痛恨！如今他得了一個報復的好機會——

到對海華民政務司投了一個捉獲劉貴的密告。厄來在統一碼頭又相遇着紅鸞女，打扮得非常妖冶，跟他撒了一個震攝神魂的嬌，並叫他今晚到她那裏去。他細想好東西真令人尋味，於是設法弄了一筆錢，又去喫了一頓冬菇肉絲蒸鱸魚。

黃阿茂許多天來機械而又孤獨地生活着——祇他一個人住在旅店裡。也許他一孤獨起來，腦子裡自然會激盪着許多變化和靈巧；王彬既然不可靠——當劉貴用銳敏的眼光，識破他的葫蘆裡是什麼藥時，他覺得劉貴夠聰明和好人；然而當何道宜將劉貴的落水行兇的事跡告訴了出來，他又覺得他是絕對的壞蛋，而且挺危險的份子！想來想去沒有那個夠得上做「拍檔友」，頂可靠的還是自己。瞧——幾天來隨便去「扒」一下，除了食住的問題解決之外，手頭還很闊綽，衣袋裏隨時可掏出兩三張十元的鈔票。如今他將這些錢去換了金，又可抵得上一個二錢五分重的戒指。他還想：就這樣自己用錢買花自己揮吧！

那天晌午時份，連劉貴都不知道是什麼風，把他吹回旅店裏來。

「他們呢？」劉貴剛坐下來便問着。

「還不是做龜公去了！」

「又發什麼窮惡？你黃阿茂向來的手術都很不錯吧！」
「我不是發窮惡！我害怕！非常的害怕！你快走！有人要捉你哩！」

「什麼事情？」

於是黃阿茂感謝他過去某方面的一點真誠，尤其害怕他連累了自己；將何道宜那天帶回來消息，很詳盡地從他的驚言直舌的口裏說了出來。

「唔，我以為什麼事！」劉貴提高嗓子辯護着，「假如是真的，我還敢這麼荒唐；今天從九龍城走到深水埗，明天又從馬路跑到西營盤，要捉的話，一千個一萬個的劉貴都被捉去了！」

「不論這消息是真是假，你得躲起來好一點！」

「完全沒有這回事。又是他們特意在你面前所放的烟幕，不知這烟幕裏又藏着什麼法寶。你看吧，相信我的話好哩！」

「不曉得何道宜從那裡聽來的，應該他方面的朋友，不會這謠中傷你！」

「不要理他！我都不怕，你怕什麼？唔，你說話說累了哩，抽一枝香烟吧！」劉貴裝着非常鎮定的態度，把手伸進褲管的袋裏掏着，「噢，沒有烟哩，讓我出去買一包，你等一等，回來我再跟你說——」

劉貴果然作賊心虛！趁着出外買香烟的機會，靜悄悄地溜走了！他心裡忐忑地思量着：敗傢伙，他們怎麼知道？最後却來了主意：真個敗傢伙，還是逃走才好呀！

自從投了一個捉獲劉貴的密告，王彬就不敢回來旅店裡。因為他不知道政府方面什麼時候到這兒查緝，萬一那些什麼「幫辦」呀「差人」呀來到旅店的當兒，劉貴恰巧出外，而他却躲在房裡，自己變成嫌疑或同黨份子，豈不是「黑狗偷食，白狗當災」的倒霉麼？所以他始終不敢回旅店裏來。可是還不斷地鬧窮。他明知黃阿茂什麼時候荷包裏都不會空虛的，而且曉得他如今一定還住在旅店裏。怎好想辦法？他祇用忍耐的等待來碰——在旅店門口附近徘徊。現在他已徘徊過許多次：這次那根木棒自動地從旅店裏滾出來，果然給他碰着了。

「你好呵，阿茂！」

「哦，到那兒去？好久都不見你回到旅店裏！」
「因為有些事需要辦，忙得很哩！不過，荷包裏又是太不爭氣；連飯都沒得喫呢！」

「唔，」黃阿茂有幾分看出他又是那套把戲，「快些找朋友想辦法好呀！」

「你替我想辦法，喫餐飯一點點的錢你總可以的。」

那裏有錢？黃阿茂堅決着自己的信心不受他的動搖，不能不來一個扯謊的反抗，跟着又用手拍拍衣袋，「這幾天完全沒有出去走動。」

王彬起初思慮得很周到：還該用油滑而柔性的「嘴頭」和手段，將他說服過來；希冀這根丟在馬路邊の木棒重新可能伸出自己的脚尖——踢；不然的話，才設法「泡製」他，甚至使他落在好快將來要發生的罪網裏。不過他此刻以為還該通過這個說服的階段——

「我真的連喫飯的錢都沒有。你黃阿茂向來待人都不錯，尤其幫忙我更大，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如今這微小的，也算最後的幫忙，你不要推却的呀！」

「不是推却。沒有錢，怎好幫忙？」

「你我兩人向來都很投機，你可稱是我的「拍檔」知己；可是自從你聽了劉貴的話，就把我疏遠了哩！劉貴這個人如何？你可看得清楚；他過去的歷史怎樣？那天何道宜已說得很詳細。他將來的結局是好是壞，你可判明那方面的話誰是誰非！」

「我明白！不過沒有錢，沒有什麼好說。」

「你想想辦法，總可挪出錢來！」

「我正想叫你還回一點錢給我呢，錢，錢，錢……」黃阿茂想這些話責備他，但一時腦子裏凝結住挖不出什麼，只管拔腳走了。

這便使王彬曉得他的柔性方法完全失敗；好一個受硬不受軟的傢伙！於是又將他二十年江湖海裏的老「浪頭」拋過來——

「這點小幫忙真的沒有辦法？好，看看王彬的把戲！」

「你的把戲多着哩！好快又要做旺角差館的師爺，真個使我怕起來呀！」

「蠢才！顧住你的狗命！」

黃阿茂聽不懂這句話的用意，便索性氣憤憤地走了。

何道宜帶着被人「敲」了的恐怖，在一個淡紫色將灑遍彌敦道上的黃昏，慌張地趕回旅店裏。但祇看見黃阿茂躺在牀上。他才換了一副雍容的態度，裝着若無其事的叫喚起來——

「阿茂，他們呢？」

「怎曉得？我一個人在這裏住了好多天哩。你來好呵，今晚不要走，在這裏跟我作伴！」

「有什麼招待？請喝酒，還是喝茶？」

「隨你的便，有什麼問題呢？」

於是你一句我一句地攀談到夜深。隨後黃阿茂掏出了錢，何道宜點好茶，用電話通知大觀酒店差夥計送過來。當他們喝完那十二兩虎骨木瓜酒，和把那些紅燒水魚呀杏仁雞丁呀八珍扒鴨呀喫個差不多精光，正所謂杯盤狼藉的時候，已經是十二點多鐘了。四周街上都很沉寂，好久好久才聽到一輛普吉車從彌敦道上滑駛過的聲音。

「我不相信你近來窮得這麼厲害！最好在這種多住幾天，大家想想辦法！」黃阿茂又從挺好的心腸裏掏出這些話來勸慰着。

「不想啦，我要離開這裏，過埠去！」

「到什麼地方？有好世界撈麼？」

「沒有一定，因為旅費還沒有着落哩！」

「唔……」一提起錢，黃阿茂便發生窘態了。

「你可不可以帶我一點忙——做做助手？」

「什麼呢？」

「就地籌款！」何道宜貼近黃阿茂的耳邊輕聲地說。

「不行吧？許多個茶房輪值守夜，差不多每分鐘都有人醒着呢！」

「你真是木頭，還要落梯打正門出麼？從這裏跳出去就可以咯！」

何道宜指着窗口還是輕聲地說。

「那些鐵窗柱怎好採斷？」

「我有辦法。你來——」

旅店走廊裏祇剩下兩三支昏黃柔弱的燈光。左右鄰房的住客們都已睡着了，一起一伏的鼾聲從幽夜裏傳過來。黃阿茂耐着細意的動作將那

個珠羅蚊帳除去，和被蓋氈褥摺疊在一起，再找一條小繩子把它們緊密地捆綁住。何道宜即將掉在屁股間的小刀和鋼錐掏出來，在窗柱的兩端輕輕地切了又鋸，鋸了又切，好容易才把兩支窗柱截斷了。他又接過黃阿茂早已安排好了的贖物，自己幽手幽脚地從窗裏爬出來；黃阿茂跟在後面。大家再爬過三間平面的屋頂，爬到最後一間側邊便是空曠的地帶，又費了許多艱辛的躊躇和冒險的方法，才從那裏跳下來……

第二天早晨，跟老板發現旅客作賊同一的時間，大來旅店以窩藏漢奸的罪名，被大批「幫辦」包圍住；並叫老板交出劉貴這個人來。

何道宜準備把那些贖物去變換錢，但畏縮地剛走完了三四處的故衣攤，便被「差人」抓住。原來他昨下午兩點鐘光景，跟另一位「道友」在深水步福榮街白晝打劫！可恨好快被女主人發覺，當堂喧叫起來。那位「道友」用劍仔把她的腹部刺傷，並搶了些珍貴的衣物逃走，何道宜跟在後面；然而剛走到石硤尾街，「差人」們曉得最先一個兇兇手，而且看見他手上還挾着許多東西，便集中注意了他，攔途把他追截拘獲！何道宜幸而逃脫了；但「差人」們還認得他的模樣。所以今天好快看見他在街市出現，手上又挾着那一大網的好像贖物之類的東西，便抓過來訊問，檢查時又發現他插在屁股間的小刀和鋼錐。更證明他是昨天劫殺案的幫兇，於是帶回差館裏去了。

日子好像他們的脚步似地「跑」着。可是他們却沒有並了肩跟着日子「跑」，大家要保持一個相當寥闊的空間的距離；由於彼此失掉了聯絡，這距離的度數都無從推測。在這些大家完全斷絕消息的實現中，每人的心都懷念着一個不可知的對方；譬如黃阿茂近來的手頭還算富裕，他就懷念着王彬這些日子的貧困；或者譬如何道宜近來飽管鐵窗風味的苦難，他就羨慕着劉貴這些日子逃脫了刑罰的幸福……一直過了三個多月。

後來從多方面的探聽，才逐漸得到他們可靠的消息：

王彬最初那個「小字」（註十五）附近發生刺痛，跟着變成了沉重的性病——白濁、橫痃、疳疔、梅毒……；七姊妹。好些時打荔枝角道經過，走起路來屈着膝蓋拐呀拐的，好像粵戲班裏的武生坐車。每逢在路上劇痛發作時，他就一邊呻吟一邊怨罵着：

「唉！紅鶯女，你這個臭貨，害了我哩！紅鶯女呀！」

何道其被捕後，經當局多次的審訊：判有期徒刑三年八個月！有人看見他混在犯人們的行列中，帶着腳鍊嘴喘喘地從街上走過。他大約害怕被人認識太不好意思，想除下衫子來蒙住頭部和面孔，但被押解的警察叱罵制止，而還用槍頭向背後狼狽地抽擊了幾下，才送到赤柱的監獄裏去。

黃阿茂失蹤了！他最後本來在一個販賣鴉片煙的朋友家裏寄住。據那朋友說：他那幾件破衣服，和一個沒有上鎖的小皮嚔還留在他家裏。臨出門時說一會兒便回來，等着他喫晚飯；但一去就是兩個多月……有人從澳門回來，看見劉貴逃到了那裏。改換別樣多怪的裝束：長袍短襖，掛鬚結髮，儼然一個道貌岸然而又銀髮飄飄的老者。寫着「天機老人哲學論相」的斗大的招牌，在十月初五街兜攬生意。不論什麼人走過，他都笑吟吟地攬着——你這個國字臉好福氣，我給你看看個相呀！或者：你近來的氣色有點差，我來告訴你啲！等到如水的人潮洶湧過去，他還得不着一個客人的光顧，才又搖頭歎氣道：

「唉，時也，命也，運也……」

註十一：自歸私窠的意思。註十二：指偷米。註十三：打游擊的諧音。註十四：比喻銀子的聲音。因為凡事有了錢，才好和氣地稱呼，做叔侄也是如此的。註十五：指男性的生殖器。

作者附言

七年前，當我在這次殖民地的半島上浪遊的時節，偶然有一天在街上散步，不知怎麼被人「跑」了一支墨水筆。爲了探尋墨水筆的去向，和經過多方面的介紹，我才認識了王彬；隨後藉着這種關係，又結交了何道宣，黃阿茂，和劉貴這一班人。但我所探尋的墨水筆還成了一個懸案。六年後勝利歸來，我又在這半島上小住。黃阿茂還認得我，在街上又和我相遇着了。我感受他的忠誠，請他在一間茶室喝了一頓茶。

他感受我的豪放，向我絮絮地說說了上面的故事。

如今我將這故事用拙劣的技巧寫在紙上。讀者們啲。文中許多晦澀難懂的隱語和術語，我都一一加上註譯說明；其間也許有些忽略了，我們從字義中可看得出來。同時篇內還夾雜着許多粵語，並非我有意提倡粵語創作，這不過特別強調他們的意識和身份；因為這些語言完全屬於他們這一階層的。

最後黃阿茂還衷情地向我自首：六年前我所失去的墨水筆，却是落在他的手上。

我更衷情地向他答覆：我已獲回比墨水筆超過了不知若干倍的某種人生的友誼，和因爲失掉了它，它才供給了我這些題材和故事。

如今幸而黃阿茂却沒有失蹤。我還得祝願：何道宣早日脫離，王彬快些恢復康健，劉貴也能混得下去。生活的路是多着的，希望他們找一條平坦而正當的大路去「跑」！

六月二日於台山城

盧森著短篇小說集

朝暎

再版出版了！
暫定價八、〇〇〇元

文海出版社謹啟

文壇月刊三五年度畸零集

從表面可以看到本刊戰鬥的歷程

從集中可以瞧見華南作家的成長

每冊從二五、〇〇〇元到一五、〇〇〇元

心聲的痛訴

柳 虞 慧

我像在做夢，又夢到了這個地方。

那是一個多麼幽靜的所在，零零落落散佈着幾間村屋，一條牛正靜靜地躺在白樺樹下。白樺樹，玲瓏，綠意到過，正和相思樹差不多，樹葉長長的，樹身那麼高，那麼高，把她的名字喚做「長相思」；這是誰？你明白。

我從遙遠的地方蹣跚走來，鬼知道那一家妒忌我的狗叫了起來，我不管牠，因為我的心在跳，跳得非常利害。我不明白；這樣的夜晚為什麼家主人放這隻牛在外面，四野裏除秋蟲的吟聲，人似乎早已睡靜了。

祇有這樹下，它給我幾許溫馨，祇有這牛，牠是我所熟悉——或許還是同情我的好伙伴。

靜立在樹下了，狗的吠聲漸漸的由我身邊散遠開去。我頭仰向長葉條外的天空，今夜是應該有一個很好的月兒的，不錯，此刻給一層層銀鱗似的雲兒掩沒了。我就是披了一身絨素走過那田野山嶺樹蔭的……

我的眼睛有點濕，莫不是霧露沾上了我那特別長的睫毛？牛，確是一種沉靜的動物，牠把頭埋在前腿的下面一無動靜。

牠不是一對火紅的眼睛嗎？昔日在火紅的陽光下，帶着你的歌聲穿過那條林下的黃土道時，我早已潛藏在濃密的叢草裏。那兒多風，從山底另一邊的海上飄來，把你的頭髮吹得亂飛，一頂笠帽橫擱在項頸背後，你的藍杜布衣在道山林中是多麼支離！你的脚步聲在山谷中激起空鳴，應和着樹上蟬兒長聲的嘶叫。你老是從天國裡帶來的歡笑掛在臉上，我在草叢裡已看到你那雙明澄澄亮晶晶的大眸子閃向了我：你在搜索，你在搜索你的獵物，正和我在草叢中一樣……

在火紅的陽光下，我們的眼睛碰在一起，立刻一個笑的水花盪漾在山谷和幽穆的林空……實在說，這時候的獵人確應該是我，你不是離開

牛，向樹林中跳了？不用我費多大氣力，我們繞着白樺樹兜上兩個半圈，你自動的全身投在我懷裡了。一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你晶瑩的大眼睛裏冒出珍珠顆，一直到現在，我又不得不承認我是你的獵狗，各人獵取對方的心，藏入自己的心窩深處，如果說愛情是自私，那我們就自私到如此這般的自私。

「先生——」

「嗒，你又叫我先生，先生——」

跟着通常見面後你眼睛裏飛出的笑，有幾回我們引起這些爭論。

「那麼，你叫我稱呼什麼？」

「隨你叫什麼，祇不要叫這個。」

這是我想到：「你小妹妹不是背地裏喚我「林子裏的人」，何況我又姓林！」

從此，我在你的心中口中呼做「林林」。

正像我呼你「瓊瓊」一樣是重音的名字。

我也戴過你的笠帽，執一枝青竹竿騎上這條牛，你牽着牛繩，笑我的「雄姿」，我笑得像沒有了骨頭，你也笑彎了腰肢？怪不得那回我險些兒跟牛跌入爛泥潭裏去，（這傢伙平日一無表情的，也乘我們在興頭兒上開玩笑！）要不是你離開得我還不太遠。

嘿，我在笑，我差點兒笑出聲來了。在這樣的晚上，層層的淡雲在習習的夜風中搖滾，白茫茫的壓着疏疏密密長條葉子，我為什麼還在雲天澹茫中看到你那張歡笑的臉龐，一對晶瑩盈盈的大眼睛，兩頰是淺色的紅……？我不應該祇是這麼幻想，想太好的，這是我的殘忍！我不應該殘忍到這樣。遠處的狗又在吠了，這樣的狗聲，我曉得你在往日如此之夜，獨居室中，一定猜測是那個對面山麓脚古廟的叫化子又在爬動了。但如今，那化子已不用爬了。而你的室裏沒有一點光——不，整個屋子

沒有一點兒燈光，就說整個村子吧，也死寂寂地……這裡曾經是我甜蜜的愛情之場，我怎能不說牠是夢中的世界呢？祇有野塘裡的積水，像一面夢幻的鏡子映出這荒涼的真實，泛著蒼白餘留著它未洗出的底片。無論如何，我的睫毛濕了，我也不相信牠是淚，我不肯承認我流淚。我不應該哭我也不可能哭的，但是我也不能笑的，我不能殘忍到如此？如果——當然是不可能的，——你聽到我在笑，那這聲音在你心中不好比一隻貓頭鷹在陰叫嗎？不是比世界上任何惡毒殘忍嗎？我自己也怕。

我不應該笑，但是我為什麼要想到你那副多笑的臉？不好再換一副？對的，對的，祇是那，那是多麼短暫短暫到減少我的記憶。

很多個靜夜，我從山寺下來，走到你的窗下。有時天上有很好月兒，有時却是這山地常有的大風之夜，你的窗戶開着，那支青松掛着，我搖動牠，我就聽到你低聲叫喊：「林林！」

「瓊瓊！」我也低應着。於是你就從窗口跳出來，我接着你那火熱的像一條小牛般健壯的身體，我們向山道奔去，甜蜜的爱情跟我的嚴肅的使命同時在這樣的夜裏進行。

多麼難見的是你那一晚晶瑩的淚珠呵！我把牠當作沙漠裏的珍珠。你第一次——我敢賭咒，是你一生第一次，開始從心底掀起人生的苦風襲來了。

「我為什麼這樣不幸……」聲音在夜風裏顫抖。

我幾乎懷疑你這農村的女孩也摸擬起詩人的抱鬱來了！除了一種空虛，在你未經過這山外更大的世面底重負的心裏，在你底懂得像孩子似的歡笑的歲月裏，在你高興了就帶了你的牛在山林野裏跑、採花、唱歌、釣魚……不高興時，就整天躺在床上受你家庭溫馨的撫慰的生活裏，壓根兒不能發出這樣幽怨底喟歎！我很了解女孩子有時在情人的面前撒嬌時會有很像某些詩人「抒情」的調子，沒有別的！

可是這次你竟那麼認真：

「不，我說我為什麼沒有一個好父親——」

這麼，才知道我平日的話亦在你肚裏發酵了，而我竟還不放鬆諷嘲你：

「你的父親還不好？這村子五百里內外也就找不出這麼一個大地主，有財、有勢。你要是向他賭賭嘴，準就馬上殺條大公雞給你喫！」

「嗚！誰稀奇他的雞，人家的命都不值錢哩！地主，他是別人的血債大來的主！」

「瓊」我把你的臉轉到懷裏來，我無疑地驚異你今晚激動的來源：「你今晚受了什麼刺激吧，你一定想起什麼了，什麼事值得這樣哩！」

你孩子似的張大了眼，把視線慢慢掠過我的臉轉到後面去停住了。

我們的後面是二棵樹：一枝山桂正傍着一顆高大的「長相思」，在夜風裏送來陣陣撲鼻的桂花底芬芳。一隻夜遊鳥盤旋了幾個圈子在白樺樹底長葉叢裡息了下來，好像在竊聽我們的話，又似乎在欣賞這濃郁的夜香。

你說：「其實，何止今晚哩！每次我看到你，我就想：在我短短的一生歲月，能夠好好伴我高高興興玩的，除了你就祇有——」

說到這裏，你就忽然掙開我向桂樹跑近了幾步：

「你看！那就是我們「淘種的。真快！這麼高了；孩子的時候實在有趣。我雖有時候也跟着他罵人，用石子擲，但總不會像現在，你罵過人之後，講過許多事之後，老留給我心裏許多擱不開的苦痛。我們還是高高興興的。」

我的心裡給你搞得正像那刻天上的雲那麼糊塗，我預料到將有一個故事從你的口裡聽到。趕上兩步我問：「誰？那個人是誰？孩子時候的玩兒有什麼可擱在嘴裡！」

慢慢的聽你講了，那孩子叫做阿彪，和你進了學塾之後他的全名就叫楊文彪了。是你的一個表兄弟。

「你曉得老頭子怎麼起家的？」說了一個頭，你又立刻反問我。

我當然搖搖頭說：「我曉得你父親做漢奸鄉長的時候更發達了。」

你就要逃避我講到「老頭子」這些事，好像一個種子向你擊了下來（近來你常常這樣）把頭低了下去，無可奈何的說了句「他的起家還要在前面，」就把話題集中到你的故事上去：——

阿彪的父親，你的姨父，繼續着他父親的命運像一條牛，把祖宗留下來的田產，漸漸耕得繁富壯大了。當阿彪和你在一起釣魚的時候，已經有十二條牛，一個規模不小的農場，谷倉裏整年堆着黃金色的谷

粒……

可是姨父有一個脾氣也像牛。剛剛的牛性子除了屈服土地像是自己的本份外，對於他不服的事就給她一個「牛頭攻」——像程咬金的三斧頭。常常——

「你爲什麼要搞這個！娘賣屌！」

他的拳頭重重的落在桌上，兩隻紅紅的大眼睛在燈光下冒着火，對着連襟的同字臉。

你父親，老頭子一向有點懼怕這位姻弟，心裏咒：「不識相的東西，多管閒事！」——口裏却說：

「那麼你來搞鄉長……你……看你……」

姻弟却把鄉長當做狗，重重的響了一聲：

「你放不放！我要你積點德！」

你父親不響。憤憤然的半天，才從牙齒縫裡噴出一個字，「錢？」

「錢我給他付！你放，我放！」

又一次把一個吊打的農夫，一個痛苦的權權的魂靈似的，從那間作爲牢獄和刑場的後屋放了出去。

老頭子肚裡咒着：有一天……看我……

有一次村裡發生匪劫，來了一批戴笠帽拿鋤頭的「強盜」，沒有搶什麼，搗毀了你的家，把老頭子的兩支鎗幾包烟土，帶走老頭子慌慌張張從鄉公所裏帶了一隊人趕回來，撲了個空。

「我和阿彪就躲在山脚下那個草寮裏的……也是這樣的一個晚上，

月亮沒有今天的好。」

在月光下，你的眼睛裏有水光。要不是我催你，你簡直出着神，忘記把話講下去。

父親並不因此懊傷，却打下了做一個大財主的根基。因爲不久，姨父就給「衙門」裏派人抓去鎗斃了，罪名是：——匪首。

於是你家的老頭子就以辦公的「沒收」和親戚資格的「保護」兩種形式，變管齊下，做了楊家一切產業的主人。

等到阿彪漸漸懂事的時候，抗戰發動，他的「家長」——做鄉長的姨父就把他送進壯丁隊開到遙遠的地方去了。

姨父就把他送進壯丁隊開到遙遠的地方去了。

接着鬼子兵到了這地方。在太陽旗的下面，你的親父還是鄉長。

咕——一隻夜鳥從我們的頭上飛過消逝在烟雲淡茫的夜空裡。

講得興奮過度的你，喘息着，含着……把整個身子靠住我。我們坐在樹脚下，你的兩臂緊緊的圍住我的肩膀，那種緊張的神情似乎怕有一個什麼東西要從那兒的樹影叢中出來把你抓去似的。

「長相思」在風中拂着枝葉，把影子投到山坡上，山桂的芬馨幽幽的送着。

我記起我們談過這些話：

「楊文彪，你還愛他嗎？」

你點點頭，「我忘不了我們童年的感情。」

「要是他回來了……」

「不，他不會回來。他一定早已死了……炮灰……」

「萬一——」

「萬一，他還活着，他會活得像你一樣——」

「那麼，你還嫁他？」

「不，——你，你爲什麼談這些……」

「我偏要問這些，——你嫁給他嗎？」

你蹲起來，眼睛看着我，在我臉上探索着，像在要求我饒恕你，然後，你啣起了小嘴。

「我偏不說這些！根本，他不會回來的。回來，也不是童年的阿彪了！我不認識他。」

「這是什麼意思？我曉得」因爲他要是和我一樣，他回來也是你父親的死仇！」

你急了：「不，不是。要是說如此，我會覺得他是一個男子，但是我不再嫁他——」

「爲什麼？」

「因爲……何況，他回來在我認識你以後——」你聲音放低了。像是怕我逃去似的，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另一隻手向遠方指去：

「林！你忘了把我帶到山外的世界去，——回到你來的地方，你說過？」

你的眼睛閃着另一種光。

我微微的笑了：「山外面，你曉得是怎樣一個世界？」

「不管！那兒總比這裡好，你不是說我父親的屋子裡是一個刑場，一個地獄！」

「可是如今山外面也盡是放火、流血、慘號、死亡！」

「那麼，你難道就是被這些可怕的東西逼到這裡來的？」這句話是經過你懷疑中思索出來的。

「是的，」我說：「我們一面被這些東西逼着，我們一面却要掃清它！直到這世界上沒有這些！」

「那麼，我為什麼不能像你一樣？你——」你的小嘴噘起了「你又瞧不起我！」

「好，瓊瓊，我信你！」

「那麼，你帶我到你來的地方去？」

「現在，不能夠。你知道我這裡的任務，你父親，就是這些可怕東西的製造者，我們還有很多人要到這裡來的，非到這裡的污惡肅清！」

像一股電流流過你過身的血管，你立刻緊張起來。

「林，你……永遠帶着我，我……沒有了家，……沒有了……親人，我祇有你……。」

「瓊，」我對着你閃淚的眼睛，我感到痛苦：「要是——要是死的不是你父親，而是我哩？」

你似乎不信似的看住我，淚眼裡有火。我們緊緊的抱住了。你說：

「我也死！」

呵！誰叫這單純的農村女孩陷入情性苦痛底！

「瓊，我會活着我們一定要——至少：要你那老頭子和我一同死，我的精神永遠活着的。」

「對，你活着，我也活着，我們一同到遙遠的地方去，我們——你說過的？」

我扶起你站起來，我看着你的臉：是一個女孩子的臉，大眼睛，那兒閃耀的光，永遠給人以幸福的保證。

我忽然感覺你身上缺少什麼，使我想出一個問題，我又談到阿彪來。

「要是楊文彪回來殺死老頭子？你是否也希望他成功，甚至幫助？」

「不，這和你不同，」你很容易的流露愉快，有點驕傲。

我用眼睛追問你。

「我說不出為什麼，」你思考了很久說：「老頭子沒有謀害過你，你是爲了很多很多人，爲了他……爲了我們——國家。」

「那麼，你愛我也就是爲了和我一樣。」

你完全驕傲地愉快起來，表示你已不是一條毒蟒蛇的女兒。

「是的，我們應該爲很多很多的受難者死！」

「是的，我們應該——」你應和着。

我們已經離開山桂樹遠了。

自那天我早晨看到你窗口底青松已換了一條藍布，就捺不住心跳，雖然明白自己已處於極危險的境地，可也掩飾不了我內心的喜悅與時機成熟了！時機成熟了！

是的，不到你的心已全屬我時，我不會把我的真實告訴你；不到你已成爲理智的感情，可以在鋒利的刀口試驗成熟的時候，我不會把這嚴重的使命交付你的！

當晚經過最後一次長吻後，我捧開懷中的你，跟着我遞給你一支鐵冷的手鎗在冷清的夜空裡我交付了你三句話：

——祇能成功不能失敗！

——勇敢，勇敢，第三個勇敢！

——沒有勇氣，我們再別見面！

你一直睜大了眼睛等我把三句鐵硬的話說完，靠在樹幹上把頭垂到胸前去。我不想也不忍多看你一眼，冷清的關上了寺門。等我再把寺門開了，——那時恰好天上一輪殘月從雲層中滾了出來，我看到你蓬鬆着頭髮也似的飛奔下山道去。我不忍看你這個背影，兩種愛的熱力煎熬着這樣一個農村女孩的心投奔在如是蒼茫的夜裡……。

你的影子消失在黑影憧憧的村屋了。一顆明亮的星墜入盤踞着一條蒼老蟒蛇的黑窟裡。我祇希望你能閃出強烈的光芒——你屬於我的愛，那熱力會敵得過你另一種感情——不，其實你對我的愛不僅僅是對我的

愛；而另一個「愛」你已是早不承認它的存在了的。——所以我祇要說你的理智敵不過你那一份傳統的感情？這是一個狡詐。是一個不能失敗的狡詐。我默祝着你勝利！

可是，我眼淚直撲過了五天。五天，你沒有消息：你連第一步都沒有做到。我像敲不開宿門的夜行人，儘自望着憧憬中的一星光乾急，我不能走近你家門，連走下山道進村子也那麼提心吊胆。那老賊這回回來警戒我們更嚴了。我從寺門外眺望：你家門口到整個村頭村尾滿佈有了你父親——那老毒蛇的爪牙：盒子鎗在腰間搖幌，衝着一臉橫肉，七層三角眼時不時向山上掃來。我一想到那間屋子裡藏着我的愛情也藏着我的仇恨，正盤踞着曾經殺害我們無數同志和農民的老毒蛇，牙齒就咬得格格地響！我又想到同時那黑窟裡還有一顆明珠樣的你，我幾乎要從身下撲，我的眼燒着火，嘿！你究竟？……究竟？……

如果你正在猶豫不前，我要向你耳邊大呼：勇敢！勇敢！

或許你正待動手，祇是一個小動作出了毛病，心一軟，氣一餒，失敗了，那麼……

萬一你正在溫聲柔氣的叫：爸爸……

萬一可能，你完全失去了你在我面前所表現過的靈魂的剛毅的美，而顯出幾乎女孩子所有的本質，你兩為其難痛苦到跪在床裡哭：——

要是如此，哼！我見了面先一鎗結果了你！

然而——我自己也覺得可鄙的笑了！在這樣焦急的盲目期待中，我有時還生另一種寂寞：「祇要瓊瓊來，就是空手來一趟也好。」就在晚上，我也期望在山道上發現你的影子。

村子裡，你父親鎗斃了兩個農夫。原來那老賊這次回來是為了在本鄉搜徵一批人，調到鎮上充足人數去修通B縣的公路的，因為敵人將要藉這條路展開他對整個東南的大攻勢。這兩個不幸的同胞，就是因為昨晚「逃伏」被發現，遭了這村子裡平常的死了。

下午，我感到村莊裡的情形有點不同。我回到山寺室裡，意外的事發生了：誰留下一張寫上歪歪斜斜鉛筆字的黃草紙：——

先生：你好寫意，在山頂觀火。一個女子不會讓情人活着。她就死去的！你要成功，就在晚上乘戒衛大部份撤調鎮裡去了的機會

，連她一同打死！她會出賣你的！

我聽住了，

漸漸的我移動脚步，我狐疑、焦燥、安不……

為了我們以後的幸福，老頭子死在你的手裡比死在我的手裡好：

這因為——我當然沒有告訴過你——我的長官們早已對我這麼一個文人來做這工作起了懷疑，斥我月深日久，迷戀着工作對家底仇賊的女兒，貽誤大事。這使我更潛心潛意的要用我孤單的力量來圓滿地完成我的任務，使我教育你的經過底申辯，用成果來做事實的証據。呵！瓊瓊，我多麼自信地熱望於呵，你不應該使我失望的！我記起你的話——也是我們同一的理想：——

——和勝利一同帶着你到我來的地方去！

我還在想：

——我的男女同志再不會叫你「奸賊的女兒」，他們會獻給你一束光榮的鮮花。

——我們一起工作着過幸福的日子。

所以我必須交給你一支鎗。

要是，我的熱望成爲失望，那我和你的一切完了！我這邊的一切更完了！我將在工作上蒙上永生也洗不淨的耻辱，那時候縱然我自殺又何足以彌補遺失責的缺陷哩？

想到這裡，我感到命運的重壓。我憎惡我自己的輕率。

我再讓記憶追回過去和你在一起的無數個日子，我又覺得你祇少會爲我們的幸福而勇敢！

「她會出賣了你的」——這詭秘的黃草紙上陌生的話，格外特出在我眼前響着。

豈難道這話硬是要說準了！到今天你連第一步撤去你父親的武器和戒衛的消息都沒有。

這又是誰吸？誰是我們之間的第三者呢？

「一個女子不會叫情人活着，她去就死的！」

我想着這句話，我又聽了兩圈步。

忽然這陌生的紙條使我比較得到一點鎮定，我站住了，我接受牠的

決定：今天晚上……
現在，我祇有希望在這之前你的消息到來，像我預先所想：你在窗內接應我的時候，那老賊正在打着濃重的鼾聲。

可是一直，我等不到我所期待的……
夜來了，就是那個大風之夜，山林發着慘慄的叫嘯，我在你的窗門外出現——

「瓊瓊！」我咬着牙關低聲叫！

你當然沒有睡着，而且還似乎在低聲啜泣，我聽到你起身來的聲音。突然，什麼東西擊碰了一聲！立刻有一陣急遽的騷動從屋子裏發出來……

「他來了！」你的驚慌的呼叫震破了夜的神秘。

完了，我跛脚就轉過牆後跑，揣出懷裡的鎗來，我的耳後聽到你大門嚴重地混雜着人聲衝開了。

「站住……」

「那邊……」

「砰」一聲朝天的鎗，震醒了山谷，劃破了夜空，人聲、脚步声、鳥雀的驚啼聲、狗吠聲……我沒有站住，我向着廣漠黝黑的林深處飛拔着腿竄……兩個漢子的濶脚板在我的後面緊拍着地面，近來……

「在那邊……向左……別放鬆他……開鎗！」

一個粗獷的裂碎喉管的聲音，跟着一道手電的光遙遠地撲向我身上，附近的林叢立刻一下子顯出了粗大的枝幹和濶蓋的葉蔓。我辦得出這指揮的聲音正出於老賊猙獰的血口……我恨恨地向後面瞥了一眼：兩個大漢的影子後面手電光發了出來……

漸漸地後面的脚步聲愈震愈響，就像打在我的後腦殼上，完了！完了！……正在這當兒，我前面右邊莽草叢中又出現了一條黑影，我立刻拐向左跑，一聲槍從我背後射來，我撲倒在山脚麓莽草深埋的山溝裡……

現在，一切完了！就在幾分鐘之後我將無疑地死在敵人的勝利中，我——想起我們的部隊，我的使命，我奮昂的從莽草中舉起頭來：意外地追來的脚步聲消逝了，在我極度驚疑的搜索中，我發現我背後的兩條黑

影向右方的莽草中奔去了！——追逐着前面那另一條黑影，那黑影使勁的幌動着，而且向他們開了鎗，後面之中的一個叫了一聲跌倒了……我發覺我的前面又有人追來：射着手電光的正是那老賊！我完全靜止了，屏住了呼吸。我聽到那老賊正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搜索着，野草在哆嗦，除了右向遠遠的鎗聲，後面的犬吠聲，我似乎看到在我的頭上那老賊一對冒火的眼睛……

他的鎗準就要向我的頭上射了！他媽的！

「爸爸！」

突然限着你這一聲尖利的叫，「砰！」一聲鎗聲，又一聲鎗聲，一切沉寂了……連右邊的鎗聲也靜止了。

我要掙扎起來……

從右向一個脚步聲帶着一個瘦小的影子近來……

在我前面不遠：「林……林林！」是你的聲音在顫抖……

又是一聲鎗……

「好，林林，——你……殺了我——」我聽到你含糊而慘厲的聲音。我要掙扎起來！可是我感到一陣劇痛，我的下身全是血，我暈了過去……

呵！瓊瓊！

當我醒來時，我已躺在山寺草舖裡。

屋子裡還有一個人服侍我，這人就是我們常見底那破廟裡極極的乞丐，我至今天才發現他那極極的里面有一個精神結實的身子。

從山下傳來疏疏落落機關鎗聲，和遙遠隆隆的炮聲，我像做了一個夢。我張大了眼睛掙扎起來，我驚疑我眼前的處境。意外，正是一個旭日初昇的早晨，遠遠山坡下的村屋還冒着火光。我問：——

喂，你是誰？這是怎麼一回事，告訴我？

想不到他那對小眼睛裡有那麼銳利的光，那兒充滿着堅強的喜悅。

他幾乎跳起來把一隻大手壓上我的肩膀：

「輪下去！你的血流得太多了，你還得好好的休養。你看！」

他的手指着窗外，天真得像一個孩子：「我們全勝到了！」
我有很多話要問他，可是我懶得說，我的身體有一種難言的疲困，祇用眼睛問着他。

「你不認識我嗎？是的，你不認識我，不！你祇認得我是那古廟的乞丐，這村子裡你要殺的大爺就是我的舅父，……」

「什麼？你，你就是楊文彪！瓊瓊的表兄？」

「對的。換句話說，也就是瓊瓊的未婚夫！」

「這，我可沒有聽說過，」我脫口說：「瓊瓊……」

他一面細心換着我腿部傷口的紗布，幽默的笑了起來，說：

「哦！林林，你還這麼多情。天曉得長官來派你這麼個情種担任這麼重大的使命！險些兒你的命給瓊瓊送了，我們直看不到今天的勝利。」

我真想不到：他這些藥品啦，綳布啦，又是那兒搞來的呢？哦，我簡直在鼓裡，一經他說透，我才如大夢初醒，原來我們的部隊已趕到這裡，在這村子裡已和領軍來的敵軍血戰一天一晚了，現在我們部隊的炮聲，正在向着——敵軍空虛的縣城推進！這消息使我興奮得幾乎跳起來。他，特地請求長官留下來看護我的，他像一個大哥哥似的愛護着我，這理由很簡單：——據他說第一當然因為我是他的同志，其次我還是他未婚妻的愛人。

「反過來說」，他幽默的話氣轉為嚴肅了：「第一，我餓掉了一條毒蛇，完成了我們部隊鬥爭的任務，其次我用我的親手殺死了我私人的仇人，那個沒有骨血的女子！」

「瓊瓊？」

「是的，林同志。」

「怎麼？她死了？」

「她死了，我親手殺死的，我還救了你。」

我的上半個身子倒在草舖上了。

「好林林，還這麼多情！」他悻然的說，站起來，簡直有點鄙視我了。關於他，我記起你述他的事的時候多麼痛恨你那老毒蛇的父親！怎料到他也參加了我們人民自己的抗敵戰線。

我想起這些，我不禁以憐憫的同情的崇敬的眼光撫着那個短小精壯有力的背影。

「楊同志，我錯了。她就在我受傷的那晚死的嗎？請你告訴我！」
「嘿，」他轉過身來了，用銳利的眼光逼着我：「對了，自從我被長官派到這兒來監護你，同你進行同一的使命，我雖然佩服你教育這女孩子的苦心，但我早料到這是徒然的。而且不得不擔心你被落到情網裡，失敗。那一天，我不是留一張黃草紙的字條在你門裡？因為我比你這個文人出身的同志有把握，而且我是本鄉人，一切熟練，化裝成乞丐模樣的條件也比你優越，當那老毒蛇回來了，我還能潛行到他家附近去求乞。我把那天他部下的兵丁調回鎮去的消息通知了你，同時也通知了我們的部隊，要你抓住當晚這個良好的機良。她，會出賣你的。……」
對着這位同志，我慚愧我自己。不過，我還不忘記立刻為你辯白，我說：

「瓊瓊的勇氣不夠是可恥的，但她還不至於出賣我！」

「那晚我在林子裡看到兩條大漢緊追上你了，我就向他們放槍了，把他們吸引到我這方追來，可是瓊瓊在後面大聲的指給老毒蛇：——「爸爸，那邊！」於是他們追上你來了。」

氣火火的我牙根咬得險兒冒着紫紅色，一把熱熱的抓住楊文彪的臂膊：

「後來你怎麼打死她的？我不是又吃那老毒蛇的子弹了？」

「後來，後來那兩個漢子——老賊的爪牙先後被我射倒了，我就從林子裡竄出來找你。她，瓊瓊，軟癱的身子倚在樹幹上，眼睛睜得田螺那麼大在滾眼淚；她的腳前躺着一個還會顫抖的屍體，我初還以為是你啊，原來就是那老賊！一看到瓊瓊，我的眼裡就冒了火，我早就要殺死她的，烏肯放鬆！」

瓊瓊，我想起那晚你的慘叫：「好，林林，你殺了我……」

「你代我殺得好！」我搖動楊文彪的臂膊。

「嘿，代你殺。我要是林林，鎗早就落地了——」

「閉口！」我大聲喝：「你不能侮辱我，你叫我林同志！」

楊文彪並不以我的話引起極大的注意，他繼續說他自己的：「你以

爲這樣的女孩子留着好處？一生在萬惡的家庭里祇懂得整日嬉笑過日脚，當年看我孤弱窮苦了，就不認我是她的未婚夫，她是有力量阻止他父親把我弄壯丁的，可是她沒有做。現在又要危害我們大事！迷害我們同志！」

他重重拍了一下大腿站起來，對着窗外金黃的陽光感概系之的獨自喃喃說：

「呵，童年的瓊瓊多可愛啊！我們多相親哩！」

突然他又轉過身來：「告訴你，我現在是你的隊長，要不是你最後親手打死了那老賊，我非得記你迷色誤事的大過！」

我驚訝的坐起來，出於他意外的申辯說：

「那老賊並不是我打死的——打死他的是瓊瓊！」

自己很有把握，心想：瓊瓊！我祇少把你改造了……

我把楊文彪上面對你誤會的侮罵所引起的火氣全驅退了。

瓊瓊，你對你童年相愛的楊文彪，你應該死亦無言吧！在祇知父親暴發的富威下過歡笑日子的你是應該爲他殺死的！楊文彪活得多剛強！他對你童年的一份戀情，給更廣泛的仇恨所吞蝕了。他要殺死他所憎惡的你，他更要冒萬種患難親手去殺盡所有像你父親一樣的毒蛇。他不需要你後來給他徒有的同情。而我却正希望你跨過這道被壓迫被損害者的同情，而走入被壓迫而站起來的人民自己組織的隊伍，快刀明劍的堅立在和你父親敵對的戰線前頭！但，一切都當這農村女兒方生未死之間用血結束了。

然而，瓊瓊！如今我一切明白了，你太愛我了，你愛我的生命勝過了一切，你愛你憧憬的幸福。你祇放不下讓我活着而以自己生命去換一個父親的命；而且不願讓還沒有叫全部戒衛撤銷時這消息給我，叫我去冒死的危險。呵！世界上難道有坐成共事的革命的嗎？你祇能把我交給你的鎗在枕畔用淚淚撫慰。呵！瓊瓊，如今我全明白，那老賊那晚是如

何謹慎的戒衛着我了，當他拿鎗的時候，你就爲我的生命發出聲叫：「他來了！」當他帶領着他的爪牙追向我時，你如何指着另一個方向喊：

「在那邊！」顯然，這時你的父親不會受女兒騙了，然而，正和你一樣，他沒有立刻先打死你。直到你父親快在我草叢中找到我把手鎗舉向我的刹那，不容你不立刻把我和你父親兩個生命在你心頭秤出重量。你做了你一生最後一件事，也是你第一樁事。

可是，雖說是短短的一生，你始終不能在日月悠長中把人生的重量秤出來！

想到這裡，我又完全失敗了！日深月久中和你相識相愛，除了迷戀你這大自然的藝術作品的美，我做了點什麼呢？我埋葬了一切，我還不能埋葬這一份感情？

「好！林林，你殺了我！」這聲音充滿着情的、仇的、愛的、憎的、慘的成份永遠在我的耳邊盪漾，我將一生擱拒不了牠！

瓊瓊，你在你親手叫你父親流出的活血邊，你在宿草黃土中，你的幽靈飄蕩在長空月夜，火光血影——復仇的火與血，——以及飄拂的「長相思」之前，載着你的還是愛？仇？

我不應該哭，想起楊文彪給我永遠的羞愧。然而我畢竟大聲哭了！我爲什麼還站在這茫茫如夢的夜裡？我將何歸？

文壇月刊 合訂本出版

買一本等於買四本單行本

小說、詩歌、散文、文藝理論

暫定價每冊一四、〇〇〇元

本刊六週紀念徵求「紀念定戶」。如聯合直接訂閱，平過批發價錢，截止期就到了，希望讀者們勿失良機爲幸。

文壇月刊社謹啟

雙又 燕火 笑戈 長篇連載 魯 深

第二十二章

非法出版的書刊，一而再，再而三，攻擊、詆毀、造謠、誣蔑的結果，是受政府派遣軍警依法沒收；全市黃色的報刊，誇大、煽動、敲詐、欺騙的收場，一律暫停發行。好些早經依法轉移申請登記的雜誌，在執行命令時，軍警們分批出動，有好些不甚明瞭，致領有內政部登記證的，亦誤被檢扣。文田月刊早已領證，亦誤被沒收，合法的各家刊物公推韓聰作代表，向執行當局交涉領回，重新發售。可是各家書店有如驚弓之鳥，誠惶誠恐，少不得又要向他們解釋。因此，韓聰爲了這事，日夜運心絞腦，幾乎整天都沒有回寓。他今天早上爲了此事，邀了新遷到附近居住的厲安邦到西關各書店釋疑，還順便買些水菓去找梁媚媚，作爲最後的慰問。

媚媚到了韓聰的寓所，見沒有下鎖，但門已掩回，滿以爲韓聰一定在房內，雖然寫了「最後最後的」一封書，他也覆了幾乎像決絕的信，她想：信儘可彼此不再寫，來往却還可以繼續。今天他不是來找過我嗎？不過，要打破這個不愉快的結局，似乎需要來一個玩意兒，想着，她用手輕輕地敲門，隨即繞到韓聰的房子後面，靜聽裡面的動靜；可是房子裡什麼聲音也沒有——她以爲韓聰沒有發覺，如是再前去重重地拍擊兩下，急步跑回原處，滿肚子笑意，準備他找到她時笑响出來。然而，房子裡依然一樣毫無聲息，她想韓聰不知是搬了家，還是賭氣不理睬她了？她憑着過去的相交之誼，自然不會害怕他；更兼過去的戀情可做保證，她也不因此就討厭他。

稍等了一回，她的笑意全消，正正經經地走過去推開房門，瞧見房子裡空無一人，一切的陳設依然，她料到韓聰必離去不久不遠。媚媚想跟房主人開的玩意兒，也得改變了，她坐在房門邊的椅子上，預備韓聰回來時躲在門角裡，一俟瞧清楚了，再來嚇他一跳，自然不會和前天那樣鬧出笑話了。

有人在他的房門前走來，或走出去；每次她聽見老遠有人走動時，她便躲將起來，但是，進的進，出的出了，都不來推門。有時有幾個男人，談着話走來，她聽到沒有韓聰的聲音，想到他們如果走進來是不能開玩笑的，便找了書本認真地瞧着，縱然是他的朋友來找他，也可表明她是正正經經的，她想。

但是，一切都是使媚媚枉費心神吧了。她的肚子咕咕作响，感到餓了，看看表，已是一時四十分。她想留一張字條兒在案上走開。——唔，不成的！媚媚，自己反對自己了，假如她離開這兒，有歹人進來偷竊了衣物，那怎樣好呢？韓聰回來見了案上的字，這案子不是會疑爲與我有關係嗎？說不定會查明就是我。……想來想去總覺不安。

媚媚站起來，向窗檻上眺望了一回，期望韓聰回來的心很急了，一切玩意早已無心再玩，肚子又餓得難熬，喝了幾杯開水，似乎不會那麼餓了。但不一會，四肢又感到軟疲無力，她暗地太息：——糟啦，要跟他守房子了！忽然在書案的一角瞧見了鎖和鑰匙，媚媚歡喜地笑了：——好啦，好啦！她自言自語着，隨即取了一張紙頭寫着：

韓先生，我來你不在，門未鎖，所以我闖了進去，等了許久都不見你回來，現在我到××酒家二樓午飯，鑰匙在我這裡，請即前來晤談為盼！

媚即刻

她寫完了，重看了一遍便不滿意了，因為這不是留在房子裡，而是要張貼在房門上的。她撕了，再寫一張較簡明扼要的，「請即到××酒家二樓一敘——媚」貼在門上，鎖了門，才走出去。

……××酒家二樓已全無虛枱，儘管有某一枱坐據一人的，一個女子那裡方便和男子共席呢？不得已走下樓來，而地下的多是工商界摸樣的茶客，雖然在角落裡尚有一二枱可坐，那兒太偏，無法看到來人。如果韓聰跑來找不到她，一定會以為戲弄他，她想到過去對他說了過多的謊話。為了取信於人，她不能不跑回韓聰的寓所，將門上的字條兒撕下改寫她預備要進的館子。

她在韓聰的房子裡正在執筆躊躇，不知寫那家館子好的時候，門外來客的聲音她全沒有聽見，直至門呀的一聲推開，她抬起歡愉的眼來迎接韓聰時，那知出現在她眼前的是兩位陌生的青年。

媚媚以為是韓聰的朋友。實在她和韓聰除了在愛情一個狹窄的圈子外，其他的工作、事業的天地裡的一切，她都不甚明白。她因為韓聰外出，自己已臨時做了房主人，少不得要以房主人的身份替韓聰招呼來客，請他們坐，奉茶送烟……

有一位穿法蘭絨西裝的，謙讓了一回，單刀直入的很有禮貌的問：

——你是韓太太吧！說時欠身點頭，表示畢恭畢敬。

——不、不……我也來找韓先生的！媚媚滿臉通紅，——一直紅到耳根，低垂着頭，搓弄着手提袋。

——韓先生什麼時候出去了？另一位穿人字絨大衣的一面要為朋友的唐突而掩飾，同時想從她那兒得到韓聰的行止。

——我不曉得，我來到這兒就不見他，她從提袋內取出小方巾在嘴上抹着。

——我們是特來拜訪韓先生的。我是他的讀者。幾年來我讀了他很多作品，一直沒有機會認識他……穿法蘭絨的說這些話，意思是：方才亂猜的話要她特別原諒。

才亂猜的話要她特別原諒。

——是的，我們是從韓先生編的刊物上看到地址，並且從樓下問明白以後冒昧地來請教的。——他什麼時候可回來，妳曉得嗎？

媚媚對那位穿人字絨的青年的問話：已簽了出外不曉得，回來亦不能答明白。不過，為了要表示她和韓聰關係密切，分到一點子真明其妙的榮耀，所以她答着。

媚，所以她答着。

——大概他不久就會回來的，他每天下午二時半辦公，我來時他的房門沒有下鎖，相信他在辦公之前是會回來的，隨即瞧了瞧表。現在已二時二十分了。

二十分了。

——那末，我們就在這兒再等候一會兒吧。

——是的，已然來到了，也應該多候一個時候。

他倆時不時交換兩句意見。比如瞧見壁間貼的圖書，枱上的書刊，或是床頭的書籍，筆筒裡的壞水筆……

媚媚想跟他們扯談搭訕幾句，起初還覺得有許多話可說，但想消一點，又覺得都是無關緊要的，多餘的了。他倆在房子裏走動起來，書桌上的書刊，香烟抽了一口又一口，彷彿旁若無人起來。媚媚想出聲阻止，又不知他到底跟韓聰的關係怎樣，恐怕得罪了他們，以後招他怪怨；然而，房

子是她先進來的，多少責任總是她負，又怕一會韓聰回來，瞧見了不高興。

時間已過了三時，韓聰還不見回來，媚媚的肚子可真熬不住了，只好猜測着房主人不會回來，提醒他倆先行離開，自己再留條外出，可是那兩

起來客，不特毫無意思告辭，反而覺得在這兒等待時間愈長越可表示對韓聰的恭敬。

這真叫媚媚苦悶、煩惱夠了，實在在地感到時間過一分鐘比一日還悠長，於是，她也恨起韓聰來了，恨他假如房門下了鎖，她也不會在這兒活受罪；但是，不一會，她又憐憫起韓聰來，莫不是爲了我而受了打擊，神經失常，連房門鎖下的事也忘記了……

再過了十多分鐘，媚媚再也無法忍耐了，起來向兩位來客說：
——兩位先生，我想走了，你們……她的意思叫他倆亦應走了。可是，那位穿法蘭絨西裝的搶着說下去：

——我們在這兒等候，妳有事，妳先走吧！

——是的，我是專誠來拜訪的，總之，要一見韓先生！穿人字絨大衣的也接着表示。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責任問題，我先進來我應該代他看管，如果有什麼損失我是要負責任的！

——我們是韓先生忠誠的讀者，難道我們會幹出對他不住的勾當來嗎？那位穿人字絨大衣的有點生氣的說着。

——我們來找他，他不在，我也一樣要負責任的，所以，非等到他回來不可了，那位穿法蘭絨西裝的對她也有點懷疑起來。

媚媚滿肚子火氣，臉上浮露出好不好的顏色，沒法子，搖了搖鑰匙，又坐了下來，現在，她已旋轉了椅子對着窗口，隨便取了一冊書閱覽，肚子裡的飢餓又在從中搗蛋，她簡直軟軟無力了。

過了四時，那兩位來客眼見茶几上的烟包已空，只好起身彼此交換一回意見，說是今天晚上再回來，彷彿沒有把媚媚放在眼裡，她十分痛惡他倆的無禮，內心罵着：不懂人事！他倆離開時，也不告辭一聲，逕自走出。

媚媚好幾次前來找韓聰，因事外出，輒以無鑰匙而煩悶。現在有了鑰匙所受的苦惱，較諸以前尤要難堪百倍。它怎樣處置呢？交給其他的工人，恐怕靠不住；担子還是自己担負。在沒有提出斷絕音書以前，縱有差池，韓聰還不至懷疑到她什麼，現在，連他自己設身處地，也有可疑。

她在房子裡徘徊了些時，仍不便放回原處。她料到韓聰下辦公的時間不久，決意帶匙外出，留一張字條兒在門上。

食館的進門處是媚媚最注意的地方，凡有生人甚至夥計走動她必抬頭張眼，這家小食館不甚熱鬧，她自信從開始到離開沒有放過一個顧客，連店門外的行人，她都看遍了大部分，付了賬，她趕回韓聰的高所，見門上的留條不見，她料到必然是韓聰回來了，心裡異常歡喜，她想：他現在一定到××館子裡去找我了，如果他到了那兒見不到我，一定會馬上回來的，她決心先開門等待，可是，開玩笑的意念早已全部消滅。

喜孜孜的媚媚，等了一個時候，還不見韓聰回來，眼見太陽漸漸下山，在意外一列的四層樓上，僅抹着淡淡的夕陽影子，她想到他一定是在那兒也等她了，於是便急急地鎖門下樓，又走回原來的食館裡，夥計瞧見她神色惶惶問她掉了什麼東西，她搖搖頭，向每格的食客都極留神注視，這家館子又沒有樓，隨便探望便可一覽無餘。到將離開時，她問那剛才問她的夥計，她離開以後有沒有一個三十歲年紀，中等身材，頭髮捲曲，架着光邊眼鏡的男子進來過，那夥計答，似乎來過，又說好像還有一二位同伴，說話的聲音不似廣東籍人，彷彿是江、浙一帶的人……起初還以為是韓聰，可是夥計越說越多，越不對符，一顆心也漸次低沉下來，又急急地趕回韓聰住所裡來，那二樓的人對她眼瞪緊着嘴，你一句我一句：

有的說她一天來了十多次，門檻樓梯也被她踏低了；有的說是韓聰的好朋友，風騷動人；還有更刻薄地說她好似茶樓酒館裡的女招待……媚媚在登樓時聽得很清楚，有生以來從未聽到那樣刻薄的許話，心彷彿要爆炸開來……

現在，她真想把鎖開了，連鑰匙放回原處離開。她低頭瞧見地板上有張紙頭，拾起一看，她長長地太息了一口氣，原來那字條兒就是她留的，大概沒有黏牢，風把它吹括了下來吧，她恨命地撕了，開了房門決意馬上走開，只聽二樓的笑鬧聲嘩然飛起，一陣又一陣，而且愈笑愈狂，夾雜着戲耍，還有一二個互相追逐，走下地下又走上三樓，她那裡好意思去碰他們的狂笑嬉戲呢？

……

……

……

……

……

……

……

……

……

……

……

……

……

……

……

……

……

一會兒，那狂呼叫囂的已趕上了三樓，漸漸逼近韓聰的寓所，她害怕衝開韓聰的房門，好難應付，於是快把門門上，心仍卜卜地跳個不住，她聽到那些都是低級職員和工人爭吃一點什麼食物。不一會那瓜皮菓殼當做戰爭的軍械，拋來擲去，玩得不亦樂乎，忽然一塊香蕉皮從房頂上飛過來，不偏不倚，落到韓聰的額門上，她嚇了一跳，嘴裡嘟囔着，可是，沒有辦法，又不敢出頭露面，也不敢揚聲發响，只好搜出手巾，對着鏡子拭去了污痕……

天色漸漸地黑了下來，她想：韓聰該回來了。——回來知道我在這兒等了半天，以及替他看守房門，該是如何的感激我呀！她非常困倦，橫躺在牀上，瞧着天窗外朦朧的天光，聽着門外的動靜（外面嬉鬧之聲，經已給開飯的鈴聲而壓止了。）聞着韓聰人體上留在枕褥上的味道，好聞又難聞的。她細細地想：我會有一天和他共睡在一起？——如果能夠該是多麼的幸福啊！……

……她迷迷糊糊地睡了，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忽然驚醒過來，房子的角落裡有幾隻蚊子在飛，雖然沒有開着電燈，從下面及內進房子裡照射過來的光，可以隱約看見一切的輪廓，曉得這兒不是她的家。聲亮電燈，聽見表八時三十五分，時間還早，可是韓聰為什麼不回來？

媚媚決心離開，整了整衣服，捫了捫嘴脣，擦了擦雙眼，走出了門，步到樓梯口，見一男子低着頭，頂着烏髻的頭髮，喘着氣上來，她睜着眼睛，到男子瞧了她的腳時，才抬起頭來。她認清是韓聰，本應萬分興奮的，爲了苦候了半天，又因睡後未曾十分睡醒，似乎不很理睬的神情，側着身子要下樓去似的。韓聰喝了酒，醉眼朦朧瞧清了是媚媚，因爲忙了整天，加上酒意，身心非常疲乏，而面對的人又沒精打采，雙腳本能地又踏登了兩階，幾乎是變換了彼此剛才的地位，他想了想，才柔弱地問：

——不回去坐一會嗎？顯然是十分無勁，近乎敷衍的口氣。

——時間不早了，我得回去了，說時脚兒又順勢的下了一級，韓聰也走上了一階。

——我是知道你是全無心肝，趁我不在，或者先探明不在才來應故事的。說時搖了搖頭，表示十分失望。

媚媚不發言，想到焦苦的期待，有許多事要告訴他，或向他解釋。不禁頭顱痠疼了一下，又想罵她一頓以雪憤怒，結果還是忍了下來，因爲韓聰又改口說着：妳來就表示有心，有心我就要以禮相待，已然來了，也不要珍惜幾分鐘的時間，請回去坐一會……近於懇求的口吻，她仍不發一言，剛巧下面來了一個男子，似欲登樓，她彷彿怕離了韓聰又會遭他挖苦，所以也就跟着韓聰走回房來。

韓聰酒醉心定，見房門沒有下鎖，馬上想到今天早上因急於辦理公事，竟把房門忘記下鎖，心裡很是戒心，恐怕有失，及推門見一切如舊時，馬上又憎惡起媚媚來，——憎惡她明明房門未鎖也不坐待一會，連見了面也還要三請四求。對媚媚眼也不瞟的說：

——近來很好吧，很舒服，很寫意，很稱心快意吧！

——一切都好，多謝你！感激你，多蒙你的關心，感謝你的盛意！

——那就好了，丁先生官階又高，入息又好，體貼你又週到又細心，當然是，——也必然是會向一個無權無勢的人斷絕友好的，這是我早已預料到了，也正是符合我的預賀的……

媚媚給他一提到「丁先生」，今天早上的恨事又在腦子裡映演着，她的心情萬分惡劣，本想找韓聰尋開心的，這時要是韓聰留她共住，將來同居，她也會毫不躊躇地先答應下來，然後才緩緩地設法擺脫圍困的。現在，她所期待的，希望的人兒，說的話是那麼有意思，她無論如何都忍受不下去了，她知道她不是無遮架的理由，實在再無心談起那傷心的事，來再分裂她的心。已沒有歡愉的情緒來剖白，也沒有恬適的心情來否認，苦笑而難堪地呆立了一回，結果還是沿用老法子說：

——對不住，我要走了！隨即轉身急急地要出門。

這重彈奮調子，韓聰順着酒意氣得非同小可。急忙到了門邊，把媚媚的臂膊捉住，用力提回房子中間，他却攔住門邊，背手把門嘍的一聲掩回，並且如雄獅一般怒吼：

——不許走，不准走！滿臉漲紅，氣喘、顫抖着。

媚媚瞧見他的形色毫無半點假意，心裡也怪不服氣，無論如何不能忍受下去，也生氣地詰問：

——你想怎樣？

——我想對你說個明白。

——那麼你說吧！你想說什麼不妨直直白白說來！

——唔。韓聰哼着鼻子，腦子格外昏沉，一時又感到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況且以前叫心肝，現在一翻臉全不容情，多少也非君子的風度，不過被她一詰問，也就顧不了許多了：妳當初不該跟我來往！

——妳是說我學識淺陋，或許不是出自名門？還是怪我一個婦人就不該和男人做朋友？抑是有夫之婦，就不該和社會接觸，與世人來往？媚媚也恨恨地對住韓聰執問：你說！你說吧！

——我沒有那樣封建。我是說你不該使我犯罪，心靈上鍊鎖着枷鎖。使我幾個月來忘記了人性，遠離了真理，爲了私慾、陶醉，闖入於哀悲、絕望的境地。——這是妳的過失，妳的誘惑的過失！

——這是你的事，我可不能管了這許多，媚媚退後一步不承認她有過錯的說：你們男人個個都是一樣，和女子來往總要佔爲己有，到不能獨佔，或無法獨佔的時候，就把對方目爲仇人！

——是的，想獨佔獨據就是愛的證明，不像妳對這個也愛，那個也愛，向這個獻媚一回，向那個欺瞞一遭，現在我給妳戲弄夠了，便如敝屣一樣拋棄、決絕了，——叫死，是妳的解脫，註病，是妳的蛻變，幸得我有準備，不然在妳的手下又殺了一個男子！韓聰愈說愈憤慨，激昂：妳這無耻的，媚妓不如的女人！

——讓我去！我是媚妓，我是婊子！我汚辱了你，我是惡魔、女妖，你讓我去！她要奪門出去了：你讓我去！

——不，韓聰攔住了她，我還有許多話沒有說！

——我不聽，現在是男子們的世界，什麼都是男子們的道理；女人一生一世，處處也受委屈；縱懺悔的心大過千萬倍錯過，仍然是得不到人的原諒！我看見過，許許多多的女人做了犧牲品，到了陰間還要給閻王懲處極刑。——閻王都是你們男人做的呀！說着眼淚已簌簌地流下。

韓聰的心本來已軟了下來。不過，他已下了決心，要離開愛情的天地，做一番有意義的事業。他今天不特向各書店解釋清楚，而且還得到朋友的贊助，爲他的雜誌負責介紹推銷，並且多購紙張油墨，他深深地體會到：捨不得情人，做不出好事，加上酒意，所以，特別的殘忍起來。

——妳如果以友道待人，就不該戲弄我，我今天到了妳那兒才曉得妳不是姓梁，更不是名媚媚，弄到我和厲安邦先生都莫明其妙，妳這溫文其貌，狗彘其行的匪徒！

媚媚也想把今天期待了半天的情形約畧露出一點，聽了他的斥罵，誠恐他真的把他當盜賊論罪。因爲許多人當生氣的時候，是很少念及前情的。只是走到他的身後打算走開，可是韓聰倚住了門板。

——怎樣？你想怎樣？瞪着眼睛十分刁蠻地問，同時用力拉了一把韓聰，手滑開了，他倚着門板仍動也不動。怎樣，你想強姦我嗎？

——嚇，這是什麼話？妳怕我會強姦妳嗎？嚇嚇！嚇妳想得到，更虧妳說得出！你又要到另一個地方去欺弄第二個男子了？

「不干你事，你休管！我是夜叉，你有本領殺了我吧！」

「我沒有那麼便宜的刀！將來你自己會拿着刀子殺死你自己！這是你的下場，也是妳人生的總結。我忠告妳——」

「我不用你再說，請你閉住你的尊口，我沒有願望，也沒有憂愁、顧慮的時候，自有極樂的天國的門為我而開！」

「好的，現在讓妳去吧！隨即把房門打得洞開，同時伸出了右手引導着妳走。」

媚媚毫不留戀地走出了房門，電燈就熄滅了。

驕驕的心裡還很痛快，好像打了一回勝仗回來，他躺在床上，閉着眼睛，不知多少時候，忽然幻見有一道流光閃現在眼前，他起初有點張不開眼，及後在那白光下燃燒着一座宮殿，許多宮娥，狂呼吶喊着救命，他現在再也無心理睬了。忽然，在辭姬之中，他瞧見有一個是媚媚，他想，爲什麼剛才還瞧見的，就到了那兒呀！他用力睜開眼皮，電燈很亮，酒意好似消滅了許多，又覺得剛才對媚媚有點過火，女子畢竟是女子，脆弱的呀！

「算了吧，算了吧！他想到最後一封信和與厲安邦的對話時，內心又漸漸平寧下來。」

第二十三章

一任丁錦昌焦灼地期待，壓壓總不見回來。他身心像火山洞口才跳出來一樣，灼熱難熬，坐不安，立不是，又因房子狹窄，不能踱步。好一會，聽見門上撲簌地響了，他急急地走過去，以爲一定是麗麗回來了，不分皂白先罵她幾句才說道理，那知開了門，出現在眼前的是屋主徐德全。

「你，對不起，你什麼時候回來了？丁營副，你走了以後差點兒鬧出人命案來！」

「什麼？丁錦昌愕然地，把剛才的忿火，淋冷了一半。」

「你還不知道？你的太太沒有告訴你嗎？徐德全掩好了門說。」

「回來還沒有見到她，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她們也沒有告訴你嗎？徐德全以爲丁營副會感激他一番的，不料全不知情，有好幾分失望的神氣。」

大家步到內廳子裏，徐德全止步了，開始敘述那天晚上救急的經過，眉飛色舞。徐師奶在房子裏，表明沒有說過是怕他聽了不好過；周師奶也說，提起不動聽的事，多少會使聽者心情惡劣，所以嘴脣皮不住地動過，也沒有說及。

丁錦昌鬱怒未平，對陳麗麗的暈倒，不甚在意，聽到會來過一個軍官模樣的男子，一同晚飯，如是剛才搜尋到的匿名信便在腦子裡重現了，他問那位男子的人形，相貌。周蓮英觀察得最清楚，把那天的印象毫不含糊地和盤托出，丁錦昌忽然悵命地拍了一下大腿悟到了，知道一定是那位黃連長——黃全福了。他愈想愈多：我不是約他到我家吃晚飯嗎？那天晚上我等了幾個鐘頭，都不見他的影子，呵，原來是走到這兒來了，以前我和陳麗麗談愛的時候，他曾好幾次向我說，稱贊她怎樣美好、靜淑，那知他瞎子吃雲吞——心裡有事，到這兒來跟她幽會，這是不仁不義，禽獸不如的傢伙，他媽的，下次見了他非跟他算賬不可！」

「那位軍官，還交給她許多鈔票呢？周蓮英挑撥地喊着說。」

「你不要亂說，你瞧見了？周師奶不同意女兒多嘴阻止着她說下去。」

「呵，呵！丁錦昌的注意力忽然從這憶裡抽調回來，朝着她房間問周蓮英：你瞧見了嗎？呵，呵！怪不得，怪不得！」

「大概是給她加菜的，恐怕沒有什麼其他的什麼吧，我還聽了太推辭了幾回。徐師奶公道地參加了這些意見。」

「我却不知道這些事，我只知道那天晚上她長吁短嘆，隨時起床，徐德全爲了要拉回報告那天晚上的經過，可是丁錦昌已無心再聽，徐德全

只好先回房去。

——除了這個傢伙以外，還有生疏的男人找過她嗎？丁錦昌想明白近來陳麗雲的交遊問道。

——那是很少了，周師奶答，不過她却有時外出，有幾次託我買信箋，總之丁太的人是很純謹的。

——今天有兩位男人來找這兒姓梁的，媽媽在樓上答沒有這人，他們硬說有，以後有一位說出那名字叫做什麼媚媚的，我聽了這麼奇怪的，肯定地說絕對沒有，絕對沒有。

——呵！丁錦昌對這名字的探悉，十分滿意，又十二分忿怒，是兩位男人，來找梁媚媚嗎？好似沒有聽清再詢問着。

——是的，樓下的黃師奶和她的小女，跟他們密談了一回，大概是在地下住的吧，以後他們還笑着走開了。

——他媽的，真是不像話，周蓮英聽了營訓這樣一說，倒嚇了一跳，以為是斥責她，可是懷疑尚未成立，丁錦昌又說下去：我離家不到半月，居然送我青、紅、黑、綠的許多帽子！

丁錦昌跟同住的女人，隔着板交談關於太太的近况，徐師奶聽見了營副心頭火起，以息事寧人的心腸說丁太為人和順，處世有方。這些話在他聽來如火上添油，不信任的說她替她掩飾；周師奶却以夫妻百年偕老，不該多所疑慮，才能得到幸福的道理大聲大氣的說了一大篇，因為丁錦昌心裡已有證據，同時又不便說出，所以怒火暗藏，急得過身發熱。周蓮英時時跟媽媽低談淺笑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朵裡，使他更認為神秘可疑。

九時了，陳麗雲還沒有回來。

他回到房裡，再將那封信探討考究，這無疑她又到那兒去了，以後他再研究那信上的夢，莫不是另外還有一個穿唐衣的男子嗎？這顯然是有爭風吃醋的嫌疑啦！他懷疑她的名字……，今天的兩位男人還是問起這名字，足見她是賣弄玄虛，希望也戲弄我，以為都在閻胡廬裡！

丁錦昌正把那信攆好，聽見門外有叫周師奶的聲音，他一聽便知道是他的太太，馬上走過去，手電也不備用。陳麗雲以為是周師奶，聽到開門聲時，千唔該萬唔該的致着歉意，她在黑暗裡回來，隱約可聽見男人的影子，才把門掩上，胳膊上忽給有力的手抓住，她疑為是徐德全，正欲呼喊，而更粗大的聲音，像雄獅般怒吼起來：

——操你媽的，隨即向麗雲的肩胛上飛下一拳！

——哎喲！打人啦！話還未完，胸前又遭更重地搥了一下，哎喲！哎喲！你這死鬼，你這死鬼！

——死鬼，死鬼，丁錦昌怒不可遏，頭巴掌向麗雲手頭部像冰雹似的亂下，一壁拖着她回到房裡。我殺你，殺你！

徐德全聽了打架嘶扭的聲音，從房子裡走出來，迎面相逢，正欲救交。

——不干你事，不許管！丁錦昌怒吼地喝着，他遂木立在旁，只得好好地勸解：

——有事慢慢說，夫妻間何必動輒動手動腳！

陳麗雲身受毆打，亦如受傷的野獸激起憤怒不再怕強敵了，更瞧見同居的徐德全起身，雖然明知她和丁錦昌對敵有如以卵撞石，但是，到了這時也顧不了這許多，伸手指甲向抓她的手恨命地抓了幾下。

——你這殺頭鬼，槍斃鬼，打！放！放！放手！號叫着喊叫。

——操你媽的！你抓我！一連打了幾個耳光，同時死勁地向她一提，拖進了房，把門猛力一帶，嘭的又撞開了半邊。

——哎喲喲……麗雲尖着嗓子哀叫。

——徐先生你去救開啦，周師奶倉忙起床來對徐德全說。

——爲什麼頭顱要生在一塊的夫妻都打架啦！周蓮英有幾分幸災樂禍地說道，可是心裡驚慌，不住地顫抖着。

——嚇死我啦，徐德全的女人從房子裡出來，瞧見丈夫不住地搖頭催促着說：你去救開吧！——救人一命，值千金呢！

同樓的先後後繼擁到了錦昌的房內，七嘴八舌的說着話，周師奶放輕了語聲，勸解丁營副不念今日要念已往；徐師奶備述了太的好處；周蓮英說縱有什麼事也要商量，……徐德全却過去抓住了錦昌又要飛落他的太太右臂上的拳頭。

陳麗麗披頭散髮，滿臉糊滿了淚痕，清鼻涕流出很長，哭叫着，——你殺了我吧！我有什麼事對不起你！丁錦昌更加火起指着椅上的信呵斥着，問她這是誰的信？聲言他到香港都是爲了她。她聽了心底下的鬱火也爆發出來，聲辯是朋友的信，同時一口咬定和妖精秘密同居的「香巢」——溫柔鄉——叫「香港」，還動手無理打人，這樣一說，丁錦昌嚇了一跳，不知怎的洩露了秘密，雖然極口抗辯說胡說八道，可是雙手漸漸軟癱了下來，所以，當徐德全來勸交時，他仍裝模作樣的要毆打之勢，但給徐德全一拉，便放下了。

——我回來一天，不見你的踪影，現在還三更半夜回來，這樣非打不可！他媽的！

——丁太有事外出，這也是很平常的！周師奶望着汗出氣喘，唾沫花亂濺的丁營副說。

——你，你……走了半個月，騙我到香港，實在不知和那個娼妓釣搭，給她迷住了，還想來瞞我！陳麗麗用千斤氣力，像要窒息時嘶叫出來！

——誰說的，誰見過？丁營副用夏雷似的吼聲，希望能夠鎮壓住她。

——我說的，我見過！我還沒有死！像撕心扯肺時那痛楚地叫。

丁錦昌要維持丈夫的尊嚴與權威，企圖用拳頭打出一條道理來，又要撲到陳麗麗跟前，她也覺得非跟他拚個命只有永遠委屈、不平、痛苦，抓了一個茶杯就向丁錦昌擲過去。——茶杯在胸前撞回落地碎了。

——我和你拚！麗麗又抓到茶盤舉起手來，周師奶早走過去捉住了她的手。

丁營副像要吞嚥陳麗麗似的，眼睛睜得滾圓，不顧徐德全的阻攔直衝過去，向她當頭劈了一拳，可是不巧得很，落在周師奶的手臂上。

——啊！連我也打啦！心裡萬分生氣，默默地退到房門口，對着周蓮英表白：見人吵架莫贈言，見人打架莫向前！唾了口涎在擦傷處。

徐德全推着丁錦昌出外，他的女人見周師奶退出，才走過去。

——丁太，你別打到了我！你別打到了我！說時擺着蜘蛛那樣的大腹，隨即把她手中的茶盤奪下。

丁錦昌到了廳子裏，粗聲忿怒地指謫他的女人不守閨律，黃夜往來，必無好事；陳麗麗在房子裏亦阻咒反駁，騙神騙鬼，並悔恨自己眼睛瞎，人沒有嫁，倒嫁給了鬼！……一再執問那個娼婦同居，今天早上爲什麼明明在部裏辦公，却推說不在是何理由？……

——你見人還是見了鬼！丁錦昌圖謀掩飾大聲答斥！

——人也見到，鬼也見過！陳麗麗抽噎着說：老實告訴你，我被你出賣、踐踏！我的媽媽沒有那麼便宜的女兒。

徐德全也有點生氣起來，要他們各少說幾句，說夫妻間爭吵鬧罵總要一方退讓，不然三天三夜都鬧不清；十場八場也打不了，說時一派正經，一聽到房內的罵聲，就更氣惱地懇求着說：

——丁營副不說了，你也不要罵了，——不打不罵不會疼得深！

麗麗想到母親，已十分哀痛，伏在案頭哭得不能成聲。周蓮英也好似站在女子的一邊，說男人動不動就出手打女人，這是十分不應該。引用俗語說，好人不用多言章，靈神不用多焚香。又警惕地告訴丁營副：對妻子千萬打不得，石壁上打木樁，——愈打愈散！

——老婆還怕沒有？丁錦昌滿不在乎的：我要十個就十個，百個就百個；只要有鈔票，有黃金：

說着瞞手錶，不知什麼時候已打碎了玻璃，分針也掉去了。

——這次才從香港買的新表，六十元港幣，還沒有用就壞了。

他這樣放言後，便起身進房，他們都以爲又要再打惡毒地咒罵他的太太，徐德全跟過去，聽見他是取下壁間掛着的皮包再走出來，一直走到門邊才說。

——這個家庭，我有什麼法子住下去！……

……吵鬧聲已岑寂了。啜泣聲依然不斷地傳播出來，她們談論了一回，周師奶捲起衣袖，請徐德全給她一點藥酒，因此，她們聯想到下太剛才的被毆，又到她的房子裏來，徐德全要她內服半杯，恐怕亂手有傷。

她愈想愈傷心，只自嚶嚶地哭泣，兩眼哭得紅腫起來，小小的方巾早給涕淚潤濕，坐在桌前，伏在案上，一切的新愁舊恨都湧上心頭，對同居的人的關懷也不覺得可感激，只感到多餘和無謂。所以，有時強不過時，只是搖搖頭，甚至反而像誰從中挑撥離間，現在給她發覺了似的，喝着她們：——你們別理我！

周師奶她們討得了一場沒趣，徐德全也感到貓捕老鼠——有勞無功，逐漸的冷淡退場，徐師奶最後離開，臨去時還對她說：

——這杯是藥酒，等會兒自己擦擦，——用力一點，不要怕痛。俯視她臉上的紅痕，憐憫地說：男人都是把心兒生偏了的，當他愛你的時候，就心肝肉兒，什麼話說不出？到偏到另一面去時，就打呀罵呀！甚至打到半死半活也不顧了！

——這杯是藥酒，等會兒自己擦擦，——用力一點，不要怕痛。俯視她臉上的紅痕，憐憫地說：男人都是把心兒生偏了的，當他愛你的時候，就心肝肉兒，什麼話說不出？到偏到另一面去時，就打呀罵呀！甚至打到半死半活也不顧了！

這些事很有經驗，曉得旁人越勸事頭越多，對他的女人叫了一聲，徐師奶還明知無效的安慰一番才回房去。

哭泣，拉鼻涕，抽噎，清鼻涕，吸鼻翼……繼續了一陣多鐘，因爲病後受刺激傷心，麗麗覺得精神不可支持，頭腦暈眩，胸部、肩背、手臂像給敲碎了骨似的沉重地疼痛，臉頰上辣辣地似麻痺無窮的刺痛，——丈夫戀新歡；好友的割席，骨肉的離散，親友的疏遠……；在人海茫茫中沒有一隻善意的笑臉，親切的招呼。悲痛的感覺，全籠了她，彷彿置身於荒山野地，又值日暮蒼茫，來路已遠，去路尚除，從孩提到就學，以至廣州淪陷失守，初戀，失身，……的慘痛，許配，姊妹的和好，再到抗戰勝利，冤家碰頭的和丁錦昌相遇，鑄下了婚姻的大錯，命運的無援，住境的孤獨，都是自作的孽。及後與韓聰來往，做着甜美而又煩惱的夢，爲了內疚與抱憾的缺陷已成了事實，不得已三套用了無恥的欺騙，結果虛偽的幔子揭開，得到了不痛快的下場……

她知道丁錦昌走了，今晚無論如何都不會回來，孤零零地拾起頭來，對着鏡子，見鏡中人兩眼紅腫，眼珠給滿紅絲，淚痕滿臉，有幾處泛著紅紋，且微浮腫，再看臂膀，雖無傷痕，而骨子裡却麻麻地抽痛，她有氣無力的不想上床，可是精神却萬分厭倦，她伸手向地下拾起韓聰給她的信，她不想再看，恨命的撕了，同時，她在箱子底下將全部信件都檢出來，重新略爲閱覽，曉得了裏面的大概時，又放下了，她一封一封的檢理，想着今天期待韓聰的焦苦，到後來是那樣有意思的決絕，她嚶地嘆息，欺騙的結果是忿怒的絕交，這不能怪人，只是怨自己命薄，唉！以前期望燕子雙宿雙飛，現在，各自東西。憶起雪雪的提示，造成今天的災禍，這不能不歸咎於命運的作弄，女人是弱者的代名詞！受人欺侮，壓迫，是註定了的命數，什麼愛情，恩愛，還不是騙人的鬼話？……

像千百年沉澱的悲哀都湧起在心頭，她對眼前一切都毫無希望，感到陰森、恐怖，謎一樣的難解，她爲了要排除它們，把韓聰的來信，一一撕碎焚燬了。——火光熊熊，時長時短的扯跳，影子也在壁間亂爬，她把信燒完時，對影子說：

——您先去吧，我不久就會來了！

告訴她。一任她詢問，後來被辭不知情聽了信，告訴了她，這樣，病又復發加劇，便……雪雪說到這兒嘴唇又扁了幾扁。

——啊，我……我是有脚無路走了，四面都是陷阱；我給惡劣的命運剪去了翹毛的燕子，只有給蛇蝎做食糧了……我是摘去了脚的蒼蠅

——你有了替副，還有——低聲地說：韓先生！

——有有有，什麼都有，慶慶非常難過了一陣，臉上溼漉漉着，像有一股悲憤的大軍要從胸中突圍而出一樣。——有你想不到的絕望。有你有沒有

——看見的侮辱和死亡……

——雪雪沒有說什麼，慶慶發着嗚嗚的聲音像公鴨般的說：

——雪雪，我今日想起來，是我沒有智慧的眼睛，不聽信經驗盲動蠢動的結果。我是相信命運的，因為我是女人和弱者，你是看得到我悲慘的下場的，我忘恩負義，跟男子私逃，欺騙雙親，而今媽媽為我而病故，我和韓總絕交，遭了錦昌的欺騙和昨晚的毒毆，……當即出手指點傷痕，同時指着胸前，嗚嗚了一陣，眼淚滾滾地流瀉下來說道：我恐怕難活下去了……

——什麼時候打了你啦！我今天一來，心裏就疑心，一直不敢說，以為你爲了母病而哭壞了的！

——慶慶悲慟地、詳細而斷斷續續的告訴了雪雪，雪雪十分生氣抱不平地說：

——跟他算賬——要他賠償人命，名譽，湯藥……

——唉！女人，連我女人也瞧不起的女人，不是肯吃虧，就是敢拚命！——拚命才是對對方最高的要求賠償！

一個初夏的早晨，有一位單身旅客，坐人力車直赴廣九車站，趕××次特別快車。他得到友人××報社社長電促，急欲到港轉任總編輯。他爲了減除車上的寂寞，買了一份當天的報紙。起初要照願行李，沒有工夫，一直到火車向南開行，而且經過了幾站，他才安定下來翻閱，好久，在社會新聞欄發現有這樣一則新聞、標題是：郎心似鐵妾命如花——陳麗霞被棄瘋癲

(本報訊)西關華貴路××大街××號之二二樓，住有少校軍官丁錦昌者，湖北岳陽人。抗戰復員之初，曾寓居維新北路某號。該房東有女名陳麗霞者，年華雙十，綽約多姿，孤客獨眠，每懷踰牆之念，該女子經由父母之命，許與益隆米店東之子，惟女慕虛榮，向浮華，暗恨婚譜錯點，早有紅杏出牆之心。於是，孤男怨女，眉來眼去，密約往還，兩情纏綿，於去年十一月，女攜家人赴港，偕男私奔，租住上列地址，女之父母弗知也。詎料好事多磨，該軍官髮妻劉鳳雲，於本年二月間由原籍(湖南)萬里尋夫來穗，另租德宜東路××里七號二樓，對夫行動監視甚嚴，惟事機不密，爲陳發覺，於丁返陳寓時，大興問罪之師，致招毒打，不顧而去，陳麗霞以所托非人，怕聽子規啼喚，心情悒鬱，連夜失眠，復悉其母念女致病身故，多方刺激，神經失常，於昨日下午三時，披頭散髮，直搗正宮，時丁之妻在家，兩頭難虎，始而互相辱罵，繼則扭打成團，一時鄰里圍觀如堵，陳衣衫撕破，袒胸露體，劉亦嘴鼻受創，血流如注，事爲段警聆悉，同解赴德宜分局聽候訊辦。

這則新聞並不高明，那旅客却再四閱讀，像與他有什么關係。好久，放下報紙向着車窗吐了一口長氣，搖了搖頭，優笑着。那時火車向前疾馳，平原綠野，舒展一幕幕新鮮而美麗的春景，在明藍天幕下，飛掠着無數的燕子，他忽然自言自語說：燕子啊，你不要再在窗間呢喃，該向大海高空搏擊，長征……

(全篇續完)

沒有月亮的晚上

楊青

前奏

酒與女人

我剛從教室裏走出來，便發覺一羣人圍着校長，在談些什麼。校長像很認真的樣子和學生談一個嚴重的問題。但當我插足進去的時候，我發覺他們是在圍着地下的那只很大的頭骨。他們還出些什麼呢？這頭骨的發現已不是新鮮的事情了。

校長作了一個演說的手勢說：「……這是我們底民衆怎樣被盜劫和劫奪中去奮鬥得來的成果，這是我們柳溝村民衆底勝利品。這是一篇雄偉的民族英雄的史詩……」接着，大家沉默了半响，幾隻眼睛向着地下的頭骨出神。這是很大的頭骨，是中華民族中很少能夠見到的啊！校長先生又很感動的吟出了一句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里人——」他一面把手里的手杖向上一揮，打個圈兒，詩意很濃的樣子。一個官僚氣派很重要的校長先生，能夠很感動的吟出這詩句，在我的第一次看見。而且，用教訓的口吻說：「可見，戰爭是多麼罪惡呵！」

不錯，由這頭骨使我起了一大串的聯想，那正在遙念着的異邦的深閨的人們，她們許是在做着丈夫凱旋歸來的夢。

由這頭骨，使我憶起了一則故事，一則出奇的故事呵！

……如今，阿電已和高柳、木村變成很要好的朋友了。我們應該佩服他，他竟能很自由的出入他們（高柳、木村）的無線電話室了。

阿電原是一個很活潑很頑皮的樣子。家在縣城邊的柳溝村里。他受過幾年小學教育，但在戰時的物質條件缺乏的情形下，就失學了。但他仍不失爲一個有機智的孩子。有時在街上做做茶販，有時做做「游擊」生意，或者找一點別的活兒幹。賺一些錢過日子。這次日本軍來到這里，駐紮在這間縣立中學的高中教室。這高中教室是新的白鴿籠式的建築，一聯三間人字式的教室。旁兩間都住着許多軍隊，中間是安置一具無線電機和住着兩個看守兵，這就是高柳和木村。本來，要進這間安置無線電機的地方，原是要經過外面一個哨崗的檢查，不消說，這是很困難的問題。有一次，高柳因爲要拿從鄉下搶來的一件羊毛背心到街上去拍賣。這樣一來，阿電就願意代他去担任這件工作。而從中得到一些漁利。這種工作經過九次之後，他和高柳、木村變成很熟的朋友了。他不但可以自由進出，就是在夜里守兵也不加檢查和干涉。

半個月後，他還帶着摩天和鐵火進去。時常帶酒和花生米進去，他們便很狂放的大唱一

頌。作爲一個遠征的軍人，每當戰爭的前途並不能夠樂觀的時候，就很容易的害上懷鄉病。於是，便利用酒來麻醉多愁工感的神經。軍人的生活，就是頂喜歡酒和女人的。在這種習慣的生活里，每日他們至少要醉到一次以上。每次都「牛飲」般飲飯得一個酩酊大醉。

有一次，是在夜里，他們飲得大醉之後，木村老在稻草床上打鼾，高柳却叫着要「找姑娘」。阿電就決定帶他到寡婦田大嫂那里去。因爲：第一、田大嫂的名聲不好，她簡直可以公開地掛牌。第二、那盜貨不論一個「十全」的男人，只要有錢，要她怎樣，用要怎樣的方式去發洩他的淫慾都可以的。這次可給她一個教訓。第三、田大嫂只是個寡婦，且沒有旁的人，屋子是村南獨立的一座孤屋，工作的進行就會容易。第四、高柳這頭「牛」給他一個花柳的「希望」。

他們三人帶着高柳蹣跚地走進村子，到了一座小茅屋門前，阿電做了個鬼臉，三人就跑出村旁，露在田塍上等高柳出來。

他們聽得一陣用大石塊敲門的響聲，接着是一聲門扇撕裂的聲音，和女人吃驚的呼喚，一會兒，呼聲似乎變爲低微而變成無力的呻吟。

阿電笑着說：「大約現在是在『親善』了。」

「這次，可叫田大嫂心滿意足。」

「但是，」鐵火很正經的說：「本來，咱們不應該幫他幹這勾當的，雖然田大嫂根本就是個要不得的女人。」

「不是麼？這對於一個『門戶開放』慣了的用大嫂是沒有問題的，咱們並不是沒良心。」

壇 文

這事情多少對於咱們是有益處的，你可以想想看。」

不久，高柳出來了，他是那般得意忘形的笑着，雖然是在夜里，還可以看出他潤大的嘴巴露出兩排牙齒，眼睛合得一條縫。這是怎樣的一種笑容呢？不是歡笑，不是瘋笑，不是癡笑，更不是淺笑和傻笑，就算淫笑吧。他還拉着褲子，一面走，一面結褲帶子。

今天早上，他們三個人又到高柳那里喝了一陣酒，在回家的路上，他們用一種快樂的跳躍着的心情，去迎接將到臨的勝利，而這種一定勝利的堅強的自信！更使他們純潔熱情的心向往將要到臨的戰鬥。

「今晚，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嗎？」慶天問。
「好了，崙古他們都準備好了，你自己呢？你們得把菜刀藏在腰里，要小心點，不要給人發見。……」阿電用教訓的口吻說。「我自己也得準備一下，酒和花生米……」

「今晚，他們的電影不知幾時收場？」
「我看，至小也要到十一二點鐘。」
「他們今晚都要去看嗎？剩下高柳和木村？」

「還有一個哨兵。」
「那麼，危險哪！」
「不，我們工作一定能安靜地去進行，哨兵和我們隔得遠，他要拐一個彎才能看見我們。」

「好機會。」
「但是，不要胆怯……」
沒有月亮的晚上
晚上，沒有月亮。

烏雲散佈着夜空，偶爾可以在一角天幕上發覺一兩顆星星，像在那里張開嘴巴，召喚着一些什麼。老榕樹像一個年已六七十歲的老處女，蒙下憂鬱的臉。竹林像一群年青的兵士，在那里集合，夜神像在告訴人們：「這是一個戰鬥的夜。」

三個黑影在柳溝村子口出現，向高中教室走近，走進無綫電話所。

阿電拿着一大玻璃瓶酒，很擁腫的盛滿了兩衣袋子花生米，一闖進來，就：「喂，酒！」

高柳和木村都從稻草床上爬起來。
今晚，他們可以很自由的狂歡，因為長官和其他的兵士們都在民衆禮堂看電影，左右兩個房間無一人，他們像不羈的野馬，可以大談大笑，可以高聲唱歌。

阿電篩了幾碗酒，端兩碗到高柳和木村的面前。把兩袋子花生米掏出來。於是，高柳和木村「牛飲」般狂飲，一連喝了兩碗，都開始感到幾分醉意。

「你們也得多喝一點。」木村對他們三人發出命令。

他們已很知道木村的癖性，他如果命令你喝你不聽從，他就會給你一個耳光的。沒有辦法，他們也只得再呷多兩口，但他們的理智總在命令自己：「喝得多，要誤事呀！」

他們一方面仍繼續唱着，一面剝花生米喫，木村一高興起來，就高聲的唱起日本小調來了。狂唱得幾乎把嗓子叫破。一會兒，不知因為什麼却哭起來了，他是哭得那麼慘，似乎從來沒有這樣哭過。

高柳命令阿電唱歌：「你也得唱支歌兒給我們聽聽哇！」

「但是，我沒有學過什麼歌。就只學得一條『長城歌』可是我又忘記了許多了。」

「那麼，唱吧，忘記的跳開不唱好了。」

「也好，」他開始唱起來：
「正月裡來人看燈——
人呀——人看燈呀——
哎，哎哟——
我今天看燈和燈講——
要求燈你勿罵當——讀——經——
我，我的燈呵——當——讀——經——

「二月裡來人上山——
人呀——人上山呀——
哎，哎哟——
我今檢起草索扁担共燈講——
要求燈你勿罵當——唱——歌——
我，我的燈呵——當——唱——歌——

「三月田水白茫茫——
白呀——白茫茫呀——
哎，哎哟——
檢起龍香「噴噴」成香——
高田媽祖來保庇——
保庇俺夫婦結——成——雙——
我，我的燈呵——結——成——雙——

這首歌兒他一直唱到十二月，博得大家的歡笑和鼓掌，摩天笑得抱緊着肚子，鐵火笑得雙膝背背，兩排牙齒裂開來，口水向下滴。高柳和

木村未必全懂歌詞的全部意思，不過他很喜歡「哎，哎，」和阿電這小鬼的滑稽表情罷了。

「女人與酒是軍人生活里不可缺少的東西。」鐵火有意無意地說，又轉到另一個問題上去。

「喂，找姑娘去。」高柳被提醒，於是這樣喚起來。

「現在就去嗎？」

「是的。」

於是，鐵火一個人伴高柳走出去，雖然柳喝得多了，走起路很蹣跚的，但他的酒量好，畢竟還走得路。留下阿電和摩天還在那兒伴木村談話兒。但木村已醉得像一頭豬倒下稻草床去了。他像在夢里却又像很清醒地對阿電等下命令：「滾開去，滾開去。」似乎這時，他不願受人打擾，而還覺得他自己負有軍機重寶的大任。

阿電向摩天使了個眼色，自己跳出口去看「水」⑤

摩天大跨兩步，走近稻草床。陡的，拔出菜刀。恨命的向木村的頸子一砍。「劈」的一聲，呵，我的上帝，他並沒有砍中頸子却砍中了眼睛，一粒眼珠跳了出來。木村像牛般的大叫一聲。摩天很着急的醫畢生的氣力再望着頸子切下去。這次可切中了，像切葡萄一樣。頸子已斷，血噴射迸湧出來，摩天乘勢用脚一踢，一只頭顱跳了起來。菜刀也丟在一旁，揹着無錢電機跑出來。

他和阿電在黑夜的草場上跑到數百步光景，聽得很雅而沉重的皮鞋聲很遠的傳來，大約是他們的軍隊回來了，他們立即拐個灣，穿過

竹林，一溜烟跑了。

差不多是兩個時候，一幕劇烈的戰鬥，在柳溝村近旁開始了。

原來，柳溝村里的民衆受到敵人劫掠和摧殘女性，已不是一朝一夕的痛苦了。他們很想進行復仇的機會。於是他們叫小閻王阿電從設法去接近敵人，和敵人攪熟了，可以自由的進入無錢電話室。昨天，他們已探悉日軍今晚在民衆禮堂公演電影，全部兵士都去光只剩下高柳兩人的事情，就準備了幾個打手。崙古、劍舍到村旁執棍埋伏。一方面阿電等三個人把酒和高柳、木村喝。然後，騙高柳或木村出來找女人，結果他的狗命，又可以割得無錢電話機，不消說，電話機是軍隊的耳朵，電話機被劫，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崙古們大都是了不起的拳師，就是鐵火也是很有幾下仙花斧，他徒手可以打得四五個「後生仔」⑥落花流水。因為埋伏的人等得太久了？還不會發現敵踪，有點不耐煩，他們又怕阿電等露出了破綻，出了意外的危險。所以，他們決定派一個跑前去探探動靜，想不到碰出了亂子。跑不到數十步，他發覺前面兩個黑影。他認得其中一個高的影子那一定是東洋兵，便立即跑回去。不幸得很，這影子已給高柳發覺，在一個久有戰地經驗的高柳碰到這種事情，至少也猜到几分。他預料將有意外的事情發生，但他沒有帶槍出來的，這可使他焦急萬分。他乘鐵火不備，拍的一聲給他一個耳光。鐵火被這突然一擊，撲跌到路旁的田溝里去，一時暈了過去。呵，上蒼保佑着，鐵火並沒有給

藏在腰里的利刀刺傷。他雖暈過去，幸喜這可怕的時間一霎那就過去了。他的神經重回到清醒，原來，他們的準備已是無微不至。就是在田溝里也放散許多棍子，以便意外時之用。鐵火一清醒，即刻從近處田溝里抓一根棍子，向高柳腦後放一下箭棍。高柳笨重的軀體也跟隨地仆倒進水田里去，接着，再向他的身子扎下一棍，高柳的身子一部份已陷進泥里去。大約已失去知覺，很馴服的睡在田溝里。鐵火跳前去，一手按住高柳頭顱，一手拔出刀，切斷他的咽喉，把生命結果了。這時，崙古一班人才跑來，把屍首抬進村子，一方面把死屍的戒指，皮靴，軍服都剝掉，把軍服藏在廂池里，一面把他的胸脯剖開，塞進許多石灰。然後才埋進村旁的草地里，因為有了石灰，就可以使屍體不再腫起來，使泥土也突出地面。他們弄得周密，連地下一滴血跡也弄個乾乾淨淨。他們的工作和任務，很迅速地完成了。

尾聲

敵人在周圍乘夜舉行搜索，可是，他們能夠找到一絲遺留的痕跡和事件發生的線索嗎？搜索的工作做到四更時分，只捉到一群刈草婦，綁起來，一直扣留到天亮。但是，刈草婦就是刈草婦，有什麼值得嫌疑呢？因此，都釋放了。接着全體動員到附近各村子搜索，搜索了幾天，又得不到一點什麼。沒有法子，也就罷了。

註一：畏娘歌是這里很普遍的民歌。嫖即妻子，韻音與戊近。註二：噴噴，形容香味也。註三：「看水」謂看望敵方之動靜也，但限于秘密行動時方用此語。註四：後生仔即壯年人。

希望

施英

人類有時真正奇怪，許多人總喜歡把幻想揉和着希望，因此當他真的達到這希望時，他又有點空虛了。

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我底好朋友，在中學裏做同學相識，一直到現在。

他是一個好幻想的人，常常會自己坐在房間裡呆坐一兩個鐘頭不做聲，有時卻又會跑到洋台上，望着如一担石灰担子不小心地洒下一條痕跡來的鱗片雲影發痴。有時，他也許會在沒有人底房間裏說着自己要說的話，有時，也會拉開喉嚨，唱一曲悲多汶的幻想曲，他不交際，不跟人說話，連街也少出。電影，打球，游泳，一切青年人歡喜的玩意他都是無緣的！

他的臉很瘦削，很白，很冷靜，眼珠很靈活，透露出聰明，校醫說他是神經質的孩子的典型，可是，我却時常疑慮他害肺病。

他底奇怪的脾氣可以說是全班同學談話的中心，而確乎他底易喜，易怒，孤獨，神經質的脾氣，也很特別，曾經有一天，我在宿舍裏意外聽到他底輕聲而嚴厲的獨白：

「走呵，我瞧你沒有我，怎樣走呵？」
我以為他在跟誰吵了架，在開談判，我好奇的向窗邊一張望，却使我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

原來他把他那雙舊靴子放在地上，并排的擺着，在威嚴地監視着，威嚴地喝着牠走。

這時候，他底聰明的眼珠子消失了憂鬱的被抑制的神色，增加了幾分奕奕的神采，又着腰，昂着頭，正如他在面對一些指揮如意的屬下，作着威逼的教訓。那臉部的表情是嚴肅的，沒有一絲兒頑笑的意思。

突然，他那挺硬的腰板軟下來，垂着頭踢了那雙舊靴一脚，把牠們送回床下去了，然後類型的躺在牀上，眼睛望着帳頂，閃露出一片難耐的空虛。

我想笑，然而，一個思想很快的在我腦邊掠過：

「這是抑制下的精神的變態！」
我笑不出來，我憐憫這一個精神上的孤獨者，是什麼東西使得他變成了這一類抑制的變態的典型，這一個念頭揉和出我和他底接近，和由接近而產生的友誼。

和他開始了接近的友誼，我倒又覺得他真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誠實的傢伙，他會憂鬱的笑和做一些令人驚奇的幻想，這些幻想，正如我們童年時對着星星與月亮所想到的差不多，這是一一個天真而可愛的孩子。在一切的怪癖中，我看到一個潔白的靈魂，在重重的抑壓下放射出反抗的火花。我開始對於他了解起來，有了對他的了解，我就漸漸鄙視那一切對他的鄙視。最能引起我的反感的，是那教英文的教員，

他是如此地可恥地侮辱了他，使他對於英文這一課抱着鄙視的反感的態度。他開始在英文課上，和那姓馬的先生胡鬧，在黑板上，寫漫畫像，在英文課下看小說，跟馬先生吵嘴，做成了彼此的惡劣的感情。

我還記得有一次，剛滿是英文課的小考，那胖胖的馬先生正在挺着威嚴的脖子在往來巡視。突然，一個怪聲在他底腦後笑起來。

「嘻嘻嘻嘻！」像耗子爭東西時打架的怪聲。像有一隻鬼手攔在那胖腦袋的後面，那馬先生旋風似的轉過身來，一股利劍似的眼光落在麟的青白的臉下。

「你笑什麼？」
麟帶着滿臉濃笑俯下頭，沒有一點害怕。全堂的同學騷動起來，放下筆把眼光集中在他們底身上，我剛剛坐在麟底後邊，伸長脖子可以望得見麟底試卷上替馬先生繪上了胖胖的漫畫像。我幾乎也忍不住笑了出來。

「混蛋，你平時不肯用心聽書，在考試時又不用心做題目，倒來弄這個嗎？」馬先生凸出了眼珠子。

「嘻嘻嘻嘻！」像耗子爭食的聲又輕輕響着。馬先生被這聲音搔得心頭火發。燒得紅了臉，他衝破了一切忍耐，用力的把麟從坐位上拉起來。

「你跟我滾出去，我不要你這樣子的學生。」
麟倔強的粘在坐位上，掙扎着。
全課堂從肅靜的沉默中這時起了營營的議論聲，幾十對眼光在逼着馬先生的胖臉，失

改使他胖臉更紅起來，他又重新作着無效的努力，要把麟拖起來。

一片低笑聲。

「笑什麼？」胖子的高喉音把低笑聲壓下去。可是，馬先生跟麟的掙扎中，又像波浪似的翻騰起來。

終於，馬先生把校長請來了，算是給他自己解了圍。結果麟英文小致扣了分，並記大過一次。

從這一次之後，麟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他底臉更爲蒼白了，精神上有無限的萎靡，正如一隻鬥敗了的鷄公。

精神底病態陷溺得很深，他常常自言自語像在跟誰爭論着一件難於解決的事情。眼睛裡充滿了空虛。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有家的人都回家去了，我是獨自從鄉間裏出來這兒讀書的，沒有地方好去，拿了本茅盾的「虹」，跑到校園裏的荷池中間的亭子裏看着。

一陣陣的荷香帶着清涼，那綠蔭的陰影使我遠離了塵囂，像喝了一杯冰水似地愉快。蟬聲在帶着夢幻叫，把渴睡的心喚醒了，我拋下書，用手擦擦有點看得倦困的眼，從樹隙中，我望見了麟，在荷池邊孤獨地負着手在來往的踱着。

清瘦的軀體，微灣的背影，遲疑的步武，抑鬱的神態，活畫出他底內心的不快，不安，和不康健。

猛然，我想起他近日來的變態，我忍不住高聲地喊：

「麟」，見到他回頭望過這邊，我跟着喊「這裏來」。

帶着沈鬱走過來了，我見到他底蒼白的臉，臉上罩上一層灰暗，眼光散漫的，帶着濃厚的幻想，那眉頭緊緊的皺着，鼻子旁邊底陰影把他底容貌襯成一片陰慘。

我的心在痛着，望着他底早衰的顏面，我爲他底精神的健康而嘆嘆着，同時，我底心也充滿了憤懣，這種變態的典型，分明是在舊式的家庭環境下造就的，舊家的溫柔敦厚，在另一面看來，就不過是沒有青春和活力的死氣。

我拍拍旁邊的石凳子，意思是叫他坐下。他坐下了，眼睛却避開我去望那荷池中的蓮花，蓮花在清風中，搖曳着頭，搖曳出芬芳，彷彿引起了他底很深的興趣似的，他在出神。

「麟，你近來變了，是不是？」

「……」他不做聲。

「麟，我覺得你現在比從前更那個了，你自己不覺得麼？」我拿眼睛看定了他的臉，見他沒答話，我添上一句！

「是不是馬先生記了你一個大過？」

他抬起頭，眼光灼灼的發亮，他紅了臉的大聲說：

「大過，我怕他什麼大過！我就喜歡跟他開開玩笑。哈哈，你想，我拿他的胖頭腦，當了一個大皮球，你說，我多痛快！」

我記得那是他那幅漫畫像是這樣畫的，我忍不住也笑了。

「那你到底爲什麼沒精打采的整的天幻想

什麼？」

「我？」他頓一頓，「我沒有。我在想一點別的事。容，我告訴你，我實在厭透了這環境，我覺得這環境好像一個瓶子，他把我裝在裡面，我只覺得悶，煩，厭，沒有一點興味。

「從前我因爲討厭家庭，我才到這裡，初來的時候，我覺得他很好，有這麼大的地方，這麼好的佈置。可是，我怕這兒的精神與肉體的枷鎖，牠把我壓得透不過氣來」。

「每當我在假山上望那邊的田野，望着太陽落山，望着天邊的紅霞，我就會羨慕和渴望，有一天，我要到天的那邊去頑頭！我好像見到許多的幻象，見到許多可愛的天使，在叫我！」

「然而，我能那麼辦嗎？不成！我連這兒的門也不能出，他們不許學生踏出校門。

「我也曾在書本中，得到許多智識和精神上的安慰，但是我不夠的，我到底不是一個單靠精神來過活的人，我也有肉有血，我要過一點人間的生活。

「然而，我是孤獨的。大家都因爲我的沉默而離開我，譏諷我，他們不知道我的寂寞。我的沉默是在我家裏養出來的習慣，但我并不是孤僻的人。我不明白爲什麼大家都這樣的對付我。

「我幻想，我有那麼一天，像魯濱孫一樣在大洋裏的孤島上獨自過我的無拘無束的自由的生活，那我每天對着那神秘的海，坐在沙灘上，望那白鷗的出沒，雲霞的變幻，那多麼快樂啊！」

臉上露出一片安詳的微笑，眼睛裡又充滿了幻想的光輝。那瘦削而多思的臉上，今天有一種高超的美麗，兩頰上有一點興奮的紅光隱隱顯出來。

我得承認，我和他接近以來，從來未有見過他那樣的興奮過，這是多麼熱情的獨白，在他這麼一個沉默的傢伙，那就無疑是一種太奇怪的奇跡，我忍不住對他說了下面的話：

「麟，我以為你應該現實一點，幻想於你是沒有用的，而且，你也應該明白，大家並沒有對你有什麼特別，不過，因為你自己的孤獨，所以你就覺得他們離開你。我以為一個朋友的立場，我很希望你能夠把那些孤僻幻想的脾氣放開，跟大家在一起多接近一下，那你也許可以把你的缺點改變過來！」

「我為什麼要讓他們在一塊？我為什麼要改變。老實說，我就瞧不起他們，他們只曉得看電影，找愛人，他們會曉得精神生活的高貴嗎？我討厭他們，我也討厭這個環境，我要走，」臉上有著傲然的神氣，彷彿睥睨一切。令我連帶想起了那一天，我在他底房子的窗口外，見到他對着皮鞋說話的神氣，我幾乎又忍不住笑了出來。

他又重覆地帶着夢幻的低聲道：「容，我決定離開這兒，也許，我們以後很少有再見的機會，不過，我想，離開這兒，於我也許是有益的！」

「對的，也許於你有益」我附和着：「但是，你準備到什麼地方去？」
「我打算請求父親暑假後轉學到香港！」

他抬頭看天邊「那裏有高的山，濶的天，偉大的海，神秘的海啊！」

轉臉又望着荷花出神。
我凝視着他底臉，我猜得出他底心頭在想些什麼？

暑假後，他果然得到家庭的允許轉學到香港的聖士提反學校裏去。

臨行，是我去送他的船，我帶着祝賀的意見對他說：「你的希望終於達到了！」
他那蒼白而空洞的眼光，流露出一種留戀的神色，他輕輕的說：「我又有點捨不得你們了。到香港那新地方，我有點怕！」

「然而，你瞧那邊遠的那邊，不正有着神秘的海，神秘的的天空……」我指着天邊鼓舞着他。
他微笑了！

到香港後，他還常和我通訊，在這些通訊裏，他又流露出他那孤獨而寂寞的苦悶，和那被抑制了的渴望。

他說：「學校裏的規矩更來得專制，同學們也比你們那兒更庸俗，更胡鬧，在這些陌生人當中，我似乎是多餘的。我跟從前一樣地孤獨。而且，我覺得比你們更不了解他們。我老在疑心他們在笑我。我為什麼那樣怯弱呢？」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寫道：「今天，有一個女同學偶爾和我談了一句話，我覺得有人在笑我了，難道這也算得希奇的事嗎？我在深深的苦悶着。我希望能快快回到廣州來。家庭是可愛的！」

他倒又說家庭是可愛的了，天曉得。

以後就許久沒有來信。在一個學期將快結束，他才來了一封長信，說他決意要回到廣州來，同時並告訴我，他希望有一個溫暖的家。這似乎不是他會希望的，然而，他却希望着！

「讀冰心的『寄小讀者』，看到她勸勉孩子們多多親近母親，我就常常想起母親來，我那嚴厲的母親，母親也能要我，然而，我却怕她底嚴厲，她要用她的意志來束縛我。」

「然而，我覺得我需要一種溫暖，愛的溫暖。每當我在學校的樓頭望遠處的海，我就往往在創造我自己的幻想，想着一個那末溫柔而幸福的家庭。也許這樣的一個家庭才是我底一個容身之所吧？」

我看了他底信，我不由自主的在想：「也許是也，像他這樣抱着精神上的缺陷的人，的確需要着一種寧靜的環境的。可是，他的家庭偏是那末嚴厲，冷酷！」

跟着，我自己那時爲了家庭的變遷，父親帶着我到漢口去，從此，我和他就絕了消息，只一次，我接到他底結婚的喜柬。

從現在數數看，我跟他底別離，差不多已有十個年頭了。
在這十個年頭當中人事已有若干的變幻。我很歡喜能夠碰到他。
那一天，我剛剛行經永漢路遠遠望見一個

人，瘦削，蒼白，微鬚的背，鱗的年青時的影子，整個地浮上我底腦海。

我忍不住帶點驚喜地喊：

「鱗！」

站定了，那帶着幻想的眼光遲滯地望定我，然後，亮光一閃，他笑了，拉着我的手叫：

「容！想不到，想不到，到我家坐，在這兒，在這兒！」他彷彿驚慌地到了金子一樣的喜悦，那笑容在他底已經蒼老的臉上，添上了些微的活氣，却又更顯得那臉相本來的淒涼的神韻特別落寞。

在他底家坐定後，我向他：

「一向生活怎樣？瘦子很好吧！」

「她麼？很好！」簡捷地答：「剛出了街」

「有孩子吧？」

「有兩個，都是男的！現都在小學讀書，」

「那你底組織家庭的希望總算達到了吧！」

「那裡！他有點困倦似的打了一個呵欠！「容，你到這了解我，你說得我很對。我就是老抱着幻想過活的人，但是當我實現了希望時，就讓幻想來破壞他！容，你不要再提，家庭的生活，那多麼可怕啊！什麼家，那簡直是枷鎖的枷！」

「你不能這麼說！你不能老讓幻想令你失望，世界上那有理想的事情！」

「沒有理想的事情，對，你說得對，可是」

「他遲疑地」我總覺得討厭！」

「那你討厭討厭的，也過了快十年來了！」

「那沒有辦法啊！」

「對，你自己應該知道，世界上的事原就

有許多是沒有辦法的。」我在微笑。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為什麼會說得這樣直率，這樣殘酷，他不做聲，微微的嘆了口氣。

我粗率地看看他這房子的輪廓，是一廳二房的小洋樓，半舊的陳設也很簡陋。顯然是隨便佈置的。見我在看他底屋子，他帶着解釋的意味向我說：

「這是租的。老家已經毀了，爸和媽也早在香港過世。現在還不是有一天過一天的。」我聽他底話，那臉上居然也給生活刻上了皺紋。

「在青年時，甚麼都覺得不滿意，可是，現在不滿意也沒有法子的了！我總希望有那麼一天，我能夠有機會到那遠遠的天邊，去看那邊的神秘的新奇的世界。」

提到這，他底眼裡還閃爍着童年的幻想的光，可是，只一剎那，就枯竭了。跟着，他帶着懇切的神情向我要求：

「容，我們去吃一頓飯吧！」他疲乏的欠伸一下，「我請你喝酒。」

「你也練會了喝酒。」

「喝一點兒，只一點兒，」他在微笑，「喝起來，喝點酒也好。咳！」提起脚步就要我走。

我驚奇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燥急。

在路上他保持着沉默，我也沉默着。

在沉默當中，我想起一些往事。

鱗的確有點變了，但是我不知道他變好還是變壞了。似乎沒有了從前那些孤僻的脾氣，然而，對於生活，却似乎有一種更其消極的看

望。只有那一點帶着幻想色彩的希望，却還保留着一點青年的氣味。

在一間小酒樓的廂房裏，我和他談起了十年的往事。他告訴我，結婚，是母親的主意，他不贊成，可是也沒有反對，他底妻子是一個舊式的女子，只曉得些守規矩，三從四德的玩意兒，他對她沒有愛，只是覺得不滿意，他本來就是什麼也不滿意的，幾年來，就在這種漠不相關的也可以說是不滿的空氣中度着夫妻的小家庭生活。父母是在結婚後的第三年亡過的。死了父親，就不能不自己跑到社會上來找點事情做。然而，在職業環境中，他不用是不合時宜的，在一間小學裏不滿意地足足幹了五年，五年由頭到尾，還是一個樣兒——毫無寸進，不滿意。

「有時候想過，真想把事情丟了，把家庭也拋了，到遠遠的異鄉流浪去，可的，生活，勇氣，我都缺乏必要的條件。幹下來，這許多年，真不是自己能想得到的！你替我想，我多麼的痛苦！」他拿起杯來喝了一大口「還是你好，到底是跑過那麼多的地方了！」

我剛剛夾了一個大蝦圓送過咀裡，我忍不住對他說：

「鱗，你還是老脾氣。幾年來的生活磨練並沒有把你鍛練得堅強一點，却反而使你更加悲觀起來，我告訴你，你喜歡把幻想與希望採取一塊，因此，縱然你實現了希望，你却不能實現你的幻想。在學校時候，我常勸你要勇敢一點，不要怕人家對你不好，你要自己把自己

投進社會的洪爐裡。

「誠然，我很了解你，你是舊家庭的悲劇的典範。可是，你却不肯離開你個人的立場，來救救你自己。那怎麼能能夠不孤獨——不寂寞。」

「不過，我重見到你，我總有這麼一種直覺，你現在幾乎連幻想的勇氣也沒有了，不是？」

聽着我底斷斷續續的說話，他始終在喝酒沒有開過口。直到現在，他才像有氣無力的說了下面的話：

「我照你的話做過，可是，不成，我也曾幻想過，我可以運用我的智識，在領引一羣青年走上至善之道，同時，我更希望在這羣青年的身上，能長出美麗的結果。我也想過做大事，做一點有益於人群的事，可是當我做起來，我就感到我並沒有力量。」

「為什麼沒有力量？是你自己已有力量而用不出來！」我說。

他絕望地搖搖頭。

「不！我感到我沒有力量！我現在是在有一天，算一天，可是，天曉得，我總希望我有一天，我要勇敢起來，但是，恐怕，恐怕……」他把一大杯酒直向口裡灌下去，兩滴大眼淚滴進酒杯裏。

「別喝了，你要醉了！」我奪過他的酒杯。

「我，我沒醉！我，哈哈，假如我能夠，那多好啊，多合理啊，飛到天邊去，聽天使們的歌唱呢！」

壇 文

終於要我扶着他回去。在路上，嘔吐了兩次。

過了兩天，我接到他底信。

「那天累你了。你別以為我已經喪失了幻想的勇氣，我還有的。如果我沒有了，我就沒有了希望，沒有了希望，我還活得下去嗎？不過，可惜的是，希望終是會變成難堪的失望。」

的！」

可憐的人，他老把幻想當作希望，就讓這幻想把自己拖延得苟活下去。可是，他為什麼不把希望建築在現實的基礎上呢？這舊社會的悲劇人物的典型。

想着，想着，我忍不住把他的信揉成一團，憤憤的擲到字紙簍裡去。

一九四七、二、二、

租不起房子的人

李剛中

野生的 草，
灌木，
掩埋了
好大片的
荒地——
垃圾，
磚頭，
瓦礫。

野生的 草，
灌木，
橫着腰
拾荒
撒糞。

野生的 草，
灌木，
復員了
一年，
二年……
荒地的
主人
還沒有
回來！

野生的 草，
灌木，
鄰居的
貧民，
悄悄地擄來了
木板，

野生的 草，
灌木，
杉皮，
搭蓋起
他們
棲身的
「屋子」——
拙劣，
粗陋！

野生的 草，
灌木，
蒸騰，
蒸騰，
他們
爬到「屋頂」上
攤兩張
爛席，
壓幾塊
磚頭，
鋪十來把連根的野
草。

野生的 草，
灌木，
沿着「屋頂的」
縫隙
淋下……

野生的 草，
灌木，
太陽
毒辣地
煎着！
馬溺
腥臊，
人屎
薰臭，

野生的 草，
灌木，
草根
泥味……

野生的 草，
灌木，
總該
好一點吧？
雨
還不是淋下……
太陽
還是煎着！
呵，太難過了，
平民窟裡的人們，
租不起房子的人
們！

「差半車麥稭」論

周斯金

抗戰八年當中，我國文壇上產生過不少的佳作，現在勝利復員將兩年了，可是還沒有人去檢顧一下，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也許我們的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們，爲着生活的奔馳，爲着資料搜集的關係，沒有工夫去注意這種「未關大體」的事件吧。但，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而且不應遲緩讓牠下去，恐怕將來的資料更難蒐集呢！本文寫作的動機，這是一種「拋磚引玉」的意思，想藉此提請大家去重視這種工作，勿讓抗戰時期那些作家們努力結出的「碩果」棄掉吧！

抗戰時期，有兩篇短篇小說被稱爲當時的名作：一篇是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一篇就是姚雪垠的處女作「差半車麥稭」。我們若從寫作的意識去探討，前者以暴露黑暗爲題材，是察照（表現）抗戰時期的悲觀概念（註一）；後者以啟示光明爲題材，是揭露抗戰前途的樂觀概念。「華威先生」非本文論述範圍，我們試論「差半車麥稭」。

「差半車麥稭」是一篇約六七千字的短篇小說，牠的內容概要是一樣：

一個渾名「差半車麥稭」（這是當地方言，意即不夠聰明，他小名王嘔）的農民，他目不識丁，並帶有普通鄉民的根性：污穢、吝嗇、貪小利、和優劣。他頭腦簡單，沒有曉得怎樣愛國，因有漢奸嫌疑，爲游擊隊所捕。後來經過一番審訊，知他不是漢奸，就勸勉他參加游擊隊，及經隊中的陶冶與訓練，便成一個挺堅實挺忠勇的衛國戰士，出生入死，衝鋒陷陣，身先士卒，勇敢非常。

這篇小說所描寫的是一個農民的典型，寫得很不錯，而牠的特色是：以樂觀的色彩出現，爲抗戰前途找到光明，在創作的意識上別開蹊徑。於意識與動機均屬可喜。但這也就是那些以「否定」社會意識的人所攻擊的目標。

我們在未加論列之前，先看他人對這篇作品的揶揄：舒群編「戰地」時不給這篇小說發表，說牠是「噁麻的東西」，辛冰則從他（姚雪垠）的私德方面批評說，這篇作品「起初給人看不起」（以上均見「文藝新聞」第四期辛冰「我所知道的姚雪垠」），史蒙批評牠陷於「形式寫實主義」（本年六月十日大公報「文藝」一四四期書評）。我在這裏並不想替作者怎樣辯護，因爲原作品具在，「貨色」好壞，有目共賞，用不着他人的瞻顧。

原來這篇小說在未發表前，確也經過一度厄運，我們應該追述一下：抗戰第二年（廿七年）的春天，據說作者那時還在戰地隨軍工作，他寫成了這篇文稿，在武漢交給舒群所編的「戰地」發表，經過了許久沒有刊登，他便託朋友問舒群，舒群說「這是噁麻的東西」，遂退還給他；他再投給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不久便發表了，茅盾並作了一篇文章評介，說這小說「寫得很切實」，自此以後，遂爲文壇上所注目，姚雪垠從此「一躍成名」了。不久，這小說又給譯爲俄文英文。

究竟這篇小說有沒有價值，抑真要不得？我以爲如果真是要不得，將永遠「給人看不起」，何以會被稱爲「寫得很切實」，不久又會給外國翻譯呢？這所以爲我們對這作品研討論列的理由。

上面已經說過，牠是描寫一個農民的典型的短篇小說，是以樂觀的色彩爲寫作意識的。我們要知道，寫作意識可有兩面：一是悲觀的反面的意識，目的在揭破社會黑暗，說「現在」如何如何的要不得，故作品以否定的悲觀的程式出現。現代文壇的趨勢（無論中外），多偏於這方面。若要舉例，真可說「俯拾即是」，最顯著的如：魯迅的「阿Q正傳」，矛盾的三部曲「蝕」（幻滅、動搖、追求），和張天翼的「華威先生」，都是屬於這一類的。至矛盾的「子夜」，曹禺的「蛇變」，則已進一步，從破壞中指示着光明的路向。

另一方面是樂觀的正面的意識，牠在啟示光明或光明的潛力，他們認

為社會有黑暗也有光明（有時雖也描寫黑暗，但却非以此為目的），故這派的作品，常以積極或樂觀的程式出現。我國正統文學觀，以「溫柔敦厚」，「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為規範，這正可以代表這派的意識。此類作品在我國古代却很多：如「詩經」，屈原的「離騷」，杜甫、白居易的詩，歐陽修、柳宗元的文，和那些具有儒家積極思想的作家，所作的作品，多是屬於這一類的。惟自近代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新思潮」輪進中國以後，一般作家便以「暴露黑暗」為時尚，為正軌；社會的不安，人心對現實的不滿，也是真確的，故這趨勢也有其時代背景；此為描寫正面意識減至最低潮的原因。不過，我們却不應以悲觀意識為創作意識的極則，我們覺得，兩者都同等需要，正面意識的作品，也應還給牠一個位置。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粉」，和他後來所作的「春暖花開的時候」，就是從新開闢這條道路。

關於寫作意識應該描寫黑暗面還是光明呢？數年前重慶文壇上曾熱烈的爭論過，張道藩所發表的「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則主張後者，他從消極提出「六不政策」：（一）不專寫社會黑暗，（二）不挑撥階級的仇恨，（三）不帶悲觀的色彩，（四）不表現浪漫的情調，（五）不寫無意義的作品，（六）不表現不正確的意識。從積極方面則有「五要方針」：（一）要創造我們的民族文藝，（二）要為最苦痛的平民而寫作，（三）要以民族的立場而寫作，（四）要從理智裡產作品，（五）要用現實的形式。然他這種說法對不對呢？但我們也不敢全部同意，茲為篇幅所限，我們待另文論述，但我們覺得兩者都可以。現在，因為一般人忘記了正面這方向，所以有提倡之必要罷了。又我常常這樣想：「暴露黑暗」好比刺戟他人向善，「啟示光明」好比「勸導」（不是說教式的而是形象的表現的）他人向善，若以人類的自尊心做出發點，則後者似比前者來得順一點，更易使人接受。——但至少兩者在寫作的途程上都一樣的重要。話題已超出本文範圍了，我們要言歸正傳。「差半車麥粉」是怎樣的作品，才是本文的正題。

王姬（差半車麥粉的小名）是一個農民的典型，而這篇作品的寫作意識則是：提醒大家（在抗戰時期）去認識如這種「不夠聰明」的人物，他們就是挺緊實挺勇敢的精忠衛國的人，所以我們要多去發掘他，要多

去培養他。作者不特是形象了中國農民潛力的偉大，而且指出了民族抗戰的光明前途，在當時對於那些抗戰非觀論者（如汗精衛之流），真有發聾振聵的作用，可惜認識這作品的人太少了，沒有人作有意的闡揚，未免可惜。然而，事實上持久抗戰，就是靠農村支撐着。所以這作品可以代表時代的意識，指示國人應認識的光明路向，就在這點上，故值得我們予以高的評價。

以上是就意識方面說。其次，論「差半車麥粉」寫作的技巧。在體製上說，牠是一篇標準的短篇小說。何謂「短篇小說」？胡適曾下過界說云：「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論短篇小說）我們若用這標準來繩衡這篇作品，也足以當之而無愧色。牠從首到尾，都能把握「精彩」部份去描寫開發，結構緊密，描寫細膩，所用的表達形式，也能臻於「形象化」的境地。茲為利便說明，特引一小段為例：

「你看這地裏的草呀，唉！」他（指「差半車麥粉」）大大吸了一口烟，然後再把下邊的話和着烟霧吐出來，「平穩年頭，人能安安穩穩地做活，好好的地裏那能長出這麼深的草！」

他拭出了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洩物，向前挪了幾步，從地裏捏起來了一塊垃圾，用大姆指和食指把垃圾捻碎，細細看一看，拿近鼻尖聞一聞，再放了點舌頭尖上品滋味，然後把頭下去輕輕地點幾點，喃喃地說道：「這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這短短的幾句話，已表出一個鄉民的性格和習慣。「農民是生在土地裏，靠土地而生存，他懂得土地，愛惜土地，土地就是他的生命。」（引用李廣田的話）所以農民對於土壤的肥瘠，對土地的愛情，有其特別的感情和知能，「這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不特可以表達他惋惜之情，而且是一句真實而深刻的話。我們知道，作者是個「大眾文學」、「民族形式」等問題研究有素的人；他對於活的口語（所謂「鄉下話」）又用過很深的功夫（參看他「我怎樣學習語言」），甚麼是「口語的文學美」（即口語形象化）也應用得最真切、恰當，前面的一段話，

雖然通俗而很生動，雖然顯淺而很切當。所以李廣田批評說：「這是真正的最好的活的語言」又說：「這不是從任何書裏邊可以找得出來的，更不是任何作家可以從腦子裏邊得出來或偶然從作者筆尖上滑了下來……」它是一句有形象性的，有真實感情的活的語言，而用在「差半車麥積」的場合，是最適當不過的。」（見「國文月刊」十五期李廣田「活的語言」）這對他採用語言的恰當真推崇備至了。

又如描寫王啞被捉後審訊時的一段說話，沈沈醉醉，反反復復，極肖合鄉間無知識的人的「身份」，似覺「噁噁」，——也許就是舒群詆為「噁噁的東西」及史蒙評為「形式寫實主義」的原因——其實非如此則不足以表達真實的情景，他們不知道正是作者成功之處呢？

至說牠是「形式寫實主義」的作品也不對，我們根據作者的「創作漫談」，說他寫的小說都是代表他的「世界觀」，如他寫「戎馬戀」時，雖然「根據」某總司令派的秘書鍾君給他真實材料」（他是替人作

的）寫的，但他是「依照我的自己的世界觀，戀愛觀，改造鍾君的戀愛故事，將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溶解於故事裡邊。」這種藝術的抉擇，寫「戎馬戀」如此，寫「差半車麥積」何嘗不如此呢？史蒙說牠是「形式的寫實主義」的作品，是一種沒有認識他寫作的過程的話。

我們從作者的意識，時代的背景，作品的技巧來評論「差半車麥積」這篇小說，均應給與高的估價。作者曾說：「文藝是現實的反映，文藝是時代的一面鏡子」（文藝反影論），「差半車麥積」能反影農村的典型人物，能揭出抗戰時期應走的光明之道，所以是一篇有時代價值的作品，我們所以重新估價論列，就是這個意思。

（注）「華威先生」是一個「熱心」救亡份子的典型，他沒有大才大能，却好身兼數職，任何會都要攪一份，但任何職都是包而不辦。

卅六，六，十三初稿。七月廿二日改定稿。

編後話

上一期的幾篇小說，讀者們，您們都看過

了？
游牧先生的「子規啼」我們是很滿意的，雖然上期沒有介紹，相信讀者們都發掘到了它的好處吧！

李若川先生的「跑哥們」，這期讀完了，作者寫被社會人士目為下流的人物，像耗子似的跑來跑去，偷竊門暴，荒唐糊塗，如見其人活躍紙上，這絕不是一般低級趣味的寫匠所寫的諷淫諷盜的東西，這裏提出一個社會的嚴重問題，是具有教育性的作品。

這兩期合刊裏的文章呢？
先說那篇「湖畔」吧。去年三八節，我會

寫了一篇「合同」獨幕劇，登出後，極得（並非誇張）相識不識的文友稱譽，並對我說這故事儘可續寫，我一時興起，遂着手寫「湖畔」

，並計劃以春夏秋冬四時，擇四個美景寫四篇，有連貫性的獨幕劇，可是，窮思苦索，有如才盡之才郎，半篇殘稿，存諸篋中，偶讀又斷，近因閑散才得完成，以後第三四幕何時能成，那就要讀者們的督促了。

柳慶慧先生，編者在七八年前已在嶺、浙各地出版的報刊中讀過了他的文章，這次承寄「心聲的痛訴」，頗值得細味。

「沒有月亮的晚上」故事頗不平凡，「希望」預告了多時，這期才和讀者見面，據作來信說：「意欲從本稿中，揭寫一「羅亭」型的中國式的人物，惜筆不生花，未使主

角性格，浮腫紙上為憾！」你們看了，會不會覺得作者太謙呢？

最值得喜歡的，還是「雙燕箋」，從去年到現在，足足連載了一年，這期已全部刊完了，編者不禁替它的命運慶幸，慶幸經濟風濤沒把本刊擊沉，在把舵的人看來，都是作者，讀者們同舟共濟的功果。

游牧先生的小說寫得好，文藝現論亦極讀精讀，作者在「漫談文學與人生」一文中雖不過五千字，却廣引名著名作佐證誠令人佩服。周斯會先生的書評，讀者如果滿意，下期仍有「在人間詩歌中看高爾基的生平」和讀者見面。

其他詩歌與散文很短，用不到編者介紹，所以就向讀者們告別了。再會！

風雨草

劉 壹

——寫在超敏逝世五週年紀念日

風雨草，
在多風多雨的日子，
——開花了。

風雨草，
在多風多雨的日子，
開花了啊！
驕健的

胭脂色的花，
放射出青春底花采，
象徵着她生命的青春，
顯示出她
並不平凡的生命。

風雨草，
在多風多雨的日子，
開花了啊！
喇叭形的花，
在暴風的狂括下，
不住地搖擺。
似在向昏睡中的大地，
在向昏睡中的人們，
發出了
風雨的警號。

風雨來了！
繁密得

像風雨草擠擁的花朵啊！
風雨來了！
狂暴地吼叫着——
蹂躪着平靜底大地；
摧殘着大地善良底子民。

而風雨草，
這自由的鬥士，
這時代戰鬥的哨兵，
卻經不起風雨吹打的酷刑，
青春底生命，
便淒然地
犧牲在風風雨雨中。

風雨草啊！
你，可敬的鬥士，
風雨時代底號角啊！
在多風多雨底日子裏，
你是永遠勇敢地
站在時代底前哨，
張起了生命底喇叭，

向昏暗的大地，
向昏睡中的人們，
發出了風雨的訊號，
而當風雨慘酷地
侵襲着你熱愛的土地時，
你却首先英勇地
倒下了！
倒在妳熱愛的土地上。

當陽光驅逐掉狂妄的風雨，
當大地重獲了解放自新，
而妳，風雨草啊！
卻早已爲了妳
崇高的理想，
而將青春底生命
犧牲在自由的理想中，

風雨草啊！
可敬的鬥士，
風雨時代的號角啊！
今天——
且讓我以熱愛自由
熱愛戰鬥的虔誠，
遙祭妳在天之靈吧！

啊！風雨草啊！
妳並沒有死啊！
妳不死的生命，
已永遠活在
愛好自由的
爲自由而繼續戰鬥着的
善良而又倔強的人們的心田裡。

風雨草啊！
你瞑目吧！
你光明理想底種子，
已深植在你熱愛的
自由的土地上。
你千千萬萬的
爲自由而戰鬥着的同志，
已在不斷地朝向
你戰鬥的道路
——自由的國土啊！
前進！不息地前進！
風雨草啊！
可敬的鬥士，
風雨時代的號角啊！
你瞑目吧……

卅六年梅雨時節完稿於龍門

水之患

丁白

這是使人發愁的天，這是使人擔憂的天。廣闊的天空，永遠像一塊破爛的破布，堆滿了烏黑的雲層，沉重地向下壓着。

風刮起來了，粗野的，呼嘯的，扯彎了樹枝，搖撼着屋宇，撞激着門窗……

雲隙里便閃出了一道道威嚴的電光，跟着，爆發出震天價响的「隆隆隆……」的雷聲。

於是，陰沉的天，像受了莫大的委屈的孩子哇的一聲哭叫起來似的，傾盆的大雨嘩嘩嘩的落下來了，藉着風勢，挾着雷電，密集地，激辣地，儘情地倒瀉下來了。

街巷變成了奔騰的小河，江河變成了洶湧的大海。

天空依然是堆滿了灰暗的雲絮，雨依然像囉嗦的老太婆一樣的灑落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田野，就瀰漫着一片灰濛濛的烟霧。

呵！這是稻熟的季节呀！每一個辛勞的莊稼人，都深懷着一顆向日葵的心，期望着有太陽的晴天。

因為暴雨是災難的製造者，而太陽是他們的救星呵！

但是，光輝的太陽在那里呢？太陽被殘暴的烏雲禁錮了。

雨，日以繼夜的下着。
水無情地，兇狠地漲起來了。

河里的水，泛濫了低窪的兩岸。魚塘里碧綠的水，貪婪地爬上了堤基，像在擴展着它的領域。

田野間的水把壯碩的碧綠的稻秧浸在半腰里，使莊稼人瞅望着苦雨灰暗的天空，兀自發愁，兀自擔憂。

村莊前面那一大片狹長的灰砂地坪也淹在混黃污濁的淺水里了。

然而，雨還是熱情的下着。

當人們捲起了褲管，涉過積水的灰砂地坪，恐怖的記憶又泛上了愚昧的心頭，彷彿苦難像一串鎖環，永遠連纏在他們生活的每一個日子裏。

在這時候，只有無知的孩子們最快樂，他們整天蹲在積水的旁邊，用手戲着水，放小船，捉魚蝦，玩泥漿……忘記了母親憂愁的叱罵，和沉重的鞭打……

一個久雨初霽的下午，太陽懶慵慵的閃現在充滿了水汽的雲隙中，放射着溫暖的光，這有如一道燦爛的希望，來探訪人們沉悶憂鬱的心扉呵！

當人們正沉醉在溫暖的撫慰里，突然從遠處傳來了急激的金屬的鳴响。

「嗚嗚嗚……」
顫動的聲浪劃破了沉靜寧寂的空間，沉重

地撞落在人們的心上，使人預感到一種不幸事件的發生。

銅鑼的聲音越近越响了，還聽見一個宏亮的呼喊：

「××基塌啦！」

那是一道像巨蟒一樣橫亘在坍塌的田野上的基圍，它保護着這一帶十多個村莊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假如塌場了，洶湧的洪水，剎那間就會把無望無際的田地淹沒了，使繁榮的村落變成了不可想像的澤國。

因此，就是小孩子，也都知道是不容許它崩塌的，甚至不容許它有一分一毫的破裂，使水滲進來呀！

而銅鑼的聲音，就像一道悲壯的號召呵！於是，每一條村莊都騷動起來了，沸騰起來了。

「去救基呀！」
「快點去救基呀！」

像公牛一樣健壯的男人，你呼喚着我，我督促着他，荷起了鋤頭，挑起了畚箕，匆忙地，踴躍地奔去了。

抱着孩子的女人，和個個彎着腰背的老太婆，擁擠在巷口，望着他們遠去的背影，嘆着氣，咒着天，心里都像壓下了一塊沉重的石頭……

在白天，在夜里。
銅鑼爆發出金屬的激响，傳佈着恐怖的消
息，顛倒了每一個人的心。
這聲音，比去防備土匪的打劫，更使人心
悸。

這聲音，比去迎擊侵略者的兇暴，更使人
震懾。

有人，驟然聽見了急激的鑼聲，就會癡呆
似的睜大了驚恐的眼睛。

有人，從睡夢里也會驚叫起來呢？
在鑼聲的激盪里，善良淳樸的莊稼人，呼
嘯着，咆哮着，掙扎着，搏鬥着，向無情的，
兇惡的水。

但是，暴雨還是下着。
水，是從天上傾瀉下來的，是從河里湧流
上來的，是從地層里滲透出來的……

又是一場刮着猛烈的風聲和沉重的雷電的
暴雨，烏暗的天地像臨到了世界末日，很久的
時候才停止，而露出了灰白的天角。

鑼聲像爆裂似的激响起來了，在陰沉的氣
氛里，分外顯得單調而沉重，一面還匆迫的叫
嚷着：

「X村基圍過基啦！」
這是圍繞着X村的一道基圍，若果洪水湧
過了基圍，X村很多田地就要遭到淹沒了。

一個婦人從板門里伸出蓬鬆的頭來，她仿
佛耳朵聾了似的，責怪那個報導消息的年青漢
子道：

「哎喲！過基了，快大聲一點叫吧！等全
村的人都知道呀！」

年老的漢子戴着一頂陳舊的笠帽，拿着銅
鑼，矯捷地踩过泥濘的街巷，匆忙地望了那個
婦人一瞥，不禁嘆息起來：

「還不夠大聲嗎？唉！」
他黝黑的面孔因為破命的叫嚷顯得赭紅色
了，嗓子也有點嘶啞了呢？

水，浩浩蕩蕩的，湧流而來了。
比法西斯的軍隊更野蠻，比千萬隻的蝗虫
更猖狂，像一匹巨大無比的惡獸，張開了閃亮
的大口，吞沒了廣闊的田地上的一切東西了。

那些整齊地生長在田間的碧綠的稻秧，已
經伸出了青嫩的穗子，在多少日子里，運行得
莊稼人心里泛起了安慰的微笑呢？而今，却像
一大群不懂得水性的可愛的孩子，在父母們束
手無策的面前，慘遭滅頂了。

那些像少女的乳房一樣丰盈的各色各樣的
瓜果，也被瘋狂的洪水蹂躪了。
呵！這是一幅多麼悲慘，哀痛的情景呵！

勞苦的莊稼人正在從昨天慘酷的戰爭里抬
起頭，在自由的土地上呼吸，從新揮下了希望
的種子，眼望着種子萌了芽，長得豐健壯的，
就要結成幸福的果實了。

然而，在意外之外，這自然的暴君，又撒
下了新的災難的網，使正在翻身的莊稼人走回
到悲苦的牢籠里，讓新生的生命漂浮在原始的
洪水中。

水，一望無際的水，白茫茫的水，沖沒
了莊稼人的一切希望，幸福，辛勞的血汗和

淚……

水，助虐為奸似的，帶來了比戰爭更慘酷
的飢荒，死亡……

水，是人民一面災難的大鏡呵！

一間險暗矮陋的屋子門前，幾個莊稼人坐
在石櫬上閒談。

他們的聲調是抑鬱的，他們的心是沉重的
，他們的面孔都是哀愁的。

那個像給烟灰熏黑了面孔的瘦小女人，望
了望巷口那邊白茫茫的一片水影，不禁痛惜的
嘆起來：

「唉！今年誰說不是一個豐年的氣象呢？
你一眼望去，儘是綠油油的一片，總尋不到一
株是「扯白旗」的，誰都把得定每畝田必割得
四担谷的了；但是，想不到要命的水，却捲去
了一切……」

大家都沉默了。
很久，一個有着虔誠的潤面的農人，才拉
開了宏亮的嗓子吶吶地說：

「洪聖公說過：今年早造只有幾成收割，
現今果真應驗了；那是五叔婆呀；她去過洪聖
廟求籤，她自然不認得字，但是那個廟祝公這
樣的解釋給她聽呢？」

「真的。」瘦黑的小女人睜大了眼睛。
「她說幾成呀！」另外一個人插口問。

「當然是真的，而且是在今年正月去求問
的，那張籤紙還存放在五叔婆那兒呀！至於多
少成却沒有說明白，只是說幾成。」

「總之是天數哪！」小女人坦然地說。

人呢？人呢？人在何處？！

西文

看「捉鬼傳」後感作

沉醉十餘年，一朝驚醒；
登高一望，遍地黑煙！

人呢？人呢？人到何處去了！？

遍地都是，遍地都是鬼域；

「奸鬼」！「搗亂鬼」！「風流鬼」！

色中餓鬼」！

還有那吃人不吐骨的「混世魔王」！

他們瘋狂地吸着，把人底膏血。

統吸乾了！

他們接收，把人們的一切劫收去了！

「你們都是惡魔的順民！」

「你們都是懦夫，懦弱的人！」

「走不動的，永遠停留在封建時代底頑固的

人！」

「你們不懂民主，不順潮流。」

「我們是打回來的，我們要統治你們！」

他們喊着，瘋狂地喊着。

人！人！人都變了鬼了！

變為「屈死鬼」，「落水鬼」，「餓死鬼

」，「氣死鬼」！

他們，他們統到另一世界去了！

x x x

「我們是民意代表，」吹牛鬼喊着。

「我是抗戰英雄！」混世魔王嬉笑着：「我是

打回來的。」

「我是接收大員」沒良心鬼高叫着。

「我要政權」！.....

「我要女人」！.....

「我要.....」

許多不知名的鬼，伸出了血淋淋的手。

張開了血盆大口。

我被嚇呆了！我哭！

我笑！我怒！睜大了無神的眼睛！

舞動了雙手。

但沒有了斬鬼之劍。

喊吧！嘶啞了的喉嚨，被封住了！

只有睜着了血紅的眼睛。

看着鬼域的技倆。

我頹然地倒下去了！

x x x

嚴明的天主，在我耳傍細細地叫着：

「回去吧！回到你底天堂去吧！

不要看這裡的醜惡

等待救世的人——鐘馗——

掃蕩這污暗的鬼世界

那時你才回到清朗的人世間。

現在，回來吧，好人！」

我跟着他，悠悠地升向天堂！

耳裏隱約聽到惡鬼的叫罵！

冤鬼的哀訴！

更聽到和我一般剛醒的人喊着：

「人呢？人呢？人在何處？！」

又是一片沉默。

陰暗的黃昏。

一個熟悉的，勤謹能幹的中年女人到我的
屋子里來，手里拿着一張白箋和一個信封，她
請我代他寫一封信。

信是寫給她的哥哥的，她的兩個哥哥都在

香港的一所船塢里工作。

她悽楚而焦灼的說：「請你這樣的寫：現

在鄉下水漲得很利害，我們住的屋子已浸到門

口了，這是你可以看見的；不但所有田禾完全

被淹沒，谷米眼看一粒也沒有得收成了，而

且瓜果芋頭也一點沒有希望呢，這樣，家里一

切的資本都刮儘了，我們一家幾口將要怎樣過

活呢？所以請兩位哥哥替我的丈夫在香港找一

份工作！要千萬用力去找，不要當作平常，因

為今後就完全指望這一條出路，在家里是完全

沒有辦法過下去的了；你看，米這樣貴，孩子

又一大堆，唉！我都說不出這樣詳細了，總之

是這樣的意思吧！」

我拿起筆就飛快的寫着，寫在潔白的信箋

上。

我寫着，彷彿是蘸着人民絕望呼救的血淚

，寫在我沉重的心板上。

我清晰地看見了一幅驚心動魄的圖畫，在

灰色的荒涼的大野上，無數可憐的人民呵：逐

漸的乾枯了枯瘦的生命.....

「諸神復活」

慕容懷子

——一名「雷翁那圖·達·文奇」——
(梅勒支可夫斯基著；綺紋譯；
卅四年十一月中華書局出版。)

梅勒支可夫斯基——這個名字在中國也許會陌生，然而在他與高爾基等齊名，以至在世界文壇上，他並不是一個陌生的人。一八六五年，他生於彼得堡。父親是烏林薩爾凱裏底辦事人；母親是一個副警監底女兒。他十三歲時便開始作詩。一八八四年在第三古典中學畢業，又進聖彼得堡文科。畢業後赴高加索；就在那裡和黑比絲女士結婚。後又旅行意大利，法國，西西利島各地。

他是俄國「新派」底詩人，小說家和批評家。「九十年代」(一八八〇——一八九〇)，俄國起了一個「新派運動」；梅勒支可夫斯基夫婦和伊凡諾夫，梭羅古勃……等都是這派裏的健將。當時俄國底生活漸漸繁複——道德，經濟和人生底普通色調正在發生極大的變動，同時也受了法國表象派底影響，文壇便隨之更換了面目。

「新派」底作家原是追逐於唯心派底哲學的人，他們深信有一個人類所不能達到，而存在於人智所不能知所不能解的神祕力裡底世界。他們都被宗教底精神所感染，而相信有一位同人一樣的上帝。他們底主張是以爲藝術應當以美爲第一要義，不應以「道德」；藝術底真

功能就是直接訴諸想像，不是教誨道德。而且，「俄國自一八五七年起了爭自由派運動，直到一八八一年忽受重壓。此後十年中俄國底智識階級，顯見頹喪的神氣，對於舊思想底信仰已呈疲乏的現象；而因俄國這種社會情形與西歐思想滲入的影響，便發生共同的結果——智識界中求「個人權利」底新傾向，梅氏一派，就應運而生。」(——克魯泡特金)所以，在當時，這一派居然揚起堂堂的旗幟和托爾斯泰，郭果爾，高爾基，安特烈夫……諸人對峙，勢力亦相當龐大。

梅氏底藝術裡底根本思想是「從潛伏於心中底歐洲人文發展之遺跡的研究結果，發見了橫於根底的異教和基督之二大思潮的鬥爭；他承認基督教「有神的性質之人」之理想與希臘「有人的性質之神」之理想二元對照。」(——厨川白村)換句話說，便是時代精神底靈與肉極端的衝突底基本問題。

他的著作很多，但重要的是那個「基督和敵基督者」的三部曲：「背教者朱理安」(一名「諸神死亡」)，「雷翁那圖·達·文奇」(一名「諸神復活」)和「彼得與阿列克西」(一名「敵基督者」)；三部曲開始於一八九三年，完成於一九〇五年……這三部曲底主題乃是歷史上三個相續的文化——古代，中古和近代。第一部寫的是古代和中古兩文化相交

替的時代，即第四世紀中葉；當時基督教已由君士但丁大帝定爲國教了，但是朱理安皇帝繼位之後圖謀復興古代多神教，即是圖謀撲滅新興的中古文化，而挽回臨死的古代文化。第二部寫的是中古和近代文化相交替的時代，即意大利文藝復興(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之際)；當時中古文化已經趨於沒落了，一種新文化在復興古代的旗幟之下興起來，——我們知道這就是近代資本主義文化。」(——「諸神復活」中「譯者序」)

然而，使他成爲「神祕作家」的是第三部「彼得和列克西」；他「理想一種未來的新文化，能夠統一古代和中古，統一知和愛，美和聖，善和惡，認識和信仰，基督和敵基督者。這樣理想的文化，梅勒支可夫斯基寄託其希望於斯拉夫民族，因之流入於神祕的斯拉夫主義了。……但是在這部「雷翁那圖·達·文奇」裏面，我們還可以看出見實證主義者梅勒支可夫斯基。在描寫宗教和「異教」的衝突之中，他時如何站在科學和異「教」一方面呀！(——「諸神復活」中「譯者序」)

關於雷翁那圖·達·文奇，即不必學洋畫，凡稍涉臘西洋文藝的人，大約都會知道他的。他是意大利代表文藝復興期底最高潮的天才之一。一四五二年生於托斯加那底一個小邑。父親是佛羅梭斯底法律家；而他却是一個私生子。他幼時就喜歡調鉛弄粉，他父親知道他底天資，命就傳於佛羅梭斯底名畫家懷登爾；而他潛心研究，技術早已超越其師。所以，出現

在文藝復興期底雷翁那圖，雖然對於雕刻、建築、詩歌、音樂……等都無所不精；但在繪畫方面，却是「畫中第一個心理學家」（傅東華）。

在當時——十五世紀的思潮運動有兩義：一為復古，一為返於自然：拉斐耳代表前者，雷氏代表後者……他認為神者無往而不在，上自天體，下至泥土，人類之心，宇宙之中，要不有神；但他却能保持冷靜的客觀態度；他曾對弟子卓梵尼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畫家，你就應該把一切悲哀和憂慮都擱到旁邊去，除了藝術之外，甚麼都不要管！你的靈魂必須像一面鏡子，牠反映一切：一切物象，一切運動，一切顏色，一切他自身都是不動的和明亮的。」（「諸神復活」第一章：「白色女鬼」）

他一生底不朽的著作很多，但以「最後的晚餐」和「蒙那麗莎」為最著。

「最後的晚餐」是寫耶穌被猶太人出賣前夜的故事。「牠之所以名貴，固在於於明暗之得當，線形之生動，但是最獨特的地方還在作者對於人類個性的神祕具有強烈興味之故……在「最後的晚餐」裏，參與一場悲劇的十三個演員，面目無一相同，我們却看不出他們心裏究竟作何感想，這就是他要表現人類個性神祕的結果……他的作品大都是描寫女子的，而這些女子要一不能絕力地抓住我們的想像最顯著的例就是「蒙那麗莎」的畫像。據說他曾費五年的功夫在這畫上。為要使他的模特兒裝出這種表情起見，他曾用種種樂器去引誘她

。結果，是獲得我們現在所見的這種神祕的微笑，後來竟成了「蒙那麗莎的微笑」（即後面「雷翁那圖式之笑」）一個名詞。（「——傅東華」）

然而，據松村武雄在「文藝與性愛」一文中，引用精神分析（也稱心理分析）學者西格蒙·弗洛特的解釋則完全兩樣……雷氏所描的青年婦人，眼睛盡是蕩逸的，唇際也浮出牽惹他人的奇異的笑貌。這種笑貌，在藝術鑑賞家之中，頗為人所知，稱為「雷翁那圖式之笑」，而於「蒙那麗莎」一畫，這種笑貌表現得更著……據弗洛特之說，這種奇怪的微笑，為雷氏幻時所經驗得的母顏之印象。這種印象，與他的性的對象（即母之印象），永潛在他的無意識界裏。當他執筆作畫之時，便顯現出來了。因此「雷翁那圖式之笑」，乃雷氏與其母性錯綜之產物……

「自從十九世紀發表了他遺下的筆記（即「備忘錄」）之後，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大家才知道：他不僅是最傑出的畫家，而且是最傑出的雕刻家、建築家、工程家、音樂家、解剖學家、博物學家、地質學家、物理化學家、哲學思想家、（松村武雄還說「他對動物、植物、生理、礦物、天文、地理、軍器學各科，會有深奧的研究。如說明月之黑暗部份之暗光；赤道之潮流，集合於極潮之上的考察；如研究植物營養與毒物之反應；解剖鳥及人體；上膏於米蘭公爵；搬運至便的橋樑；破壞城堡之法；抵抗火藥之船艦；又如自言精通放射彈丸如發之大炮等，彼無不能。正如歌德所評，他是

意大利的浮士德」。……近代科學上有在發明，他當時已啟其端倪了，可惜被埋沒所他的筆記之內，至十九世紀始為世人所知悉；於是發生了一陣雷翁那圖研究狂……我們現在介紹這部小說，作於四十年前，也是當時解釋「雷翁那圖謎」諸著作之一，但小說本身也變成一部不朽的作品了。一來因為梅勒支可夫斯是拿「時代」，即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之際意大利文藝復興，來解釋「雷翁那圖謎」的。原來這個「謎」乃是時代底謎，並不難解，因為這時代是承中古而啟近代的，「中古精神」和「近代精神」之衝突，無論以前以後，都未曾像這時代那般敏銳和微妙……二來因為梅勒支可夫斯能駕馭繁複的題材而寫成一部「充滿了美麗場面」（——克魯泡特金）的小說。著者寫雷翁那圖不能不寫他的時代。

——應當說著者原意是在寫時代，故借那最足代表時代的雷翁那圖為線索的……著者關於這個時代的智識是何等淵博；又如何以輕鬆而美麗的筆觸，融化那些乾枯無味的考古智識，使得四百年前的古人，古物，古事，宛然同出現於我們面前一般的生動和肖真。有幾段寫得何等動人呀，何等美妙呀！簡直令人沉醉於最美麗的詩境！即使與研究雷翁那圖無關，單憑其中藝術的美，也已足夠使此書永為世界文學名著了。（「諸神復活」中「譯者序」）

一九四七，一，在汕頭腰亂境。

憂鬱的夢境

陳容子

電燈的光芒黃得可憐，本來陰暗的房子越發顯得清冷空漠，尤其窗戶外一陣一陣呼嘯的北風，更感覺無聊寂寞；我在暗淡的燈光下，翻閱一本貼滿過去行脚留痕的相簿，往事明滅在腦膜上影演着，其中有一幅是在蕉椰的第二故鄉留影的，使我觸景生情，於是又有如夢的懷念了。

我想起古椰高聳，以荖葉和芭蕉作為綠屏風的老家小屋，門扉是破舊斑駁，裏面住着年老的母親，兩鬢已染遍霜白，更顯出老態龍鍾來——當年，她年青的兒子，爲了保衛祖國的土地，爲了抗禦敵寇的侵侮，他拋下了母親，和熱愛的門扉，蕉椰的綠色，以及榴槤花開濃鬱馥郁的園林，一切一切難以割捨的痛苦，靜悄悄離開了家門，毅然回到祖國來，加入抗戰的隊伍。

湄江潮水夜夜嗚咽着日子的消逝，風雨挾着季節含愁默地度過了寂寞的青春……這是一個中秋前一天黃昏的時候，年邁的母親正打掃着門前蕉椰的枯葉，焚起一縷舒着濃煙的火爐，守候着一直到它熄滅，才頹廢地踱回寂寞的古屋，跪在黯弱的燈前晚禱，禱禱完了，又站了起來，不安地在房子裏走來踱去；因爲明晚就是中秋佳節，又是她老人家

七十歲的生辰，她想起出門已經八九年的兒子，和這裏鄰近村落的一些青年，先後回到祖國去參加抗戰，因爲戰火燃燒海瀾天空，一個個都無聲無息，直到前年抗戰勝利，鄰近的許多青年都陸續歸來，她爲了關懷她出征的兒子，時詢從祖國南歸的青年，尋問她兒子的消息。可是，徒然，徒然，因爲所問的許多青年，和

她的兒子都不相識的。偶有一些和她兒子半不相識的青年人，傳報着喜訊：有的說你的兒子爲保衛祖國的光榮，在欽靈戰役上帶了花，還說他已經得到勝利勳章，現在做了軍官……她想如今兒子應該踏上歸程，帶着說不盡的快樂，回來探望他年老的親娘，現在，說不定搭着夏利南輪，經過了七洲洋，看見安南山了；或者乘着太平洋的客機，已經飛抵暹羅機場下機了；或許現在已經到了曼谷旅店，明天，只待明天，就能夠和我見面了。

她想到這裏，又喃喃感謝上帝的賜福，復又跪倒在黯弱的燈光下——向十字架的陰影晚禱，禱告完畢，又站了起來，興奮地在房裏來回地走着。然而天哪，她的兒子呢，並未搭着夏利南輪，也沒有乘飛機橫渡太平洋，和住曼谷的旅店。我，我在抗戰勝利時就退役做了小民，這時

正流落在西南一角的名城靠着寫作來掙得一份低微的稿酬，維持着個人生活，有時還過換錢的日子。抗戰既經勝利，我爲什麼還要流落江湖呢？難道我不會想起白髮婆娑的母親，許多熱稔的親鄰，和那幾度開謝的榴蓮花底香味？「我應該回去了呀！」我兩手揮進真存一文錢的袋裏，想起明晨餐費還沒有着落，我便頹然垂下頭來。

我心裏萬分憂鬱，再想起第二故鄉綺旖的風光，那終年長夏，一雨成秋的山園家園，那些古椰定比從前高聳入雲，綠色的芭蕉葉樹定比從前調和可愛，還有那醉人的海洋風，定飄拂着倚闌的母親更白的銀髮吧！……攬着空虛的口袋，想起了明天的絕糧，便掙扎着步履，打算到西濠口一家報社取些稿酬，但是寒風搖撼着我羸弱的身軀，許多人面獸心的人們正向着我張牙舞爪，手脚冷癢，惟有一顆心還供熱着。看見騎樓底下許多小民已經覆倒蟠伏，週遭是一片迷茫黑暗，我正在追尋真理的脚印前進，想發揮潛在的豐富的生命去奮鬥，但是現在正踏着迷茫的路徑向前，不知何處是歸程……

卅五年冬於廣州

有這麼一回事

本社

本刊在廣州復刊以來，對於各地作者來稿，不分有名無名一律重視。重新六期（第十八號）的小說特輯發行後，即發現「慕的回憶」有抄襲穆時英的「公墓」嫌疑，在新七期的「編後瑣談」裏即忿忿地談到：「……編者自知閱者有限，耳目未週，且向來的態度，是認文不認人，只要文章好，不論大中學生的稿子，也同樣採錄刊載。想不到這位文抄公，求名心切，卑鄙求酬……編者對此事異常忿怒。」自公開揭發，並表明本刊立場後，直到五卷五期（第廿九的）「編後瑣談」又提起一篇兩投的事，「至若一篇兩投，刊出後被讀者揭發，是彼此都很難過的事，發表者不妨提高，可不要把「餓飯」送到本刊來……萬不要過於「錯愛」，致攪壞了本刊的肚子，影響它的健康！」這足表明本刊不但不容文抄公，連一稿兩投也所不許。不料最近居然有人將舊雜誌中之稿，一字不易的抄投，引起原作者從杭州寄來這樣的信：

先生們，我說你們是十分可恥的！在五卷六期的文壇中，署名黃秀峰的那篇帶文「晨、午、黃昏、夜」那是鈔襲我發表在嶺南編輯的「現代文藝」上東西，除掉署名和寫作時地外，一個字也沒有改變。

這幾年來，我底微末的文章，被無恥的編輯，被無恥的「作家」，偷改和鈔襲已經有好幾次了。改變我底原意，偷竊我底作品，達到一種無恥的目的。我不得控訴的。

黃秀峰是甚麼用意呢？想我底文字錄取甚麼呢？為你們獵取市場，為你們獵取讀者，裝飾自己，欺騙讀者麼？

例如「黃昏」一章，那是從西北生活而來的，你們在廣州，有甚麼大事和驕子呢？而你就如此偷竊作者，玩弄讀者。難道寫作沒有責任麼？難道編輯和鈔襲沒有責任麼？（下略）

請公開答復！

師穆六月二十八日

「我們」是不是如原作者所說的那麼「無耻」，讀者們諒極明白，我們決定表明立場和態度，並向原作者致歉外，依照新七期「編後瑣談」裡提過的辦法：「叫他賠償印刷費的損失！」

後經本社致函抄襲人。黃先生畢竟是尚善的人，除認過外并無同意本社懲處辦法。

現在紙價倍漲，印費更昂，前次所抄稿件所佔篇幅不足兩頁，印費就要拾萬元以上，假如以後更有無耻之徒，抄一篇萬字左右的小說，那就非賠償百萬元以上不可了，用特化這麼大的篇幅談論這回事，至望最富正義感的作家，最忠誠的文藝戰士，時時要拂拭塵封的良心寶鏡，不要污了自己，辱了本刊；這是本刊誠懇懇求的！

師穆先生請示最近通訊地址！

本刊特別徵文啟事

本刊今年一月刊出徵文稿以後，在讀者群中得到極大的反響，現實太猥褻、太醜惡了，攪到民衆喊不出聲，連作家、詩人、都瀕於窒息，文藝作家，詩人不是宿命論者，誰會再愚笨地埋怨命運？誰又再會嗟若寒蟬？為破露、揭發、諷刺、咒罵這黑幕後的妖魔鬼，以及貪墨、無耻的官僚、政客、教育、文化界的敗類，請作者們動手揮毫，或寫成小說，或編為劇本；或以理論解剖，或以詩歌抒情，大膽而不容情地寫些身受目擊，種種色色的怪現象投寄給我們，本刊當於六卷四期特輯刊出。（一經發表報酬從豐）截稿日期為十月廿日，外埠作者的稿件，請早投郵為盼！

文壇月刊社謹啟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廣東實業公司貿易部

總批發
本公司各廠出品
五羊牌

啤酒	砂糖	棉紗
冰塊	橙露	汽水
白醋	土酒	酒精

推廣採辦經營調
廣辦各出口濟
本省各省口社
產物貿易會
品資易需

地址：
廣州長堤大馬路一
三七號至一四一號

電話：

經理室：一六五〇四
營業室：一四〇八九

中山日報

宣揚國策
言論最正確
消息最翔實
副刊最生動
印刷最精美

歡迎批評定閱
表達民意

本報中山工起
報印精貨
附刊價迅
設所廉速

廣州市輿論權威之

廣州日報

四大特有之資料

本報有快捷電訊
本報有專訪詳細新聞
本報有豐富娛樂消息
本報有幽默趣味金牌副刊

經理部：光復中路二七三號
電話：二一三三八號

社址漢民北路六〇號
經理部一五六六五號

嶺南日報

編輯部一〇九〇九號
電報掛號一五七二號

言論公正 消息靈通
記載翔實 印刷精美
報費低廉 遞送快捷
分銷普遍 歡迎訂閱

本報每冊另售 國幣八〇〇元

地址：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電話：一六一四
明德印務局承印